國聞周報

第十一卷　第十九期

民國廿三年五月十四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要目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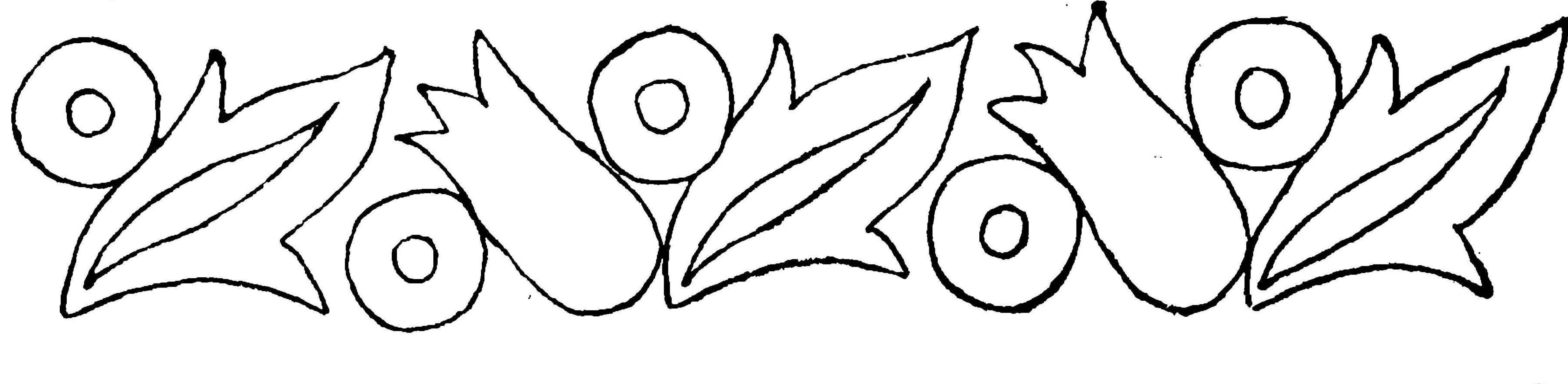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一日 重訂

下行車

站別	開到時刻	第七次 慢中膳車各等	第十一及第十九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第三〇一次 平滬直達特別膳臥	第三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第九次 快車膳車各等	第五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第一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臥	第一〇一次 快車膳臥車各等	第四〇一次平滬直達貨車及第十五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北平前門	開	五·四五	七·五〇	一五·〇五	八·三〇	一四·二五	一六·三〇	一八·五〇	二〇·一五	二〇·二五
豐台	開	六·二〇	一〇·二五	一五·三六	八·五八	一四·五七	不停	一九·二〇	二〇·〇八	二三·一〇
郎坊	開	七·四二	一四·〇〇	一六·四〇	不停	六·〇九	不停	二〇·二六	二二·〇八	〇·五〇
天津總站	開	九·二八	一八·〇二	一七·五〇	一一·一〇	一七·二九	一九·〇七	二一·三九	二三·四一	三·四五
天津東站	到	九·三六	一八·二六	一七·五九	一一·一八	一七·三八	一九·二五	二一·四八	二三·五〇	四·〇〇
天津東站	開	九·四五	停	一八·二〇	一一·三五	一七·五〇	停		二四·〇〇	五·四五
塘沽	開	一〇·四八	十九次	開	一二·三三	一八·五〇		開	一·一〇	八·四七
蘆台	開	一一·五四	唐山起	往	一三·二六	一九·四六		往	二·一三	一二·一四
唐山	開	一三·〇二	六·三〇	上	一四·二四	二〇·五三		浦	三·二四	一五·二四
古冶	開	一三·四八	八·〇〇	海	一五·〇五	二一·三四		口	四·一四	停
灤縣	開	一四·四三	一〇·〇五		一五·四五	二二·一七			五·〇六	
昌黎	開	一五·五四	一二·二〇		一六·三七	二三·一〇			六·一七	
北戴河	開	一六·四四	一三·四五		一七·一六	二三·四五			七·〇九	
秦皇島	開	一七·一三	一四·四六		一七·四〇	〇·一〇			七·三七	
山海關	到	一七·三五	一五·二〇		一八·〇〇	〇·三〇			七·五九	
錦縣										
遼寧總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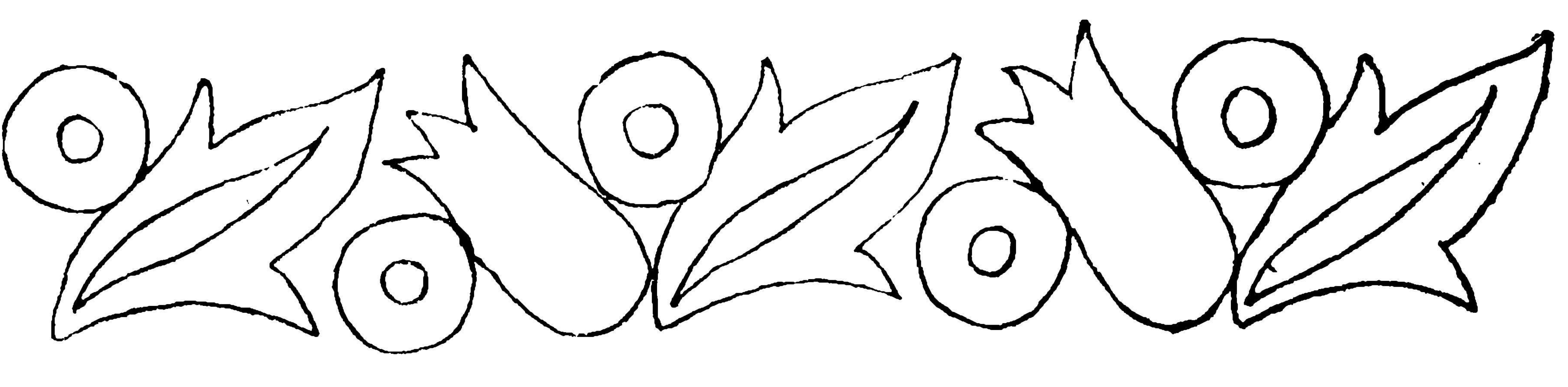
上行車

站別	開到時刻	第八次 慢車中膳車各等	第四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第二十及十二次 客貨慢混合三等	第十次 快車膳車各等	第一〇二次 快車膳臥車各等	第十六次 客貨慢混合三等	第六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第三〇二次 平滬直達特快膳臥	第二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臥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	開	五·五五	九·一五	一〇·〇〇	一三·〇〇	二一·五五				
秦皇島	開	六·二三	九·三八	一〇·五五	一三·二五	二二·二八				
北戴河	開	六·五二	一〇·〇七	一一·四六	一三·五〇	二三·〇六				
昌黎	開	七·四三	一〇·五〇	一三·五〇	一四·二八	二四·〇〇				
灤縣	開	八·四九	一一·三八	一六·四五	一五·二〇	一·〇三			由	由
古冶	開	九·四七	一二·二五	一九·三〇	一六·〇七	二·〇〇			上	浦
唐山	到	一〇·二六	一二·五七	二〇·四五	一六·三九	二·四〇			海	口
唐山	開	一〇·三三	一三·〇〇	停	一六·四五	三·二〇	五·〇〇			
蘆台	開	一一·五三	一四·〇〇	十二次	一七·四五	四·三一	七·五八		開	開
塘沽	開	一三·一〇	一四·五一	天津起	一八·五〇	五·三二	一一·〇〇		來	來
天津東站	到	一四·一〇	一五·四五		一九·四五	六·三七	一三·一〇		七·一〇	
天津東站	開	一四·二〇	一五·五五	八·一五	二〇·〇〇	六·五〇	一八·四五	九·一〇	七·三五	五·二〇
天津總站	開	一四·三五	一六·〇五	八·四〇	二〇·一一	七·〇六	一九·三三	九·二六	七·四五	五·三〇
郎坊	開	一六·〇九	不停	一三·四九	二一·三四	八·二七	二三·四〇	不停	八·五五	六·四三
豐台	開	一七·四六	一八·一五	一七·〇〇	二二·五〇	九·四三	二·四〇	不停	九·五九	七·四九
北平前門	開	一八·二〇	一八·四二	一八·〇五	二三·二〇	一〇·一三	三·五〇	一二·〇六	一〇·二九	八·一九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第十九期目錄
民國廿三年五月十四日出版



一周簡評

中日問題之國際形勢

本週內之中日問題，表面無變動，內部却正在醞釀。

國際方面，英美政府，就正式的說，業已沈默，英當局尤其表明滿足之意。英下院尙質問此事，工黨責備政府軟弱，但政府當局之辯護，則謂日本既然保證遵守九國公約，當然可以滿足。滿洲除外的領土完全，這是英國對於九國公約的新解釋。至於前期所說質問西門一層，英方已有詳細的辯解。

義大利對日本答覆英美之言，認爲不滿，駐日義使曾奉令質問廣田，法國呢？則於答覆日本，也有很正當的表示。

一言蔽之：關係最重之英美兩國，心理上是不願有事。所以趁着廣田略用和緩詞令，就想將就下台。英國目前對日的緊急問題，是商戰，不是遠東政局。

蘇俄到現在爲止，沒說一句話，但是看出來他的焦燥，目前的注意點，還是在想促成美俄的携手。

這國際形勢，現時在實際上，與中國沒有很大的利益。

國聯呢？這五月的行政院會議，業已決定不談中日問題，但關於技術合作，還想維持到底。

日本要中國怎樣？

日本要中國怎樣？現在還是個疑問。從大勢上說，日本消極的，還是注重破壞國際投資，積極的，則想使中國與她自己發生深一步之經濟的及一般的關係。據日電說，有法國銀行家探詢日方願不願加入國際投資，日本已打算拒絕，同時日本知道積極的誘迫中國之難，所以想提出整理外債問題來先逼緊一步。

同時，關東軍方面，最近對於通郵通車問題，仍然嚴催着，並且表示有些不耐。十日忽然發一聲明，說停戰區域內，有抗日行動，並且中國對履行協定無誠意。這樣毫無根據的誣詞，可以看做是逼迫華北的第一步。

中國呢？黃郛先生，尙未北歸，這證明政府應付的方法，還在研究。

有吉携着怎樣的訓令回來？關東軍此後是怎樣的方略？是現在問題的核心。

拉西曼報告書

關於技術合作的拉西曼報告書，十日業已發表。內容是

專談技術，與政治無干。

拉西曼所報告的，只是經濟委員會的一些小規模事業，正當此時，宋子文先生考察甘肅青海，甚爲認眞。

國聯積極的援中國，不惟無其力，且亦不必有其心。中國現在是道義上必須與國聯合作，並不一定有很大的期待。宋子文的建設西北聲浪中，不見得有期待國聯的成分。

（愉民）

日法非正式換文

日本外交的迷離恍惚，是她的傳統手腕，而在最近的對華聲明表現得最爲充分。上月十七日的蠻橫聲明，一開始即以非正式出之，明明是在試探世界的反響。及見情形不對，乃於二十八日聲明——十七日的非正式聲明「正式的不存在。」這是一個很滑頭的手法，因爲十七日的聲明原是非正式的，現在說「正式的不存在」，換言之，即非正式的存在。本月三日日本駐法大使與法外長巴多的非正式換文，又可證明十七日的聲明實尚存在。佐藤聲明「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發言人發表之宣言，與九國公約之規定絕不抵觸。」這已明言十七日聲明的存在。同時在換文中又言：「但日本僅以所處地理上之地位而論，在若干區域之中，有生存所關之利益。如第三國某種干涉，足在此種區域之中危害遠東秩序及正義，……日本不能置諸不問。」這些字句的分量，並不輕於十七日的聲明。

法國對於遠東的關係較少，英國又已諒解，這話自然又是說給國聯及美俄等國聽的。法國的表示很得體，巴多的覆文說：「法政府相信如有此種情事（日本所謂第三國干涉）在中國發生時，日本政府儘可與其他各國根據華盛頓九國公約所載之原則，於法律上求解決之法，而九國公約第七條所定程序，尤應作爲根據。」日本既聲明遵守條約，則九國公約第七條明明規定「締約各國協定，無論何時，遇有某種情形發生，締約國中之任何一國認爲牽涉本條約規定之適用問題，而該項適用宜付諸討論者，有關係之締約各國，應完全坦白互相通知，」日本何得獨斷獨行？

（芸生）

英日商戰的策略

英國是以製造業起家的，人民平均的財富，在世界首屈一指。但是自歐戰後，尤其自一九二九年世界蕭條開始以來，日本的工商業，有突飛猛進的現象。於英國國脈有關的棉織業，也逐步感覺到日本的威脅了。查英日商戰勝敗的主要因素，在勞力方面，日本的工資是低廉的；在設備方面，

日本因爲是新進，所以機械比較精良；在組織方面，英國墨守陳法，日本却有整個的有系統的合理化組織，此外日本因爲貨幣政策的勝利，於日貨的傾銷，所以格外方便。英國感受壓迫，以致藍開夏等處的失業工人，形成了英國政治上極嚴重的問題。所以英國爲了商務和政治着想，對日本作分配市場的談判，是有絕對需要的，並且還是迫不及待的。反之，日本方面則利於採用延宕政策，可以借此多多銷行他的貨色和期待獲得英方更多的讓步。英方因爲窺破日方的狡計，所以採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聲明對日本的棉織品和其他貨物，要採取額定制度，去迫促日本走上談判的路。這種敏捷的手腕，叫素稱機警的日本人，也不能不爲之色沮。今後這問題的發展，於世界大局有極重大的影響，吾人姑拭目俟之。

其次，我們單就採取額定制的本身講，實現恐怕不易。一則英帝國領土廣大，各地情形紛歧，實施非得經過一番精密的考慮不可，再則各自由領和殖民地，因爲和祖國的利害不同，步調恐怕難於一致。這次澳副揆藍山在神戶商會演說，劈口就講，他這次訪日，曾獲有英政府的諒解，這句話深饒意義，至少可以叫日本作緋色之夢的，清醒一些。

再就本問題的國際立場說，美法對日本的傾銷，因爲沒有直接的利害衝突，所以採取旁觀的態度，至於義大利因爲感到日本傾銷的威脅，所以對英國的行動，很表同情。

戰債交涉

近來德美兩國，一個要向債權人賴債，一個要向債務人討債。總而言之，賴的，討的，都不容易達到目的。

戰債的討取，徒傷國際的和氣，實際並無好處，所以美政府經濟調查委員會近來有取消戰債的主張，這是很合乎理智的。不過現在這問題的惟一阻力，就在國會和美國大部分輿論的偏見固執，當局沒有取消債務的勇氣。目前羅斯福的專使查爾德正在義大利談判戰債和經濟會議的問題。轉瞬六月十五日，戰債償付就要到期，且看這短期中的交涉，結果如何。

薩爾問題

薩爾是德法間的一個小小產煤區。該地藏煤約有一百六十萬萬噸，有人民六十二萬三千。按照凡爾賽和約的規定，應該由民衆在一九三五年投票自決願意屬德，抑屬法，抑仍維持目前國聯管理的現狀。

這幾天德國邊境已經有大示威運動發生，情形岌岌可

慮。查薩爾民衆贊成屬法一層，是大家公認絕沒有可能的，不過現在薩爾有許多德國人，反對希忒拉的統治，所以或許有贊成維持現狀的可能。

不過希忒拉的德國陣線團是一個有組織的團體，反希忒拉的却包括許多意見不同的派別。希忒拉在薩爾或許終能獲得勝利。現在投票期要到本年九月方才可以決定。目前國聯應付這問題最感覺棘手的問題，就是如何保障可以舉行一個公正而且有秩序的民衆投票。

墨索里尼的擴張政策

這次阿拉伯的蝸角之爭，却呈露了一向少人注意的墨索里尼的擴張政策。在歐洲列強之中，除去德國以外，要推義大利的人口最爲繁密，所以他不能沒有出路，但是義大利要在歐洲找出路，是沒有可能的。義國近來對與何的政策，雖然占了勝着，但是他眞正的眼光，毋寧還是在亞非兩洲。近來義大利對日本的態度欠佳，一部分就因爲日本貿易的勢力，逐漸地侵入了非洲的義大利勢力範圍。據報紙的消息，得知這次漢志和葉門的戰事，幕後有英義兩國的背景。但是義大利一向的外交政策，是不肯得罪英國的，所以對阿拉伯戰事，還口口聲聲講着和英國政策一致。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墨索里尼黃禍論的眞諦。（歷樵）

杏山草堂詩話（十二）

曾嘯宇

據瑯琊山志，僧達脩序文所稱。促其創編志乘。分任編纂之勞者。爲滁陽章公心培。主任編修，與徵文之役。偉鴻文鉅製，有光瑯琊者。爲金華黃公維時。黃公題云，頻年戰伐慶方休。一統河山眼底收。最喜瑯琊深秀處。重新梵宇壯神州。繼往開來振大鵬。鴻勛永照佛前燈。名山勝蹟垂寰宇。慘淡經營仗老僧。莫愁地老與天荒。搜剔殘碑字幾行。千古興亡墳典在。好教他日證滄桑。智僊創業醉翁傳。後應前呼共一天。太守流風成韵事。佛門多少濟時賢。解州薛公子良題云，蔚然深秀傳今古。鹿苑遷流溯李唐。千載興亡誰記取。獨留山水費平章。琳宮玉宇渺無痕。一現曇花在廢垣。今日授經猶有處。自須合手拜伊存。花雨鉢蓮自在天。刼來歌詠競流傳。風雲月露因心證。盡待吾師入簡編。羽書旁午勤憂國。鼙鼓能催鬢若絲。聞道山花滿林院。翻勞惆悵幾多時。番禺杜公純題云，神州霸業久銷沉。猶賸瑯琊跡可尋。百廢漫嗟民力盡。重修還仗佛緣深。天書龍漢非常刼。梵唄魚山有嗣音。盡日儻蠲塵俗累。願瞻法相過禪林。廬陵四十早稱翁。命意何嘗在酒中。衆醉獨醒饒感慨。時清道濁悟窮通。斯民豐樂庸非福。我佛慈悲豈盡空。牽爾借題占俚句。上人愼莫誚冬烘。與義王公伯羣題云，晉王休息地。山亦號瑯琊。後有歐陽子。斯文誦萬家。巖藏林際寺。春發刦餘花。我欲尋谿隱。南滁落日斜。地僻人蹤少。山深佛殿荒。雲根埋斷碣。嶺外勤朝陽。一衲開靈境。千年繼盛唐。喜當兵革息。重見法華場。又僧達脩倩人繪瑯琊山勝景全圖一幅。林壑梵院。青蒼鬱鬱。收於尺幅寸縑中。黃公維時，復爲題句云。路轉峰回翠接天。山城環抱幾千年。東南風月誰家好。惟有瑯琊道蔚然。

日本海中心時代（上）

松軒

一、日本海的怒潮

「日本海中心時代」的呼聲，傳遍了今日的日本全國；而提出這一口號的，卻遠在十數年前的松尾小三郎氏。松尾氏在一九一八——九年考察了裏日本港灣和圖們江的形勢後，就爲裏日本未來的繁榮而吶喊。十餘年中，松尾費了很大的力量。他的朋友會組織了「松尾後援會」來援助他。一九二三年，他著了「日本海中心論」與「圖們江經略」二書，給予當日日本朝野人士以很深刻的刺激。這一時期，是日本海中心時代的啓幕；從去年四月敦圖路完成後，日本海纔將進入怒潮澎湃的時期了。

日本明治維新時代開闢的五個商港，是根據各國使臣指定的。各國使臣所以提出指定的要求，因爲至少那五個港口在當時日本的經濟上，是認爲必要的；或是認爲將來有發展的希望。我們來考察一下各港的地位：函館在對俄關係上，很早成爲北部的門戶。長崎從隋唐以來就形成對華與對南洋帆船貿易的要港；在近世西班牙葡萄牙喃蘭等勢力東漸中，更成爲對外關係的中心。新潟是當時的裏日本的大阪，也是後來的米穀集散地，成爲重要的優良港灣。當時的政治是以東京爲中心，經濟以大阪爲中心，而新潟更是以這兩大中心交錯綜合而成爲內外交通系統的焦點。可是這都是半世紀以前的盛況，被稱爲五大港之一的新潟，現在早就衰落了。函館除了保有它的北海漁船策源地之外，也逐漸失去了它的控制津輕海峽的地位了。

爲什麼造成這樣的現狀呢？這是因爲當初日本政府厲行鐵路政策的緣故，即是不使結合裏外日本的橫斷綫的發展，而只置重心於外日本沿太平洋岸的縱斷線；這結果僅僅使日本得到了片面的發達，而造成了光明的外日本與黑暗的裏日本，像得了半身不遂的病症一樣。

松尾提出「日本海中心」的根本理由，在他所著的「圖們江經略」中寫道：

「日本海中心，就是圖們江。形成半圓周的弦月形的北

陸，山陰，與羽沿岸，以圖們江口爲中心，輸出生產物。小樽，青森，新瀉，伏木，敦賀，舞鶴，境，關門等，都是在五百浬左右的半徑之外，規則地排列着，其航程都不過兩三天。

圖們江自身與鴨綠江扼住了朝鮮半島的咽喉；滿洲的生產物，都順了這洪流輸向朝鮮的東西境界。日本海在物質上救濟日本，在政治上又展開了大陸的活路。日本如果希望從狹小的朝鮮半島上得到其生產物以解決日本的政治的理想，是未免失於幼稚；也是不能理解問題本身的緣故。太閤（豐臣秀吉）的征韓本志，也不是爲了朝鮮半島，而是爲了大陸方面的無盡藏的物產，要由那些地方輸出來。黑龍江偏於北部，鴨綠江流入黃海，遼河又歸於渤海，因此在日本海上，除了圖們江以外，就沒有其他水運更便利的河流了。因此，圖們江與日本海便成「大陸與島國的經濟上的核心。」

日本滅亡朝鮮的目的，無非是想把它做一條日本海上的橋。但是日本現在還未充分運用這條橋，以致裏日本變成半身不遂的狀態；所以松尾在十數年前，使大聲疾呼「日本海中心」，我們在這「日本海中心」的第一聲裏，便應該理解其對於遠東的意義之嚴重。

日本資本主義之向帝國主義發展，使其對大陸擴張的要求日益迫切。田中義一在「對滿蒙積極政策」的奏稿中，指出日本如要開拓富源與堅固國防，必須多築北滿鐵道；因爲鐵路的開通，便可移殖多數人民於北滿，支配滿洲的政治與經濟，使日本國防强固。吉會路以羅津唯一無二的良港爲終點，成爲世界貿易港，一面可與蘇聯的海參威相對敵，一面可集中北滿的豐富資源，使滿蒙的繁榮歸入日本的領域。

滿洲舊有的交通線，如滿鐵多以經濟爲目的的，對於戰時的動員與軍需的運輸就很感不便。因此田中義一認爲日本有在大連以外尋求更好的商港，以及滿鐵以外敷設兼有軍事與經濟爲目的的鐵路之必要。田中義一基於吉會路的完成以樹立滿蒙大陸的政策，因此使日本海中心政策的實現得到更有力的推進。

「日本海中心」，將以圖們江口的羅津爲銜接大陸鐵路與日本海海道的樞紐，在這裏，將把大連的效能移轉到羅津，把太平洋的效能移轉到日本海，把外日本的效能移轉到裏日本；造成日滿間交通的最短路線，使日鮮滿打成一片。

日本資本主義之向日本海中心移轉，現在正着着猛進。日本的新聞雜誌，更大聲疾呼地要日本的國民不要把日本海當作大洋，應該把牠當作內海看做瀨戶內海一樣；不要把日

滿連絡港當作大洋的航線，應該把牠當作渡埠。但是轉移日本資本主義方向的大動力，究竟是什麼呢？

第一，日本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政策在軍事上的發展，經過了指導者山縣有朋，寺內正毅，田中義一等的積極計劃，確立了一貫的對鮮滿的根本方針。但是自俄羅斯的蘇維埃革命成功後，造成了與日本資本主義敵對的形勢；日本爲了要完成整個的大陸政策，必須將蘇聯的勢力逐出滿洲，因此在準備與蘇聯相角逐的政策下，使日本海交通的改善實爲必要。

太平洋戰爭發生的場合，日本海的交通尤其是不得不改進了。在平時，僅僅靠對馬海峽即朝鮮鐵路的輸送力已感不够，戰時交通量增加，當然更不够了。一旦和太平洋方面的敵人交戰的場合，僅僅保持一個對馬海峽的交通也是不够的，如果黃海和日本海的交通斷了，僅僅一個對馬海峽能不能保得住也是很大的疑問。即使能够守得住，對於裏日本的物質供給，就非完全由陸路輸送不可，那就很感不利了。換一句說，戰時保持日本海的交通，就是能使日本戰鬥力持久的必要條件。

其次，日本一手包辦了「滿洲國」，自國聯宣布一致不承認「滿洲國」的決議後，日本使不能高枕無憂。一九三二年九月日本與「滿洲國」訂立的所謂「日滿議定書」，其根本精神即是要把日本的國防移到滿洲去，所以使日滿交通便利又爲必要的條件。

日滿間的軍事與行政上的交通，不外是造成東京與長春間的連絡，使兩處交通達到迅速與安全。基於這一點，使日本傳統以滿鐵爲基礎與大連集中主義的政策，不得不改變爲以圖們江口羅津爲基點而偏重於敦圖路的方針了。

第二個移轉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方向的大動力，是在鞏固日滿經濟同盟的基礎。資本主義世界自發生空前的經濟恐慌後，使日本國內產業感受到悲慘的苦悶，迫使她需要市場的獨占，以及强力攫奪一切資源，轉移她國際經濟活動的方向而趨向於「經濟同盟」的活動。

爲了要實行日滿經濟同盟，使日滿交通的連絡便利亦成爲一個必要的條件。

因此日本資本主義的轉移，同時也促成了國際上的外日本向日滿經濟同盟政策上的裏日本而轉移了。

這是轉移日本資本主義方向的兩個動力。

日本海中心的怒潮，興奮了日本軍閥的情緒，在「非常時」危機的口號下，於去年四月完成了敦圖路，並從事大羅津的建設。敦圖路與大羅津的計劃完成，就是全部「日本海

中心」的計劃實現。下面將分述敦圖路與大羅津的情形。

二、京圖路——敦圖路的完成

日本鞏固佔領滿洲的計劃，即是首先要樹立大陸交通的大動脈；因此日本海中心的國策，在大陸方面的鐵路經營尤爲重要。換一句話說，日本海中心的大陸鐵路計劃的規定，必須在經濟的目的之外更兼有軍事的目的，使牠在擔負控制全滿軍事，政治，經濟等任務外，更成爲日本的重要國防線。

擔負此項任務的連貫滿鮮的「京」圖路，就是從圖們經敦化，吉林而達所謂「新京」的長春，和滿鐵造成丁字形的幹線，南與北鮮的鐵路相接，而直達日本海。

「京」圖路的前身，就是日本在一九〇九年九月四日與中國締結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劃定中國與朝鮮的疆界時乘機提出的吉會鐵路。幸而中國政府在「應何時開辦」款下有酌量情形的餘地；【註】此後經過中國人民激烈的反對，便成爲中日間一大懸案了。九一八以後，日本當然可以無障礙地首先完成她的宿願，將敦化與圖們間的敦圖路一段的一百八十九，九公里鐵路在最短時期內全部完成了。

【註】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第六款原文說：「中國政府將來將吉長鐵路延長至延吉南邊界與韓國會寧鐵路相聯絡。其一切辦法與吉長鐵路一律辦理。至應何時開辦，由中國政府酌量情形，再與日政府商議。」

因此「京」圖路是由各時期分段完成的諸線而成的。現將諸線列表如下：

鐵道名	區間	長度(公里)	軌幅	開通年月	摘要
吉長鐵路	吉林——長春	一二七	四呎八五	一九一二年十月	日本借款
吉敦鐵路	吉林——敦化	二一〇	同右、	一九二八年十月	同右
敦圖鐵路	敦化——圖們	一八九	同右	一九三三年四月	滿鐵承造
天圖輕便鐵路	開山屯——龍井——朝陽川	(五九)	二呎六	一九二四年十月	
「京」圖路	「新京」——圖們	五一六	四呎八五	一九三三年九月	

【註】見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一日大阪每日新聞「滿洲版」。

茲將全路建築的過程分述如次：

1. 吉長路與吉敦路

吉長路與吉敦路連接起來，恰恰作成「京」圖路的胸首部分。這兩條路以前在名義上雖都爲中國國有，而實際在敷設的當初就有了日本的足跡參加了。長春至吉林間的吉長路，長一二七公里，是帝俄修築中東路工程完竣時，要求吉林當局展長的鐵路；當時吉林將軍長順拒絕這項要求，想歸中國自己籌欵興築，可是最後爲帝俄多方要挾，仍由帝俄承包

了。不久日俄戰爭爆發，中國以爲很僥幸的解脫了帝俄的羈絆；但是日本戰勝了帝俄後，日本又向中國提出根據日俄和約繼續帝俄敷設吉長路轉讓權的要求。一九〇七年，滿淸外務部竟和日使林權助訂立了借欵條約，承認日本投資一半。一九〇八年滿鐵就撥日幣二百十五萬圓。從此吉長路就在滿鐵委派的以日人充任工務，財政等主任的支配下，進行建築，在一九一二年十月通車了。一九一七年改訂吉長借欵合同，續借日幣六百五十萬圓，(扣除第一次借欵)因此實際上路政完全轉移到日本手中了。吉敦路起自吉林東至敦化，全長二一〇公里；其歷史沒有像吉長路那樣長，但是在日本企圖敷設吉會路的計劃中，同樣很早的被規劃爲重要的一段了。在一九一八年北洋軍閥執政時代，日人以一千萬圓墊欵買定吉會路的投資權，與即行興築權，並締結吉會路墊款契約。但是這項契約引起中國人民的激烈反對，日本終於無法着手。到了一九二四年冬日本又提出築路的要挾；當時北洋軍閥才履行了一九一八年的墊欵契約，而和日本訂立正式的吉會鐵路的借欵合同。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又和滿鐵訂立借欵合同，和吉長路一樣，名義上雖稱吉敦路爲中國自營鐵路，而實際上在工程期內聘用日人爲總工程司，營業期內聘用日人爲總會計，日本巳經獲得一切實權了。

吉長路與吉敦路的經濟與政治的作用，自來就很重大，九一八以後日本完成了敦圖路一段後，其作用當然愈益增加了。

2,天圖輕便鐵路

天圖路是從吉林天寶山起，經過老頭溝，銅佛寺，龍井村而達圖們江上的上三峰，隔江和朝鮮的淸津到會寧間的鐵路相啣接，全長五九公里。在全部吉會路大計劃中，吉長吉敦路如果是胸首部分，則天圖路便成爲下肢的部分。

天圖路的興築原是繼日本吉會路的計劃而來的，在中韓界務條款訂立後，日本就積極準備建築吉會路，企圖和北鮮鐵路連接。可是在中國人民熱烈的反對下，日本無法着手。後來日本改用日商名義出資開發天寶山銅鑛，在交通不便的藉口中，日本又提出了敷設的要求。一九一八年日本派遣泰興會社經理飯田延太郎與吉林當地的劣紳私訂中日合辦天圖輕便鐵路公司合同，呈請北京交通部立案不准。到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七日日本又派駐華公使小幡向北京外交部照會轉咨交通部，要求積極進行動工；當時北京當局便貿然答應了。在這一年的十月日本就實行動工。但是因此激起東北人民很激烈的反對運動。一九二四年以後，日本就和奉天當局直接交涉，以吉林省名義與日本合辦；改訂新合同，卽組織吉林

天圖輕便鐵路股份公司，資本四百萬也由雙方各擔負一半。在一九二二年的八月動工，一九二四年十月通車。

這是祇有二呎六吋軌寬的輕便鐵路，但是日本建築這條鐵路的動機却在貫澈吉會路的實現。吉會路的名稱已經被世界人士所聽熟，聽到的時候就要發生反感，因此日本就另立名目，採取分段築成的政策。天圖輕便鐵路這個巧妙的名目正是日本分段完成吉會路大計劃的一段。

一九三二年秋季，天圖輕便鐵路由滿鐵着手改築廣軌，今年三月十三日在龍井村舉行落成禮，四月一日正式營業。

【註】舊有天圖輕便鐵路在龍井至上三峰間僅七日里的距離，竟曲折敷成三十五英哩的迂廻線，費時須四小時餘，新綫祇有二十餘英哩，車行時間約一小時，因此從長春入北鮮的「京」圖路，在朝陽川分爲兩路：一經圖們，南陽往雄基，淸津，一經龍井，上三峯往淸津，環抱了日本所謂的間島的南北。改築後的天圖路即是經龍井，上三峯往淸津的幹線，日本因此在最近把他稱爲「京」圖南廻線；牠是對於龍井及淸津港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的。

【註】見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一日大阪每日新聞「滿洲版」。

（未完）

※　※　※　※　※

見家書有感

陳昌裕

我欲哭，哭不出；我欲呼之有誰聽？無那無那歌一曲。

皎皎天上月，照我故鄉陌，昔日陌上牛羊臥，今日陌上雞犬絕。

昨有消息故鄉傳：一兩糧輸二百圓；要得完却官家稅，除非賣了自己田。

又聞典衣賣物完不了，東家被捉西家跑；爺娘妻子相向哭，奄奄一息成餓莩。

況復連年戰不休，良田多已成荒坵；遍地哀鴻有誰憐？風生四野聲啾啾。

且當去年遭旱灼，今年又遭水爲虐；縱有積蓄千萬金，難以塡此無底之溝壑。

不願生有田與土，不願生爲房舍主；但願化爲無錐之「黎」，猶得免却此中苦。

憶昔見時當太平，兩糧不過四五銀，家家煮酒且爲歡，一醉歸來高枕瞑；孰知奇災從頭降，哀哀我蒸民。

同是父母生，誰無骨肉親；同有知與覺，誰不痛其心；官家之心莫非鐵與石？鐵應穿兮石應崩！

有客昨從官家過，碩碩高朋滿四座；美酒肥肉樂未央，益以銷魂之眞餚。將軍帳中樂何如？曲歌聲裏萬家破！

論憲法修正法

胡道維

美國憲法學家柏結斯(J. W. Burgess)說：憲法修正權，便是主權；憲法修正法，便是主權規定法(1)。由此推論，他認爲美國的主權並不是像一般人所言的屬於人民或各邦，而是屬於有修正憲法之權的憲法會議的。那末，憲法修正權，既然就是國家主權之所在，牠的重要性當然是不言而喻的了。我這篇東西的用意，就是要來討論最近三月一日立法院所公佈的憲法草案初稿內所規定的這一條重要的有關全國主權的憲法修正法。草憲初稿第一五八條是如此的說法：『本憲法非由國民大會三分一以上代表之提議，並代表總數三分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代表四分三以上之決議，不得修改之』。我們要商討這一條規定的長短優劣，設若能將牠與其他各國的憲法修正法比較一下，那就不但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體，而且也是一種很有收穫的工作了。

在英國，憲法修正案與普通立法是絲毫沒有分別的：國會只要用尋常立法手續通過一紙普通法律，隨便就可以把原有憲法修改了。而且國王既久已失掉了他的否決權，衆議院(House of Commons)既已取有排除貴族院(House of Lordso)的反對而獨自立法的權利，所以英國修改憲法或者比別國制定普通立法的手續還要容易些了。

美國的辦法，適與此成反比例。首先，要推動憲法修正的程序，已經必須由國會兩院各以三分二的大多數的決議，或三分二的省分（普通稱邦或州——State）的省議會的請求，才能提議一件修正案。然後，要通過這一件提議，又得要四分三的省分的省議會或憲法會議的同意表決，才算完成了這決議修改的手續。按這樣的規定，一件修正案之通過，既必須取得這許許多多的人們的同意，然後方可；那末，只要有極端少數人加以反對，就不行了。亨利白追克(Patrick Henry)在一七八八年說：當時美國人民只要有二十分之一立於反對地位，就可以阻止二十分之十九的人民所堅欲採用的修正案了(2)。史密斯(J. Allen Smith)也說：在一九〇〇年，只要有全國人口四十四分之一，散布於十二個最小的省分中，成爲各該省分的大多數，便能推翻任何業經正式提議的修正案(3)。這種情形幾乎使憲法無修改的可能了，使極端少數的人可以操縱國家的主權了：這是怎樣不可思議的事啊？又何怪一般識者的扼腕痛惜呢？

在法國，憲法的更動差不多與在英國一樣的輕而易舉，不過與普通立法稍有分別罷了。遇有國會上下兩院各以大多數之通過而認爲憲法有修改的必要的時候，牠們便可以召開兩院聯合會——謂之「國民會議」(National Assembly)——而實行討論。國民會議議員的大多數，如有任何更改憲法的決議，便可以作憲法的修正案。

歐戰以前的各國憲法，大都是倣法以上三者而加以變通的。按奧斯大利亞聯邦(Australia)憲法的規定，修正案可以由國會兩院的大多數予以

議；在兩院通過之後，兩個月以外，六個月以內，就必須提交每省有選舉權的人民兼議裁奪。但在某修正提案經任何一院大多數通過而被另一院否決的時候，如果前一院於三個月後復以大多數予以通過，則最高行政長官亦可以將該項提案提交選民裁決。無論如何，在全國投票人之大多數，並且大多數省分（普通稱邦或州——State）的大多數投票人，表示贊同以後，那就算是通過採納了。

在瑞士，聯邦憲法之應否修正的問題，只要經國會的任何一院或經五萬選民（約佔全國選舉民衆的十五分之一）的要求，就必須交由人民票決。如果能取得所投票數的大多數，而同時又取得大多數省分(Cantons)的大多數投票的贊同的話，這一條提案就算最後的被通過了。上述奧斯大利亞的辦法，也就是抄襲的這一項規定。

但是舊憲法中關于修正程序最富於研究趣味與借鏡價值的，還要首推美國獨立以後一七八七年以前各省成立的省憲法。依一七七六年的馬利南(Maryland)省憲法所規定，一件修正案的發起，必須『通過省議會，且須於下次新選舉至少三個月以前即宣示大衆』；然後由新選的省議會在第一次會期中予以表決(4)。一七七八年的南加諾奈那(South Carolina)省憲法，准許「上議院與下議院議員的大多數」自由採行修正案；但須預先將這種意念宣示人民，宣示九十天以後，才能通過。狄勒維爾省(Delaware)一七七六年的憲法，規定修正案須由下議院的七分五與上議院的九分七的人數加以同意。就大致的情形說，這時候的美國省憲法雖說厘定有修改憲法的固定手續，但事實上也和獨立後最早的若干省憲法與現在尙巍然健存的英國憲法意國憲法不規定修訂程序的差不多；換句話說，因爲當時這般省議會有最高無上的立法權，沒有違憲不違憲的問題，即不用憲定的修正手續，而只尋常的通過一紙與憲法有出入的普通法律，也就無形中將憲法更改了。

另有五省憲法規定以憲法會議的形式修改憲法。據一七七六年的片雪佛尼亞(Pensylvania)省憲所定的制度，每間七年由全省選民投票產生一「監察委員會」(Council of Censors)，其任期僅爲一年——自被選之日算起的一年。這個機關有權「通過公務員的懲戒案，提出彈劾案，並建議立法機關取消凡他們所認爲違反憲法原則的法律」。這個機關在性質上組織上職權上，在在與我們中國這次草憲中所規定的「國民大會」若合符節，可以說是「國民大會」最早且最接近的先例了：這實在是一件極有趣味的偶合。他們也有修正憲法權，不過只是間接的修正權罷了。他們如欲更改憲法，必須召集憲法會議。「但是……業經提議的修正案……至少必須于這種憲法會議會員的選舉之日六個月以前即行宣佈，以使人民預先加以討論，而使他們有關於本問題（修改憲法的問題）訓令其代表的機會」這一條規定，一七七七年的費爾孟(Vermont)省憲法也採用了。佐治亞(Georgia)的一七七七年的憲法，包含有下列一項：「本憲法非有大多數縣分(County)的請願不得修改，而每縣之請願書必須由本省內各該縣之大多數有選舉權的人民加以簽署；于此時省議會便須命令一憲法會議之召集，以達到此項目的（修改憲法的目的）」，且根據上述大多數縣分所呈遞于省議會之請願書，而指定所應修改之部分」。馬色秋賽士(Massachusetts)一七八〇年的憲法規定：憲法修正問題，應交由本省選民票決；如果三分二的眞實投票人贊成修改，省議會必須命令代表人之選舉，以備開憲法會議而決定修

正o一七八四年的紐韓姆夏爾(New Hampshire)省憲，也有同樣的條款o

歐戰後的各國憲法，大體上有一種新精神的發現，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很多o(5)我們先觀察德國的辦法：第一，憲法修正案，可以由國會兩院各以三分二的表決，予以採納o但如下院(Reichstag)業已通過而上院(Reichsrat)加以反對，該修正案於兩星期後依然的發生效力，除非反對的上議院提議交由人民直接復決o如果這樣，非待人民票決贊同後，修正案就不能成立生效了o第二，人民亦可以實行創制權而用請願手續提出憲法的修正案，然後再由複決的投票作最後的通過o但是，無論修正案的提議是出於人民的本身，或是出於國會上議院的主張，憲法修正案的通過，均必須取有登記的投票人的大多數的投票同意；設若贊成者只有眞正實行投票的人們的大多數，那是不行的o

大戰以後有六個「新起的國家」(Succession States)：牠們都是在奧匈聯合國(Austria Hungary)崩潰後的遺迹上經過極劇烈的改組而產生的新政治集團，都有洋洋大典的新巧的憲法o這六國之中，只有匈牙利(Hungary)的憲法，是與英意的辦法一樣，可以用尋常立法程序加以改訂的o據奧斯利亞(Austria)的新憲法，下議院(Nationalrat)可以由全體議員半數的出席，出席人數三分二的票決，對憲法予以修正o但如國會任何一院三分一的議員要求交付人民復決，這種修正案便須由人民作最後的決定o憲法整個的更張，在無論什麼情形之下，都是需要人民投票加以許可的o在波蘭(Poland)，修改憲法的提議，至少須有下議院議員四分一的簽署o最後的通過，必須有兩院各以全體半數的出席，出席人員三分二的贊成投票o此外，還有每隔二十五年大致修改一次的規定：其程序，係由兩院會同舉行一國民會議式的聯合會(一如法國)，而以大多數投票表決之o在捷哥斯拉佛(Czechoslovakia)一方面，普通法律在某種情形下，是可以由下議院獨自制定的；而憲法修正案的採用，則必須取得上下兩院的同意o最後，猶哥斯拉夫(Jugoslavia)設立有兩條修正憲法的途徑：國王因內閣各大臣之建議而提出的修正案，必須留待下屆新議會加以裁決而後方能決定取舍；但新議會之同意，只須以全體議員的大多數通過就行了o但是假如這種提案是出於議會的本身，那就要該會全體議員五分三的表決方能算提案的成立；提案成立以後，議會就算自動的解散了，然後再由新議會用全體議員的大多數予以最後的通過o

我們將新舊各種先進的制度綜合起來：就修正手續的難易說，英國意大利匈牙利的辦法要算最簡易，美國的手續要算最艱難；前者所謂柔性憲法，後者所謂剛性憲法o而剛柔相濟難易適中的制度，那就要以法國為典型了o就人民參加修正程序的權利說，有的以修正權賦予人民的代表(國會或憲法會議)，有的則設有人民直接修正的機構：前者如英美法意，比比皆是；後者如瑞士奧斯大利亞，一七八七年以前美國一部分的省憲法，以及歐戰後一般新興的重要憲法——德奧等國的憲法皆是o就修正手續完成所需的時日說，普通憲法均可以一氣的改訂，提議與表決之間無須間隔若干月日用備社會從容討論的餘地；但是一七七六年的馬利蘭省憲，一七七八年的南加諾尼亞省憲，一七七六年的片雪佛尼亞憲法，一七七七年的費爾孟憲法，以及一九〇〇年的奧斯大利亞聯邦憲法都曾爲人民發表意見的權利規定有妥當的保障；就是一九二一年的猶哥斯拉夫的憲法，規定用兩屆不同的議會完成每次修正的程序，似乎也有避免代表躁急用事

而民意無由上達這種弊病的用意。不過我以爲歐洲新憲法中關於修正法方面最重要而惜乎不甚爲世人所注目的供獻，還要算兩下兩大端：第一波蘭憲法定期修正的規定：國會每間二十五年必須予憲法以大體的另組。本來按世人所公認的憲法原則，前一代人不能約束後一代人的主權，前輩不能以其法規强加在後輩的身上而勒令其遵守；而世代的演移，約三十年一換；所以說波蘭每二十五年一改其根本憲法的制度，實屬是發前人所未發的一種實行憲法原則的方略。比如在美國歷史上，自一八〇四年至一八六五年六十一年間，又自一八七〇年以後的四十餘年間，憲法簡直就不曾經過一次的修改：這豈不是以前代專制後代，以死人專制活人嗎？而且原因也不是由于社會上沒有修的要求：事實上，在美國憲法施行後一百年之內（自一七八九年至一八八九年），社會上先後發動的修正案不下二千二百餘起，其中取得最後的採納的卻只有區區十五件之數；又自一八八九年至一九〇四年十五年間，憲法修正的提案亦不下四百三十五起，結果是一個也不曾通過(6)。人民要求改革非要羣情洶湧如火似荼沸騰到革命的程度，那是很少有貫澈的希望的：一般有識之士，早就覺得這種情形的危險性了。這固然是緣于他們修正程序的過于艱難複雜，假若美國也有定期的修正法，以濟無定期修正法之窮而增加其彈性，我想任何剛性的規定亦必不足以爲憲法進化的梗塞了。第二種新供獻，就是一九二〇年的奧國憲法所設置的强迫的複決修正法：就是當憲法有全部修改的時候，無論在何種情形下，均須由人民直接投票加以表決。在許多修正法之中，設立一種人民直接修正法，以供選擇採用，本是很尋常的辦法；但是將人民修正法變爲唯一而强制的修正法，那只有極少數的憲法有如此的規定，至于將强迫的直接修正法用到憲法全部的修正上面去，那就簡直是奧國的新供獻了。人類歷史上，不少假修正之名而完全推翻憲法的慘痛且危險的事實。一七八七年美國的費列德非亞(Philadelphia)憲法會議本意是只要修改「邦聯組織法」(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的，但是結果他們竟造成一個澈底翻騰的新憲法將牠的地位取而代之。就以往的成績比較來說，後者確有優越于前者的地方；然而卜萊斯(Bryce)說過：『如果最後的去取問題是留待現代人所謂「人民的聲浪」加以決定的，換言之，是交由全國國民的大衆用投票法加以裁可的，人民的聲浪也許就否決這個憲法了』(7)。司密斯也曾說：「在這個程序(通過美國聯邦憲法的程序)的任何階段上，問題(取舍憲法的問題)也不曾直接的提交過人民」(8)。後來的成績，是另有其他因素摻來其間的問題；這種非常軌的辦法，無論怎樣，不是世人所應該引爲法則的：最穩健，還是師法奧國在憲法中設置一個安全瓣，用以防止野心家的大翻騰。或是規定憲法之全部的修改，或是限制其某某重要部分遇有更動的時候，必須由人民加以票決後方爲有效：這恐怕也是經過民國四年袁世愷擅以他欽定的契文推倒「南京約法」以後的中華民族，所不可少有的溉惕吧？

上面既已對歐美新舊憲法修正法的內容與趨勢略予敍述，我們現在便可以用右論諸原則爲根據，對我們的草憲初稿所定訂的修正法加以評議了。第一，草憲將修正權交給國民大會，由代表總數三分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代表四分三以上之決議予以行使。我們要記得這個大會是每三年召集一次而每次會期限于一月的一個特殊團體（草憲第五十條）。這樣有非自然的人數限制的修正法，在普通常存的立法機關，或者不是很難執行的；

因爲他們今日不能執行成功，還有明日，明日不成還有後日——隨時都是可以執行的。然而我們的國民大會每三年才有一次執行修正權的機會，依次機會又僅僅的只有一個月的光陰，而且在這一個月之中他們又不只有憲法修改的問題——而是有三年來累積的重大問題——須要他們仔細的考慮與解決的：法定人數不足，機會一錯過，那就是等於說國家根本大法又得要受六年的阻滯而不得絲毫的進展了。世界各國中，將修正權交于尋常國會而加以程序上人數限制的，比比皆是；但若將牠賦予不常召集的憲法會議而又加以特別人數規定的，那便是罕有的辦法了。再進一步說，假如國民大會代表總數爲一千人，那就至少也需要三百四十人的提議，六百七十人的出席，五百一十人的決議方能通過：結果無論社會要求一種修正是如何的急切，只要一百六十位代表加以頑抗，這種提議就必要歸於泡影而不能發生任何影響了。姑無論以區區一百六十人之拒抗全國社會是完全不合理的事：即以每一人代表四十萬人民計算，一百六十人也只能代表六千四百萬人民；換句話說，百分之十六的人民的力量，可以完全消滅百分之八十四的人民的行使意志的自由。社會上的政治鬥爭，總是以少數對多數的壁壘；反映到政府裏面去了的政治鬥爭，也總是以少數對多數的壁壘：今就以極少數壓倒極多數，那便是扶持貴族而陵虐民衆；又因爲統治者總是保守而被治者總是激進的，所以這種妨礙改革的制度也便是擁護統治階級而踐踏被治階級的：還是以謀民治民權嗎？假如臨時的國民大會很容易召集，或則也還有一種補救的方法。但是據草憲初稿第五十八條所規定，臨時國民大會的召集，必須經過國民政府之請求，並且同時須經過國民委員會四分三以上之決議：自來憲法修正擬議的真實的發動，只有來於下而不有來於上的；握統治權而必然有保守性的政府，如何能爲改革憲政而請求召集國民大會呢——除非政府是實際的專制者，他們有所恃而無恐；除非國民大會是包辦圈定的御用機關，他們無所恃而亦無恐？史賓斯說：「一切民主的憲法，無不是柔性而易以修改的。事實上的基本原由，就是因爲在一種人民眞有統治權的政制之下，憲法不過是爲民衆意見尋得最高地位的方法，而不是摧殘民意的工具。這一種的憲法，不能視爲是加於人民本身之上的一種限制。牠是一種機構，可以代人民取得統馭他們的代理人與代表人的機會；因爲這種統馭權乃是民治政府所必需，否則民治政府便是徒有虛名了。一個政府之民治化的程度，是恰與牠適應人民意志的能力成正比例的；既然毀滅人民意志的一種方法，就是使政治制度難以改變：所以凡是民主性的憲法，就必然要很容易的服從民意的變遷。

「另一方面，君主式與貴族式的憲法，都是極端守舊的。因爲牠們是爲一種優勝階級闡發意見並保障特權的，所以牠們便是爲抵制民衆改革而建設的堡壘。任何社會的特權階級，也視穩定爲主要的政治目標。對于社會的一般進化所必需的那些法律與政治的更張，他們是必要反對的——如果可能，還是要制止的。他們的利益的增進，正要看這種制度（法律與政治制度），是否能使改革陷于困難而爲轉移」(9)。

革命的改變誠然有刺激急進力而動搖國本的危害 。但是國家所亟需的，不只是生存，而且是發展。沒有發展而只有生存的國家便只是靈魂已死的軀殼了。柏結斯說：「如果，在一個民治國家裏，確爲大多數人經過長久且精密的考慮而後闡發的成熟的意志，得在有機法的修改上，被少數人的意志予以持久且成功的阻碍：那末，國家便有引起革命與暴動的危險，

正不亞于國家在承認僅多數的主權之後，由多數人的反覆無常所遭受的威脅。防止過激改革的保証，不應擴充到廢逐眞實主權者的程度。」(10)

平心而論，理想的修正法當然應該以保証國本的穩固，而不阻碍人民政治與經濟活動的自然發展爲原則。不過，設若理想的原則作不到，以其失之過於煩難，勿寧失之過於簡易；因爲過難是偏于政府，過易是偏于人民，過難等于拘泥舊制， 過易等于力促進化。 此次草憲中的憲法修正法，不能說無畸輕畸重之病：以其說是失之過易，勿寧說是失之過難。要改善牠，首先要減低牠的非自然的人數規定：最好，由國民大會代表的普通大多數的出席，由出席人員的普通大多數的決議，便可以通過憲法的修正案。不過，無論怎樣，這也只能供給我們一條途徑；要使修正權于任何必要情形下得以自如的行使，還須敷設其他更背的辦法，以備隨時隨境的採用。這就又談到草憲修正法的別的缺點了。

第二，草憲裏的修正法將修正權交付國民大會，而國民大會也不過是一種民選的代議機關，絕不類國民直接參加的全民大會：在形式上，這與美國將修正權賦予憲法會議的辦法沒有多大的差異；因爲國民大會雖不只有修正憲法的職權 ，然而至少在修正憲法的工作上可以說是一種憲法會議：換句話說，這仍然是人民代議士的修正法，不合乎濫觴于十八世紀而顯著于大戰後的人民直接修正的潮流。柏結斯說，憲法修正權即是主權；史密斯說，直接修正法即是民治。草憲在規定與精神上乃是人民主權的憲法，民治主義的憲法(第一條)；而竟將此根本大權完全交與一種純代議性的機關，絲毫不曾規定人民有任何直接參與的機會：豈不是一件咄咄的怪事嗎？假如我們承認柏結斯的言論而謂美國主權不屬於人民而屬于憲法會議，那末，我們當然也要說中國主權不屬于人民而屬于國民大會了。對於這種規定與精神上的衝突，在美國大有一般人深致不滿，在中國我們又焉能不深致惋惜呢？有人說，我國地大人衆，交通不便，民智未開，不能實行直接的修正制。但是草憲第一條開宗明義便定「中華民國爲三民主義共和國」：而三民主義之中有民權主義，民權之中有直接立法權。第十八條也說，「人民有依法律選舉罷免創制復決之權」。爲什麼直接立法制可以行之於普通立法之上，而不可以行之於根本法的修正之上呢？如果牠們兩下是有什麼軒輊的話，我們還寧可見直接立法制行之於根本法而不行之於普通法。且而所謂修正案的創制與複決，也不過是人民投票的問題，絕不是倣效瑞士的Landesgemeinde 或英美的town meeting要召集任何全民大會由全民大衆實行議事的意思。全國選民既可以投票選舉國民大會裏的代表，當然也就可以投票提議或表決憲法的修正案了。最好，經國民政府之請求，或國民大會三分一或國民委員會大多數之提議，或三分一之省參議會或縣議會或市議會之發起，或國家選民四十萬人之聯名請願，任何修正案——無論其原始發起爲何人，無論其已否爲國民大會所通過 ——均必須提交全國選民投票中的大多數加以表決 。直接修正程序由發動以至於完成，其間各階段所需要的人數限制，自然是有斟酌的餘地的：不過大概原則，我看要以此爲最簡單而適當了。

第三，修正程序上所必需的法定人數限制的愈高，修正手續必愈陷於困難；修正愈困難，少數人必愈易操縱政務把持政柄：這是憲法原則與實施上所屢會試驗而給予我們的無可疑議的教訓。但是，反轉來說，規定要極多數人才能更改憲法，少數人固然是能阻礙修正而壓倒多數人的意志，

從而操縱政務把持政柄；然而修正手續如果過于簡易，僅多數甚或少數便可以修正憲法 ，少數人豈不是一樣的可以由修正憲法而壓倒多數人的意志，從而操縱政務把持政柄嗎？是的，的確有這種可虞慮的地方：民國三四五年的袁世凱背後的北洋派，就是以少數人任意玩弄根本大法而壓迫多數國民的（事實上，他們根本不會遵守根本法，還不够資格說是更改根本法；但在他們的口實上，他們所慫恿的每次政變，都不過是一種根本法的改訂：依他們說，袁氏自推翻約法至洪憲運動一切行爲，都是合法的：不然，袁皇帝怎會自命爲洪「憲」呢？）。關於這一個問題，政治學者也有一種答案：他們以爲在普通情形之下，在憲政的固定軌道之上，改革的動機總是出於下層出於多數人的，總是不會出於側重保守的上層或少數人的；所以提倡改造憲法的人——無論其爲多數人或爲少數人——他們的立場，總是多數人民的立場：安有以多數立場爲立場的人而肯或能壓迫多數意志的呢？偶爾，提倡改革的恰恰是少數人， 主張保守的恰恰是多數人： 那不過是意外環境下的意外事變罷了——袁世凱及其北洋系以少數立場而發起變更國體，那便是歷史上例外的一個實証。這種理論在政治原則與事實上，確是有根據的。我在上面主張減低修正程序中所需要的多數限制，就完全立脚在這一種理論上面。雖然如此說，一種奠定國基的根本大法，堡壘是不會嫌過于周到嚴密的：牠不但要保障常態，亦且應制止異變。我們有過一個袁世凱，不要再有袁世凱了；「洪」過一次「憲」，不要再「洪」「憲」了。我們防患未然莫如以奧國新憲法的規定爲準則：凡憲法全部的修改，在無論如何情形下，均必須交由全國人民加以表決。爲使這種保障更臻於完善起見，可以將憲法中各重要部分—如關于國體及領土等條欵一的修改，也加入到這一項强迫復決的規定之內去—換句話說，非經人民直接同意，不準作有效的更改。

此外，波蘭憲法的定期修正法，也是値得我們做仿的：因爲這也是使憲法容易修改的一種法門，而且還可以符合一代不能約束另一代的憲治原則。修正案之發起與通過，必須相隔若干時日，以便促進人民的注意與討論，以便表決時盡量的容納社會的輿論：美國十八世紀的省憲，二十世紀的奧斯大利亞聯邦憲法，大都有這一項法定的制度；而在實際習慣上，差不多任何國家根本憲典的改動，也都是採用這一種辦法。良法美意，當然無可議論的地方。不過，我們的憲法以其將這一點留待後來的習慣加以培植，不如現在就用明白的條文規定一下：我想牠的效用一定還要寬宏而固定些。

綜上所述，我們理想中的憲法修正制度究竟是一種什麼形態呢？假如我們要擬定一個憲法草案，我以爲我們的修正法是應該要包括下列的方式的：

『本憲法若經國民大會三分一以上代表之提議，並全體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代表過半數之決議，得修改之。此項修正案——或於國民大會未通過以前，或於通過後兩個月以外六個月以內——若經國民政府之請求，或經國民大會三分一或國民委員會大多數之提議 ，或三分一之省參議會或縣議會或市議會之發起，或國家選民四十萬人之聯名請願，得提交全國選民以投票大多數復決之。但憲法修正提案，亦得於國民大會召集前兩個月以外六個月以內，由國家選民四十萬人之聯署直接發起之；國民直接發起之修正案，若不得國民大會全體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代表過半

數之決議時，或經三分一之省參議會或縣議會或市議會之複議時，或經原發起人之申請，得提交全國選民以投票大多數表決之。凡修正案之有關于本憲法之全部者或有關于國 體國土或國都各條 者——無論出于何種方式——非經全國選民票決不得有效。本憲法自施行之日起每間三十年，須由上列國民大會程序予以大體之修訂而經全國選民票決之。』

我們這一種修正制度——雖說文字與細節不無可以刪改損益之處——大意要不外包含：(一)各種多數限制的低減，(二)國民直接修正制的規定，(三)憲法全部及重要部分的修正的加慎，(四)人民究討機會的提供，(五)定期修正制的敷設。我希望國人對於草憲初稿的修正法多多的提出討論：因爲憲法別的條欵如有未盡善的地方，只要修正法完美簡易，還不難立即加以糾正；但如修正法規定的不妥當，那就要貽我們以永久的伊戚了。修正法可不可以修正，在憲法學上尚爲一個懸而未決的疑案。但就各國憲治的經歷來說，一種憲法因不合需要而整個被推翻的事實，那是屢見不一見的；但是循原定的修正程序而修正修正法的事實，却還不曾發現過。我想我們的憲法，將來的命運也不外乎是如此的：別的規定不好，就要引起修正；修正的規定若不好，就要引起政變或革命——憲法的根本推翻。因此，我們在此憲法未成定局以前，不能不詳細研究這一條主權與國脈攸關的規定，盡力的使牠成爲完善的制度。

註釋

(1) J. W. Burgess: Changes in Constitutional Theory, pp. 14-17.

(2) Elliot's Debates, Vol. III, pp. 48-50.

(3) J. Allen Smith: Spirit of American Government, p. 46.

(4) Poore: Charters and Constitutions.

(5) McBain and Rogers: New Constitutions of Europe.

(6) J. Allen Smith, ibid, pp. 46-47. Ames,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7) Bryce: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Vol. I, Chap. III. Fiske: The Critical Period of American History, p. 328.

(8) J. Allen Smith: ibid, p. 49.

(9) J. Allen Smith, ibid, pp. 40-41.

(10) J. W. Burgess: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ow, Vol. I, p. 151.

無家翁

高繼位

無家翁，在野行，野地蒼茫踽踽身。問翁來歷復何失？翁不成言癡顫慄，告翁吾亦流落人，翁欲言兮先咽泣，咽泣吞聲訴苦情：家在玉田近舊京，自幼勤儉披星月，妻司織兮余司耕；年來月往成衰老，喜有兒女慰寵好，兒學耕兮能自計，女織縫兮巧復貌；春兮冬兮合家歡，自食力兮不飢寒。不飢寒，豈容安？飛船鐵馬齊入關，倭蠻焚殺遍民家，野地漓淋血映花，小女被擄兒被拉也：白髮老妻絕檜下呵！老夫幸逃忘悲苦，只知行路不識路，回首烟雲礮隆隆，可憐鄉土生身處。飢兮渴兮沿門呼，朝兮暮兮宿野途，時而癡兮喚兒女，時憶妻兮淚濺鬚。淚濺鬚，翁止語，徒泣涕，徒泣涕，此恨綿綿無訴地，噫嘻噓吁！此恨綿綿無訴地。

清季收回伊犂交涉始末

吳其玉

(一)小引

讀者大概都知道，在以前專制時代，一般的官吏對於朝廷或皇帝，大半都有一種阿諛趨迎的態度。所以凡是與皇帝或朝廷面子過不去，或有干碍的事，照例是不得編入官書，傳之後世。有時候還得把丟臉的事，用一種狠妙的文字，把他寫成，或變作一種很榮耀的事。比如明明皇帝打敗仗，若是這敗仗還可以遮蓋的過去，官書往往就說是皇帝打了勝仗。又如明明皇帝是受別人或別國的壓迫，作了一件很不稱意的事，若是這種壓迫還不十分明顯，官書往往就說這是皇帝特沛的恩典等。諸如此類的事，是不勝枚舉的。我現在就要敘述近於這一類的事實一件。這事就是清朝光緒年間，中俄關於伊犂的交涉。關於這事，我們若是打開官書來看，牠的記載雖然沒有說俄國之把伊犂交還，是因懾於天威；祇說當初俄人的如何狡滑，欺騙中國，以後兩方的情形是如何緊張等等。然結論總是說：俄人之退步，是怕中國的武力的。如新疆圖志裏說：『俄人偵知我國有備，聞我王師大出，不敢勞師遠涉，輕啓兵端。商改條約之事，漸次就範。故曾使得以從容辯論，保全數百里疆索，還隸職方者，宗棠之力也』(註一)等。總是要敷衍皇帝的面子，這是與實際相去很遠的。現在我就將這實際說明。一方面自然我也借此，把我以前在本報本卷第十一期所發表關於回疆獨立的文字裏，所提出俄人佔領伊犂一段事，作一個結束。

(二)俄人之狡賴 同治五年至光緒四年三月

伊犂所以被俄人佔領的原因，我在十一期的那篇文字裏已經說明了。此處我不擬重複。在這裏我們應當注意的，就是：俄人取伊犂後，他們便是一心一意的想永久佔領伊犂。所以佔領後，他們馬上就在那裏造一個市廛，延袤二十里；搬了狠多的俄國人民進去(註二)。並將俄國的電報統系伸入伊犂(註三)。而他方面，清廷雖然儘管向他們交涉，收還；並採取一種極親善的態度，花了三萬兩的銀子來犒賞俄軍，

而俄國則儘管設法規避。最初並且野心勃勃，籠絡土爾扈特王，車拉布坦爲嚮導，集了狠多的兵於邊境；並且致函清廷所派往接收伊犂的大臣榮全，請其『會期濟師，助剿回逆』，想要進窺瑪納斯，與烏魯木齊（註四）。以後雖然榮全與俄官布呼策勒夫斯基(Bogalavsky)見了一面，情愿將當時俄國所提出關於修改商約的事，和交收伊犂一塊兒討論，並且將商務方面的權利作交還伊犂的交換條件（註五），但是俄人不交還的心是非常堅決的。所以會議就無結果而散。同時清廷和駐北京俄使交涉，俄使的照會裏也毫無確切的表示。祇說『俄國並無久佔伊犂之意，祇以中國回亂未靖，代爲收復，權宜派兵駐守。俟關內外肅清，烏魯木魯瑪納斯各城克復後，即行交還（註六）。』自然我要再提一句，俄國人所以如此說，是因爲他們諒中國當日一定沒有力量收復天山南北路，故意說得好聽一點。一方面固然是敷衍中國的面子；一方面也因爲無緣無故的，把人家土地拿了去一大塊，自己覺得不安心，恐怕各國也要起懷疑，或且會出來干涉都不一定（註七）。不如和緩一點，利用環境的趨勢，和時效的作用，來達到他的目標。

然而，回亂肅清以後情形可不一樣了。在這種環境下，交還伊犂自然是俄國對中國法理上極明顯極簡單的義務。但是因爲這義務和俄人實際的利益衝突的原故，所以在回亂肅清後，清廷雖然致書，並派員到土耳基斯坦總督高福曼那裏去索還伊犂；高福曼却設詞推諉，或故意的不答覆。同時並且拒絕清廷引渡回亂首領白彥虎之要求。（註八）於是本來是很簡單的外交事件，却變成了狠煩難的事件。清廷遂不得不派吏部侍郎崇厚赴俄京，彼得堡，直接和俄國中央政府或外交部交涉這兩件事。同時俄國方面爲了對付中國起見，也就立刻召那很陰險的俄國駐北京公使布策(Butzov)回國，與崇厚開談判。而伊犂的交涉，也就進入另一個時期或局面了。

（三）——崇厚的被騙 光緒四年六月至五年十二月

崇厚到俄後，他和俄國人談判經過的詳情，因爲記載的缺乏，我們現在不能十分明瞭。或且也無須一切都明瞭。簡單地講，當日俄國人雖然覺得在法律上，和道德上是有將伊犂交還中國的義務；但是這種心理是敵不過佔便宜的心理的。所以在會議中間，他們便提出與崇厚訓令，或交還伊犂毫不相干的事件，如；勘界，赦叛，償費，商務，及添設俄領等，來作交還伊犂的交換條件（註九）。而崇厚則毫不爭執的一一允許了（註十）。結果就訂了利伐第亞條約十八條 (Treaty of Livadia)。這條約的全文我們的官書裏是沒有的，

西洋的書報裏我也沒有見過。不過大約他可反對的有下列各點：(一)這條約雖然規定將伊犂交還中國，却把最重要的霍爾果斯河西，及帖克斯河(Tekkes)之地反割給俄國。這一塊地不只是極肥美的地，而在軍事方面也是非常險要的，把他割去，伊犂勢成孤立，便不能防守。(二)伊犂雖然收回，可是中國其他方面的損失太大。如該約第十四條於舊約喀什噶爾，庫倫，設領事外，增出嘉峪關，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哈密，吐魯番，古城七處酌設領事；第十五條俄商運貨走張家口，嘉峪關，赴天津，漢口，過通州，西安，漢中，運土貨回國同路」等，把內地完全開放與俄人，與國計民生自然也是有很多妨碍的。外此中國並且須給俄國五百萬俄元充作代管伊犂和賠償俄人損失的費用(註十一)。這樣的條約訂在國家打敗仗兵臨城下的時候，或且可以說得過去的。若在當時中俄兩國和平無事之時，並且交還伊犂既是俄人法理上絕對應當履行的義務，這樣的條約自然是極無理說不通的。而他之所以締結，一方面自然係因崇厚是一個傻子被人騙了。一方面自然也十足的表現俄國人的險詐，和毫無信用。所以自崇厚由電報將約文摘要報達清政府以後，不但中國朝野驚恐萬分，憤怒異常(註十二)。並且外國官方報紙，也覺得莫明其『妙』(註十三)。同時崇厚又不奉朝旨擅行畫押歸國，於是廷臣就『交章劾崇厚』，尤以左宗棠和金順等爭得厲害。清廷也以崇厚『貽誤君國』，革他的職，交刑部治罪(註十四)，而一場大波遂由此掀起。

(四)——清廷的翻悔和交涉的緊張——光緒五年十二月至六年七月

上文我曾說過利伐地亞條約就是外國人也是不贊同的。所以若使當日清廷上下能懂得外交，循外交的途徑，用嚴正的言詞和俄國人交涉，是很容易得到外國的同情和援助的。但這在當時是辦不到的， 因爲當時的人懂得實在情形的很少，並且在盛怒之下，自然更容易走到極端的路徑上去。還有更壞的就是：當日朝廷上似乎正是一般『排外派』大臣得意的時候，所以見了此事就興風作浪起來，非要懲辦崇厚，駁斥他所訂的條約不可。這一來， 俄國人的面子固然撕破了，但更重要的還是：本來可以和我們同情的各國，也覺得這事不只關係俄國的面子和利益；就是他們的面子也是一樣的被撕破。並且以爲這是反動派整個排外運動勝利的先聲。於是乎各國也都自危起來，反同情於俄國和崇厚。爲預防排外趨勢的發展計，同時他們的北京公使們就開了一個會討論這事，結果：除了德國公使不贊同外，全體一致通過公使們

應單獨的，自行措詞，勸清政府對於崇案從寬辦理。這種文件，中國書裏是沒有記載的，法人高狄氏所著的中國外交史中，也祇有法方致總理衙門照會的全文（註十五），如下：

『爲照會事，自敝國與中國訂交後，吾人素常之願望卽爲現存於中國及西方各國間之友誼的關係可日臻堅固。而北京政府之最近承認互換使臣之原則，亦似表示彼與西方各國所見略同 ，並了解與西洋雖具有特殊文化，而始終同情於清政府與各國，成立親密諒解之利益。吾人亦殊願以中國在歐洲各主要京城所駐之公使，即作爲此種良好態度之表現。其歐洲各國在任何情形下之熱烈的歡迎大清皇帝陛下之使節，亦足證明各國頗知對於清政府，作此種善意的表示。

『吾人誠希望，一部份大清政府視爲足以代表中國之使臣，將來召回後，可參加帝國之大政。俾其在既使歐洲各國對於中國增加了解後，更能使中國政府對於歐洲有更完全之觀念，並共同努力以消滅不幸的誤會。

『然而，不幸實際上種種情形大似有減少此原則之勢。凡北京政府，截至目前止，所派出使各國之大臣，在其回國之後，因種種理由總不克參加國政，致損失用其在外洋所得之經驗以效勞朝廷之機會。

『一月三日及二十八日京報所載之諭旨——倘吾人能眞正了解其意義，並須敘述以彼爲對象之批評——則似有使中國駐外使節地位更形危險，並減少其在所在地政府權威之效果。其勢自必傷及彼等所負責保障之普通的利益。維敝人始終相信此必非帝國政府之用意。責任所在，用敢將歐洲所或能給予此種措置，及一般謠言所能淆亂，與吾人所應注意的解釋。

『殿下請勿誤會令敝人出此方式 之完全的友 好思想。敝人並希望殿下，在此中可以尋得令敝人維持我兩國政府間友好關係誠意的願望之新證據。須至照會者。巴德諾啓。一八八〇年二月六日。』

此外英美德三國照會內容之大意可於威停當致其友信中見之（註十六）：

『英公使在其既承認中國有任意處理其內政問題之權利，彼應不干涉之原則後，復曰彼相信凡結果能傷及外國公衆感情之政策，彼有防阻之權利。既指明一八八五年，中國所加於與崇厚受同樣罪名之大臣之嚴重的刑罰後，該公使即請帝國政府，注意此種極刑之結果，並其必引起歐洲各國內閣嚴重的態度。

『西華先生且更進一步，其照會直是代中國大使之

眞實的辯護。直指加於崇厚的罪名係排外派所激成者，對於天朝之對外關係必有極不幸的結果。

「德國公使則祇向總理衙門指出：眼前流行於一般人中之不幸的謠言。視此謠言爲對於中國近數年來所推行新政策不利趨勢的象徵 。公使同時希望兩執政皇太后，立即設法取消目前情形之困難。」

但是各公使雖然這樣的抗議或勸導 。結果却是狠微薄的。因爲在他們的照會交給清政府後， 不及一月， 即一八八〇年二月十七日崇厚即由刑部會同王公大臣審判「論斬監候」了。(註十七) 同時主張用武最力的左宗棠，也四路分兵進窺伊犁，並且自己舁櫬抵哈密。這自然是當時主戰派或排外派的勝利。於是不特二月時清廷派遣曾紀澤赴俄京修改條約的好影響完全被取消(註十八)；而北京各國公使的恐怖心理也就馬上增加起來，爲預防未然，並護他們使館和僑民的生命和財產計，他們就決定派了兩只兵艦，停泊天津；並將英，美，德，法四國在遠東的海軍兵力集中於上海，使清廷或排外派有所畏懼，不至走極端(註十九) 同時爲預備開仗起見，俄人也就一方面「揚言」派兵船二十三隻由黑海阿非利加駛至中國洋面，圖封遼海，一方則於伊犁附近集中軍隊至九萬人之多(註二十) 。於是雙方戰機的急迫，就到了一髮千鈞的時候。但是俄人的把戲還不只此呢。

（五）——俄人的陰謀和清廷的讓步 光緒六年七月至七年正月

大概大家都知道，西伯利亞鐵路沒有完成以前，俄國在西伯利亞，和中央亞細亞的交通是狠不方便的。反而言之，當時中國的軍隊往俄國的邊境調動，可是比較容易一點（自然中俄開戰後，兩方的戰事是不僅限於陸地的，但海軍方面俄人也不見得有十分的把握）。在這種情形之下，中俄若使開了仗，於俄人自然是狠不方便的，勝利自然更無把握。爲了這個緣故，所以在中國備戰最烈和戰事幾幾乎是不可免的時候，俄國人便想出一個方法來避免這個危險，走上一條比較安穩的道路。方法就是：干涉中國的內政，就是與德國俾士麥聯起來，叫德國駐北京的公使巴蘭德(de Brandt) ，與其他兩國公使(其中一位是英使威妥瑪)，造成一種陰謀，來叫主和派的首領李鴻章領導他的黑旗軍，獨立做皇帝，以消滅主戰派(註二十一)。 結果自然中俄的戰事就可以避免了。

寫到這裏我要再提醒提醒讀者了。我在本文頭段裏曾說過官書關於接收伊犁的記載多少是偏袒清廷的 ， 說俄國的「就範」是因爲他怕中國武力的。自然我不能說在當日的情形下官書的說法是全無根據的。但官書在另一方面，却把一

大段事實删了。就是：俄國的『就範』，一方面却也是因爲清廷怕俄德消滅清朝陰謀的實現，事前他自己先讓步的。這裏，我們若使把當日情形的演進細細考慮一番，這個結論是絕不能打破的。因爲在俄德陰謀被傳出來，和德英爾使去天津秘密會見李鴻章後，（自然我要聲明，李鴻章不見得聽他們的話。）清廷（或且此處說主戰派更爲合宜）一方雖然仍想强硬下去，由英人赫德打電報到印度，去喚以前在李鴻章部下服務的戈登來北京：想利用他比較高明的軍事技能，來指揮打倒『將要叛變』的李鴻章，或幫忙打俄國（註二十二）。但他方面却赶緊的於一八八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借着英女皇維多利亞的求情，將崇厚暫行赦免。並且於次月電駐英公使曾紀澤赴俄，與俄人開議（註二十三）。於是在弦之箭，入手之刀方得放下。而中俄雙方的交涉也就再進入通常的外交途徑裏去。

曾紀澤到俄以後以至改訂約之成立，其間他和清廷來往的文件頗多。其中兩國折衝爭持的情形，都可以看得出來。官書關於這一段事的記載還詳細（註二十四），所以我不擬重複。在這裏我們應注意的就是：除了上述和緩當日中俄關係的勢力外，還有一種情形也可以增加當時和平的力量。這就是英人戈登的來華。當初清廷請戈登來華，目的是想要利用他打李鴻章，我上文已說過了。據說他在路上的時候，對於俄德的陰謀是毫不知情的。他一心以爲李鴻章叫他來。到了上海他纔知道人家是要利用他來打他的老友和上司，（以後他和赫德絕交，見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十四頁二十四，述戈登所聞並該提督行止，光緒六年六月三十日）他就狠不高與。到了天津，他就去見李鴻章，勸他不要反叛清廷。而李鴻章也就託他到北京去勸王公大臣，不要與俄決裂。經他與王公大臣幾度辯論，說戰是無利於中國，王公大臣和朝廷方把戰意完全取消（註二十五）。（據云有一次戈登與王公大臣辯論，王公大臣不相信他的話。他叫翻譯的人告訴王公大臣說：主戰簡直是瘋癲insane。翻的人恐怕得罪王公大臣，不替他翻。戈登火了，自己挪一本英漢雙解字典，把insane那個字找出來給王公大臣們看，以表明他的意思。）所以在曾紀澤赴俄後未久，清廷的態度的確是和緩的多。處處存心與俄國妥協，對於條約也祇『爭重讓輕』。就是：祇求收回伊犂全境，而對於商務則多所讓步，賠欵且增至九百萬盧布，最後崇厚也完全免罪（註二十六）。於是乎改訂約纔能議成。自然這一半是因爲紀澤和他的書記英人馬格里狠懂得外交，善於應付；但另一方面當時清廷的無意用兵，決意和俄人妥協，怕俄德的鬼計和他國的干涉，也可以充分的證明。至於

改訂約原文，恕我不錄了，因為這是狠容易找到的。

（六）結論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交收伊犂這段事，官書的記載是不可靠的，並不完全是俄國怕中國，大部份還是中國怕俄國的。並不是俄國白把伊犂交還我們，乃是經過我們嚴重的交涉和種種權利的犧牲纔換回來的。這其中最大的教訓，自然是：收復失地是一件極不容易談到的事。前清國家統一中與成功的時候是困難，現在國勢衰弱的時候，自然更加困難。所以我希望我們此後能够好好保存我們現所未失的領土，千萬不要再把牠斷送了！

（註 一）見新疆圖志卷五十四頁十。按伊犂交涉這一段事，除新疆圖志國界部及交涉部之記載外，尚有下列各書：（一）鄒代鈞中俄界記，宣統三年七月；（二）鍾鏞撰西疆交涉記，宣統辛亥五月；（三）清史稿邦交志俄羅斯篇；（四）光緒東華續錄等。惟所載與新疆圖志大略相同，故本篇引新疆圖志特多。此外王樹枏所著之中俄界記，則為新疆圖志國界部之單行本，故不引用。

（註 二）新疆圖志卷五十四頁二。

（註 三）Henry Lansdell, Russian Central Asia, London 1885 Volume II p. 193.

（註 四）新疆圖志卷五十四頁一至二

（註 五）清史稿邦交志俄羅斯篇　圖志卷五十四頁二

（註 六）新疆圖志卷五十四頁二；Memoire du Tsoung-li Yamen, 20 Juillet, 1880, Henri Cordier,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0, Tome II pp. 173-174 4.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I, p. 331.

（註 七）同上；參看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第八函頁三十六，三十七，論伊犂及接待美總統光五，閏三，廿六日。

（註 八）圖志卷五十四頁四，參看清史稿邦交志俄羅斯篇。

（註 九）Henri Cordier, op. cit. pp. 184-187　圖志國界部卷五頁二十二

（註 十）一說崇厚以為交收伊犂為惟一大事，故不惜允許其他條件。又一說崇厚亦曾力爭，參看曾紀澤中俄交涉記卷一頁一並五，李文忠公譯署函稿中亦有此說，見函稿卷八，九，十，十一各卷。

（註十一）東華續錄光緒三十，頁五（五年八月甲子）；Henri Cordier op Cit. pp. 188-190; 圖志卷五十四頁六；清史稿載該約內容大略如下（一）自嘉峪關經西安漢中達漢口俄有通商權；（一）自松花江至伯都訥貿易自由；（一）自蒙古及天山南北輸入商品不課稅金；（一）自西伯利亞至張家口歸俄敷設鐵道；（一）自陝甘至漢口既稱常稅其雜稅概免；（一）嘉峪關科布多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庫車置領事；（一）凡俄國臣民旅華許攜鎗器；（一）伊犂及旁近地凡俄所有土地及建築物不在還付例。見邦交志俄羅斯篇。

（註十二）東華續錄光緒三十三，頁三至四，五年十二月，甲辰，宣統元年上海集成圖書公司版；圖志卷五十四頁六；Moree, Op. Cit. p. 333,

（註十三）參看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八函頁三十六論伊犂及接待美總統；Morse, Op. Cit.

（註十四）Henri Cordier Op. Cit. p. 191; H. B. Morse, Op. Cit Volume II pp. 333,, D. C. Boulger Life of Halliday Macartuey, London 1908 p. 335; and the Life of Gordon London 1896 Vol. II. p. 15；圖志卷五，頁二十八卷五十四頁八；參看東華續錄光緒三十二，頁五（五年十二月甲辰）同卷頁六（乙卯）

（註十五）Henri Cordier Op. Cit. pp. 193—; H. B. Morce Op. Cit. p. 333; 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十一，頁不詳。
按是時法使出缺，新使寶海未抵任，故照會由巴德諾簽署，巴德諾清史稿有時亦作巴德納。

（註十六）Henri Coidier Op. Cit. p 192, 威停當不知居何職。

（註十七）清史稿列傳二百三十三崇厚本傳，參看東華續錄光緒三十二頁八（五年，十二月甲戌，乙亥）三十五，頁四（六年五月丙戌；按東華續錄及清史稿皆祇載罪名，不載定罪日期；Henri Cordier 則載日期，見原著第二卷頁二〇五，二〇七，崇棠抵哈密，見圖志卷五十四頁十。

（註十八）派曾侯出使，見東華續錄光緒三十二，頁八；三十三，頁一；Henri Cordier Op. Cit. pp 203-7; Morse Op. Cit. p 333

（註十九）Henri Cordier Op. Cit. p. 208

（註二十）圖志卷五，頁二十八；Henri Cordier Op. Cit. pp 211-212;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十一，頁二，八，十九，二八，三八。

（註廿一）D. C. Boulger, Life of Gordon Vol II pp 53-54.

（註廿二）同上頁四十九　Morse Op. Cit. p 334; Henri Cordier Op. Cit. p 215; 英德兩使赴津晤李鴻章一段事，散見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第十一卷；又戈登二次來華，其使命非常重大，乃清史稿戈登傳及中興將帥別傳竟無一字提及，殊覺缺漏太甚。

（註廿三）Henri Cordier Op. Cit. Same page; Morse, Op. Cit. same page; 參看東華續錄光緒三十二，頁一（六年二月己亥）三十五，頁四（五月戊丙）；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十一，頁四，頁六。

（註廿四）可看曾惠敏公中俄交涉記，此爲中俄交涉最詳之記載，凡紀澤與俄人往復辯難問答之詞，無不具錄。

（註廿五）Boulger, Life of Gordon Vol II pp. 55-61；李文忠譯署函稿卷十一，頁九，十四，十八。

（註廿六）圖志卷六，頁一至五，卷五十四頁十；Boulger, Life of Macartney pp. 343-344; 清史稿載崇地山因捐資三十萬始得免罪，見本傳。



日本資本主義的新動向

大炎譯

一九二九年以後資本主義制度顯然到了所謂第三期之沒落時期，一切經濟現象都失掉了已往的景氣循環性。匯兌低落後的國際貿易好轉，與因競爭軍備而發生的軍需品工業的繁榮，無非是沒落過程中的一個曲線部分，並非本質的好轉，因爲最大前提之大衆購買力，並未實質的增加。本文作者鈴木茂三郎對於這個現象，解釋的極其詳盡。同時指出目前日本資本主義的二個新動向：一個是獨占資本家努力統制生產與市場；一個是獨占資本家進行與國家財政密切連結。用正確數字與最近事實來證明所論，讀此既可明了日本現社會的新趨勢，又能推測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一般行程。此文載於「改造」四月號，玆爲迻譯，以餉讀者。

一、資本主義「第三期」的發展過程

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世界戰爭以後擴大了資本主義中固有的矛盾，在抑揚起伏的過程中，展開了危機和紊亂的序幕，這個時期的資本主義社會帶着戰前發展時期所未曾有的色彩。我們可以稱這個時期爲資本主義的沒落時期。

所謂沒落時期，並不像火口斷層一般的直線式的崩潰，她的崩潰過程一般是在日趨沒落的總方向下，沿着起伏緩急的曲線進行着。其間如匯兌低落後的貿易好轉，或因擴充軍備而股票活躍等現象，不識時務的資產階級竟認爲這是恢復戰前發達時期的一條明路，他們還憧憬在這種沒落時期仍然有景氣的循環性。

我們將這個沒落的曲線行程，可以分爲三個階段：從戰後至一九二三年爲第一期，這個時期是各國生產機關被大戰破壞後，世界經濟極度恐慌，革命凶潮，非常高漲的時期；第二時期是革命運動被鎮壓後，生產事業形將恢復戰前水平，資本家重新活躍起來的相對的安定時期，這個時期可以說是由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第三時期是第二期中所釀成的矛盾，對立，不平衡等危機的暴露時期，到今日已經使各國的經濟連續的恐慌五年多了。

瓦爾加氏認爲資本主義第三期初期的各種危機的主要因素，有下列幾項：

(1)蘇俄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迅速發展。

(2)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及搾取的無產革命運動的發展。

(3)生產能力與販賣可能性間之矛盾的激化。

(4)慢性失業的繼續增大。

(5)企圖重新分配世界領土的各帝國主義間的對立。

首先要向讀者聲明的：即是這篇文章雖然不是討論世界資本主義的，但須隨時注意與世界資本主義的狀況及發展相關的事項。

世界資本主義的一環之日本帝國，同樣有上述那樣三個時期。大正九年的恐慌是第一期的發端，可是很快的過渡到生產向上的第二期了，到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克服了震災與金融恐慌，完成產業的合理化與獨占資本的優勢了。到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就隨着美國股票恐慌狂潮，捲入世界資本主義第三期的漩渦了。

由第二期轉到第三期的時候，有下列幾個特徵：

(1)「金融資本」「加托爾」「獨占」等名詞，成了新聞界的流行語，積極採取合理化的手段造成獨占資本的優勢。

(2)生產關係發展的不平均。換言之，生產與消費的不平均。

(3)生產過剩及農業生產物滯塞的傾向；市場狹窄與大衆購買力的窮乏。

(4)日本的植民地，半植民地及中國等地方，英，美，德等國家間對立的尖銳化。

(5)禁金出口及世界恐慌的影響。

這幾個特徵正與瓦爾加氏規定的世界資本主義第三期之主要因素，恰相對應。日本自從陷入恐慌的深淵以後，一群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們都失掉權威了。繼之而起的是站在最近資產階級的立場的學者們，其代表人物可以推[illegible]義經濟研究所的氣象技師服部勝威氏，他對於上述幾個因素有過以下的評語：(據服部氏講述之「大正七年以來財界的推移」)

『日本經濟界自從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六月以來形成更深刻的蕭條景況，考其原因如下：

(1)因受金解禁後匯兌昂騰及通貨收縮政策的影響。

(2)受世界經濟恐慌深刻化之直接間接的影響，尤其是物價的低落，銷路的滯塞，與國民對於金解禁及世界蕭條的畏葸心理。

此外還有兩個條件，使上述之主要原因越發有力：

(1)在不景氣的過程中企業的利潤及一般所得的減少，尤其因農產物價的低落與農村消費力的減退。

(2)戰時經濟設施的不徹底以致不定資本及社外負債過多的壓迫，及產業金融的缺乏等。

依上述各種原因，我們認爲此後產業界更要努力生產費的低下，企業的整理與統制和產業金融的改善等。』

服部氏的這種論斷，很像一個粗率的醫生，診斷一個老年人的胃病。他不注意患者的老衰期，而祇說是胃病。目前一般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都是不顧資本主義的年齡與體內的病源，而祇說是經濟恐慌病。

無論如何，這種恐慌狂瀾已經波及全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的二次禁金出口，九月發生的滿洲事變，證明第三期危機的因素充分地擴大深入了。一九三三年以來，因停止金本位制匯兌率低落的原故，輸出較前好轉，及因國際政治危機各國競爭軍備的原故，軍需工業的生產較前增加等現象只是恐慌全體的曲線部分，當然不是本質的好轉。

二、生產與國內市場間的矛盾——大衆購買力的問題——

生產率的增大，原是危機因素之一，同時是擴大中的恐慌狂潮之一

波。據三菱經濟研究所的「本邦財界情勢」所載，任何加托爾的生產量，都已超過一九二九年資本主義第二期安定時期的頂點。

恐慌後四年間生產指數的消長（以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爲一〇〇）

	平均	最低	最高
綿	一三〇	九九（一九三〇年八月）	一五七（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綿布	一六一	一三六（一九三一年三月）	一八一（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生絲	一七七	四五（一九三一年三月）	二五七（一九三一年八月）
絲織物	一三二	九六（一九三一年一月）	二三〇（一九三三年五月）
煤	一二一	八六（一九三一年八月）	一三六（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銅	一二五	一一二（一九三三年七月）	一四一（一九三一年四月）
洋紙	一九五	一七二（一九三二年一月）	二一七（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洋灰	一七三	一三二（一九三二年七月）	二一五（一九三三年五月）
曹達	一八〇	一七五（一九三一年四月）	二九九（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按生產量說，總算可觀，可供備大的生產量，完全陷於停滯的狀態了，如果繼續努力生產率的向上，等於在沙灘上建築樓閣。目前因加特爾的獨占價格政策所發生的無政府狀態的混亂生產，使停滯狀態，越發嚴重了。

恐慌期中生產增加的主要原因有三：（一）軍費預算增加後軍需品的需要增加；（二）輸出貿易好轉，及輸入額減少後，國內製品需要的增加；（三）通貨膨脹後形式上大衆需要的增加。至於產物滯銷的原因，固然受其他勢力的影響，但國內的根本條件，還是大衆購買力的微弱。

第一圖

批發及零售物價指數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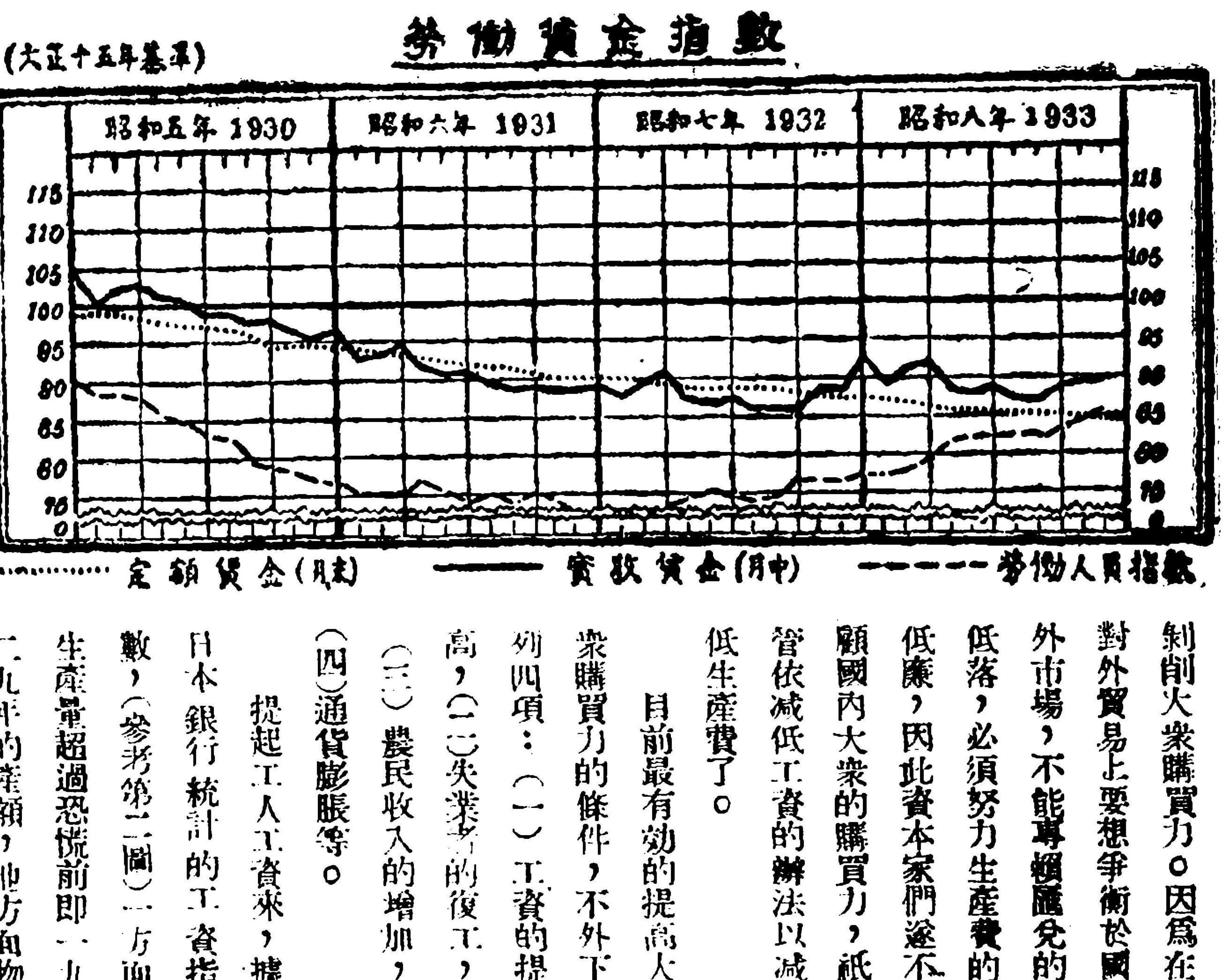
批發

零售

上揭第一圖是商工省統計的批發與零售物價指數的比較。（以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爲一〇〇），依此可以看出當物價低落時，批發物價總在零售物價以下。從一九三二年後半期起，雙方物價之差額，成了鋏形的發展，並且零售物價比較批發物價低廉了。日本的消費統計雖不完全，而街頭小商店的蕭條，自去年後期以來已成共認的現象，即使工場與波資所

有大量交易，但小商店則停滯不銷，上列圖表就表示着這個狀態。近來各國的資產階級漸漸認清：如果不提高大衆購買力決不能解決工場與市場間的矛盾之事實了。可惜日本的資本家明知如此，仍然努力減低工人工資，

第　圖



制削大衆購買力。因爲在對外貿易上要想爭衡於國外市場，不能專顧匯兌的低落，必須努力生產費的低廉，因此資本家們遂不顧國內大衆的購買力，祇管依減低工資的辦法以減低生產費了。

目前最有効的提高大衆購買力的條件，不外下列四項：（一）工資的提高，（二）失業者的復工，（三）農民收入的增加，（四）通貨膨脹等。

提起工人工資來，據日本銀行統計的工資指數，（參考第二圖）一方面生產量超過恐慌前即一九二九年的產額，他方面物價因對美匯兌低落，平均增加十分之四•五，但定額工資卻逐月低落，去年十一月爲八四（以一九二九年爲一百），實收工資爲八九•五。這種實收工資增加而定額工資低落以及生產量的增加超過工資增加等事實，足証工人的工作强度比以前勞累了。祇要我們踏進工廠，立刻可以發見這個現象。目前慢性的失業，一看似乎緩和了，但據日本銀行的統計一九三二年的就職者爲七二•九，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爲八五•二，其就職率約增加十分之一•四但仍未追及一九二九年的九一•一。一般工人現狀，已經普遍的形成慢性失業的狀態了。關於農村生活的問題，去年秋收期我曾赴東北六縣之全國農民組合的組織地帶視察過一次，一般佃農們必須儘量減少租價，並且不償還任何負債，才能勉强維持生活。米麥等主要農產物和工廠原料及副業等都萬分不振了，蓋因恐慌的波濤最先打進抵抗力最弱的農村。

恐慌後工廠生產物物價與農產物物價的鋏形發展，到現在絲毫沒有改善。然而這種農產物的鋏形價格並不表現於市場價格上。所謂農產物的市場價格，乃指農產物離開農夫後，在資產階級的流通資本中變成商品時的價格而言。實際的鋏形價格乃指農場上的價格與工廠製品的市場價格的比較而言。去年農林省某職員因將調查的實情發表，竟遭仰承資本家鼻息的長官斥責一頓，由此亦可想像農民怎樣的供資本家的犧牲了。

最近農村產業組合運動在一部分資本家及中小商人的反對中，熱烈的進行着，同時苦於農村恐慌的「滿洲國」的農村共同販賣組合運動，也正在醞釀中。這種農村集團運動在日本這樣過小農制的國家裏，對於資本階級更爲有利，一方面可以便於國家資本與銀行資本的統制，他方面可以作爲資產階級自己資本的販賣網。但無論如何，農民大衆購買力的提高，是絕對無望的，因爲大衆購買力的提高，必須靠着農產物及副產物的農場上價格的提高。

所謂通貨膨脹政策因匯兌低減及加特爾獨占價格的結果，已使物價增高，但國內農產物價的增高率與工業品物價增高率的不平均，顯然對農民大衆有莫大的損失，按膨脹政策施行後國內一般商品（包含農產物）比

禁金出口前的物價指數增加百分之六十，而工業品的物價指數却增加百分之五十二。

以上所述並不是說工資，就職率及物價等絲毫沒有好轉。不過指示增加大衆購買力的基本要件，並無顯著的成績而已。

三、貿易好轉與軍需品生產

目前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兩個顯著現象，就是貿易的好轉與軍需品工業的繁榮。這兩件都與政治有極密切的關係。在目前這種國際市場日趨狹隘，國際間的危機愈形尖銳的情勢下，如果貿易越發發展，軍需工業急驟繁榮，勢必使帝國主義各國間的對立，越發尖銳，戰爭危機越發迫切，同時由海外市場獲得的利潤，也要浪費於不生產的軍需製造上。可見這兩個要素，與其說是資本主義發達的因素，毋寧說是資本主義沒落的徵兆。

關於軍需品工業的問題，恰好手下有一本討論軍需品生產的著作，以下引用一段：

「一般生產過程中，可以製出生產手段與消費資料。這兩項是整個經濟過程中最重要的領域。生產手段始終是與社會勞動力合爲一體的，所以生產手段的製造是再生產的必要條件 。消費資料的製造大體上也是同樣的。因爲消費資料在生產過程的循環中，是製造勞動力的一種特別過程，可見製造生產手段與製造消費資料都是再生產過程的必要條件。但軍需生產則完全不同，例如大砲並不是再生產循環中的要素，火藥變成硝烟後，不會再出現於生產的循環中，牠在經濟的效果上純粹是消費的，決沒有什麼使用價值。供給戰爭的消費資料之戰器，決不能製出任何新勞動力，因爲戰爭並不是生產過程中的一個環，牠是生產範圍以外的消費。在戰爭期間的一切消費資料大部分消耗於非生產的勞動上，所以對於再生產過程上，帶着退步的性質，換言之，這種生產愈發展，使實際的生產基礎愈狹小。」

這段文字概括言之就是：

平時	生產手段的生產——機械及其他	擴張再生產
	消費資料的生產——勞　動　力	
戰時	生產手段的生產——大砲及其他	阻礙再生產
	消費資料的生產——戰　鬥　力	

近來平時的擴張再生產中阻礙再生產的成分太多了，並且軍需品工業的製品，都以公債的形式變成了大衆的負擔，結果目前軍需品工業的繁榮，一方面擴大阻礙再生產的分野，他方面搖動國家財政的基礎。

貿易好轉後，各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祇有使國際間的危機增大，直到不可用外交手段來解決的程度。

目前國際貿易的第一口號就是「賤能多賣」。據今年第八號的「正金銀行週報」所載貿易指數(以一九二八年爲一百)一九三三年的輸出貿易：金額——貨幣——爲九九・一，數量爲一三七・八，單位價格爲六九・九，足見「賤能多賣」然則因什麼那樣呢？第一因爲滙兌低落。據三菱經濟研究所統計，在金再禁止前的物價(一九三一年爲一〇〇)與今年一月末的批發物價相比，輸入商品較前貴百分之七十七，輸出商品貴百分之三三・五，比較滙兌低落率還低七分五厘，而且實際上輸出商品的貿易價格比這種市場價格還低，據上述「正金週報」統計的貿易指數，市場價格較前賬百

分之三三・五，但一九三三年平均輸出商品的單位價格指數(六八・二)比較一九三一年(五五)僅貴百分之二十四，可見貿易商品的單位價格比較市場價格及滙兌低減率非常低賤。

第二因爲減低工資後生產費的降低。人造絲及紡織等特殊產業，也許因爲在恐慌時期，實行生產合理化的結果，所以新資本的生產費比以前低落了，然而因爲限制生產後固滯資本過多的原故，以致原料的輸入價格反較以前高騰了，結果物價的所以低賤，可以說完全因爲工資低減。

瓦爾加的「一九三三年第三四期經濟年報」所載各國紡織工人工資表如下：

各國紡織業工資的比較

	一週工資（圓）	每千錠所用工人	每萬錠之工資	每擲工資之比例
美國	三五・〇	三・四	一一九・〇	三七六
英國	一八・〇	四・〇	七二・〇	二三八
印度	五・〇	一五・〇	八二・五	二六〇
中國	三・七	八・九	三二・九	八九
日本	五・八	六・一	三五・五	一〇〇

瓦爾加的統計正確與否，不得而知，但日本工人工資的低廉，已成世界公認的事實。雖然如此，對於目前日英談判的前途，抱着樂觀的人造絲及紡織的資本家們還說：「如果談判決裂，關稅壁壘高築的話，我們可以再低減工資，仍能壟斷市場，」可見現在與未來日本的貿易好轉，都要靠着低減工資。「賤能多賣」的把戲，都在這裏呢！

這種由減低工資得來的貿易繁榮，並非帝國的基礎，即使貿易狀況上沒有多大變動，但是被犧牲的工人，能夠忍到何時，却是重大問題。目前國內加托爾生產，逐漸停滯，滙兌價格的變動雖不甚激烈，然而外國發生的事件，隨時有捲入狂瀾的危險。同時外面有刺激國內軍需工業的各帝國主義間的對立，內面有不可避的發行公債政策的採行，目前的貿易繁榮，或許是迴光反照！

四、獨占資本的兩個動向

目前獨占資本家一面舉着右手努力統制生產與市場，高揭支配之旗幟，同時伸出左手進行財閥資本與國家財政的堅固連結。這兩個方面是充滿危機的現階段中帶着特徵性的重要動向。

獨占資本家怎樣進行生產與市場的統制呢？當經濟恐慌的時候，中小工商業資本的抵抗力非常薄弱，這正是獨占資本家進行剝奪的對象。目前高唱入雲的所謂「統制經濟」與「計劃經濟」等新術語正是擴大資本統制與强化支配能力的一種護身符。恐慌後四年以來熱烈進行中的獨占資本的統制與支配，自然比較安定時期的客觀條件優良，而效果亦甚大，這大概是所謂「生產合理化」這個標語的結果。目前這個名詞差不多被羣衆忘掉了，或者對於「合理化」三個字，祇記得是搾取或壓迫的東西。但獨占資本家們不但沒有忘掉，而且更堅決的認識牠的意義了。他們認爲日本沒有大量輸出的市場，所以價格一致，條規統一等技術上的合理化，還沒有重大意義，目前最重要的是資本的統一與資本的活躍。這裏所謂資本統一，無非是獨占勢力的擴大與深入。

獨占資本家的獨占政策，從安定時期以前直到現在，一向猛進着。目

前日本的獨占資本，在形式上尚未極度發展，但是資本活躍的速度，却異常進步。在輸出的中小工廠及軍需品的中小工業中，都有巨額資本活躍着。豐田式的紡機及織機，與御法川式的製系機械的發明，對於日本輕工業中獨占資本的進展，功績不小。

在一般產業上資本的運用尚無顯著效果，但據下列製造公司的贏利金的社內保留率，固定資本的使用率，可知利潤的分配頗有起色，一九二八年下期與一九三三年上期之固定資本的使用率，竟由二分四厘增至七分。

	社內保留率	社外分配率	資本使用率
一九二八年下期	四二．六%	五七．四%	○．二四%
一九二九年上期	四九．六	五○．四	○．二七
一九三○年下期	一四．一	八五．九	○．一八
一九三三年上期	六四．九	三五．一	○．七○

【備考：錄勸業銀行之工業會社事業成績調查】

但不可忽視的，是加托爾的變態資本的運用。目前許多加托爾獨占資本家依獨占價格政策所採取的限制生產制，使巨額生產資本隱遁起來了，我們稱此為死滅資本。目前加特爾被限制的生產資本其大部為(一)因利潤過低不能算入生產資本者，(二)在現在資本主義情勢下必須實行慢性的限制生產者，(三)其中有將來變為生產資本可能者，例如準備戰爭時需要的一切廢鐵。

聽說紡織加特爾六二社的一九三三年上期的生產資本總額為五萬萬六千一百萬圓，目前一般的縮減工作率為百分之二七．六，如此則一萬萬五千四百萬圓的生產資本竟因縮減工作而被驅出再生產過程以外了，即使縮減工作後能夠將百分之十的資本變為生產資本，仍有百分之十七成了死滅資本了。獨占資本家在商業部門的活動，也深深進入了，三井物產及三菱商事的支配，已經打入極其微細的商品部門，如紅茶，烏龍茶，糖，咖啡，水菓，罐頭，煉乳等。

以下說說獨占資本的第二個動向，這個動向就是獨占資本家竭力與國家財政聯合的問題。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過程，並且是反映着帝國主義現階段一切危機的產物。我們不必從理論上說明，祇列舉最近的具體事實，就能充分解說了。例如：對於資本家的軍需品工業，國家財政必須負担一部並負責保護；財閥的滯塞鋼鐵資本必須與國家資本合并以期資本復活；政府為保護資本所負擔的巨額公債起見，必須做有利於公債的預算方針；為保障依國家資本與財閥資本所成立的滿鐵會社的利益，必須通力合作的向「滿洲國」投資；為保護財閥的托拉斯和加托爾起見，不得不依政治的權力，執行重要的產業統制法；為避免社會危機，擴充海外市場，政府必須運用外交手段與政治手段。總之依最近發生的種種事實，證明在日本資本主義的現階段內，獨占資本家若不靠着政府的權力，恐怕立刻就要暴露嚴重的經濟上或政治上的危機。

最近三井財閥正進行着「化裝」工作，對此「化裝」工作資本家的御用學者，與三井的御用新聞紙，甚至純潔的評論家，都認為三井轉向愛國的方向了，在這種帷幕下竟將國民大衆蒙蔽了。其實所謂愛國的轉向，不過是努力統制生產與市場和進行與國家財政結合的兩個方向而已。

叩頭

三跪九叩首，為前清最隆重之禮節，民國以來，早經廢止。曾記裕朗西之女德琳公主，有『叩頭，』Kou-Tow之作，原文未見，大約當係敘述清廷朝儀，以聳動西國士女之聽聞耳。然古人乃有以叩頭為鍛鍊身體之一種活動者，翁同龢且為之最勤。近見常熟秉衡居士著荷香館瑣言，有一則云，『老學庵筆記，張廷老名洪，唐安江源人，年七十餘，步趨拜起健甚，自言夙興必拜數十・老人氣血多滯，拜則支體屈伸，氣血流暢，可終身無手足之疾。近吾鄉翁松禪相國，每夜必在房行三跪九叩頭，五次乃臥，其法傳自全小汀相國慶，翁相晚年氣體極健，自謂得力於此，實與張廷老事暗合。』據此，則叩頭竟為老年人强身健體之妙術矣。近人於太極拳以外，更有提倡踢毽子放風箏者，未知對於叩頭何如？（又按翁相國，每夜必行三跪九叩頭，五次始臥，是每夜必行十五跪四十五叩頭，如此刻苦練習，氣體又安得不健哉？）

譯事

清末西學尚未盛行，故譯事極為幼稚。曩曾見光緒初年，無錫徐仲虎觀察，（建寅）撰德國議院章程一卷，係譯自西籍，當時東洋名詞，尚未流入，故譯名皆迴不猶人。如稱議員為『議董，』議長為『首領，』表決為『定斷，』缺席為『請假』之類，今人視之，必覺陳腐矣。尤可笑者，卷末有桐城江之漁跋，謂『西國之有上議院，猶我華有軍機處，君臣之意，於此得融，西國之有下議院，猶我華之有觀風問俗，使官民之情，於此得以通』云云，是真穿鑿附會者矣。又崇明李鳳苞使德日記（亦在光緒初年，）謂『歐洲有涉會爾德瑪噶里會，譯言平會，欲天下一切平等，無貴賤貧富之分。』按此實即今所云社會民主黨，涉會爾德瑪噶里者Social Democracy 之譯音耳，然以譯作平會，誠聞所未聞矣。又粵東劉錫鴻著英軺私記，於英國政教風俗，記之甚詳，其名詞則直譯其音，如Cantirbery archbishop，譯作堪特伯里阿知必什，且釋之曰，『阿府必什，大敎主之稱也。』又如Speaker譯作思必克，Chancillor譯作看司勒，其例頗多，當時譯事之淺率，於此可見一斑。至論英國稅課之重，條末謂『我中國百姓戴天履地，而忘其高厚之恩，聞此當撫膺誓肌矣』云云，是則不知租稅學理者之談，又可見其財政常識之缺乏也。（或謂清末謠譯文字，固病淺陋，然讀者尚能了解。近人譯歐美詩文，間有以辭害意，不知所云，恐譯者自身，亦難索解者，則猶不逮清末矣。）

陶淵明詩——其特色其泉源及其本質

沛清

陶淵明是中國中古時代一個卓越的詩人。他的詩雖然不多，但對後代影響不小。他爲詩國開闢了一塊新園地，創始了一種新作風。他的詩博得後代無數作家和文學愛好者的崇拜和贊賞，直到如今還不曾稍衰。

對於這樣一位曠代的大詩人，過去也倒有過許多評論，但都着眼在作品的藝術價值方面。透穿了詩人的藝術，進一步地向產生藝術的泉源中做發掘者，似乎還沒有見過。這就是作者所以要寫這篇文章嘗試一次新的陶詩評論的原因。

（一）

淵明的詩，概括地看來，約含有下列幾種特色：

第一，淵明雖然處在尚駢儷，喜雕琢，好摸擬的文學時代，他的詩卻是樸素的，率眞的，獨創的，一點沒染上時流的色彩。這是每個讀過六朝作品和淵明的詩的人都知道的。在這裏，有一個頗值得注意的問題。淵明的作風，在當時並無影響，也不曾受人重視。能夠賞識他的詩，而肯於追隨着以造成一個詩界的新流派者， 那是到唐代才發生的事。 鍾嶸在所著「詩品」中，把淵明列入中品，說，「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又說，「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在鍾嶸眼裏，淵明不但不如陸機和謝靈運，就是比顏延年也比不上。看當時的文學風氣，可以知道這決非鍾氏一人的私言，乃是代表一般意見的時代公論。像淵明那樣高卓的作品，竟自遭逢這樣的輕視，其中所含的道理實在是耐人尋索，不容忽視的。

第二，淵明的詩純然是主觀的個人情感和志趣的抒寫。不管贈人也好，飲酒也好，擬古也好，詠古也好，……都不過是自身情感所寄託，寫來聊以見志。所以，他個人獨有的性格和情調，非常鮮明顯豁地從作品裏表現出來。這一點雖然不能說是淵明獨具的特色，然而比之同時代的作家們，這特色特別豐富而强烈，是無容懷疑的。

第三，淵明的詩多寫田園與自然，然而田園裏只有他自己，很少看見農民的影子。宋人的田園詩道，「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兒童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范成大）這樣表現農民生活的作品，淵明不曾有過。唐人的田園詩道，「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聶夷中）這樣刻畫農民痛苦的作品，淵明更不會有過。這就是說，農民的生活和痛苦是不會映進淵明眼裏，引起他的注意的。他的詩偶爾也有寫到農民的地方，但那是太簡略了，僅僅在碰到的時候才寫，而且寫得十分輕淡。「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

桑麻長。」(歸園田居)這算是比較詳細的描寫；但見面之後，所談不過是「桑麻長」而已，別的滿提不到。爲什麼呢？「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庚戌西田穫早稻)「遙謝荷蓧翁，聊得從君棲。」(丙辰於下潠田舍穫)詩人雖然過的是田園生活，與田夫野老相處，但並不想當一名地道的農民，而是只想做沮溺和荷蓧翁的，當然够不上那些眞正的農民了。

第四，淵明的詩最富於閒逸沖淡的情趣。但强烈的傷感也有時會激昂迸發；每逢發作起來，常常又藉酒來澆滅了牠。他的閒逸的詩，最爲人所熟知，不必舉例了；如今只舉傷感的：

「……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還舊居)

「……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歲九月九日)

「……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遊斜川)

滿懷焦憂，沸沸湧湧，無可排遣，只好藉酒澆滅牠罷。這是何等强烈的傷感！

第五，淵明的詩時常流露出孤芳自賞，睥睨一切的高傲情調來。因此而潛藏着的孤獨寂寞的悲哀，也會隨時而一並流露。舉幾個例：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飲酒)

「……總髮抱孤念，奄出四十年。形迹憑化遷，靈府常獨閑。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和郭主簿)

「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與從弟敬遠)

在末一例裏，詩人因爲與世相絕，只好閉着門鑽進故紙堆裏找古人做伴侶，其孤寂悲哀也就可以想見了。

(二)

對於具有上述這些特色的淵明詩，古代的評論家們做怎樣的認識呢？朱熹說：「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又說：「晉宋人物雖日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眞個是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顧炎武說「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慚，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眞也。」這就是說，淵明的詩是眞實的自然的淵明的人格的表現，他的人格高，所以詩就高了。簡單說吧，淵明的詩的泉源就是淵明的人格。

這當然是很正確的認識。但一切成功的作品，差不多都在表現着作家自己的人格，正不只淵明的詩這樣。僅僅認識了這一點，並不能說已經瞭

解了淵明的詩的泉源和本質○要瞭解那些，非更進一步地着眼於構成作家人格的種種因素而分析其來源不可○這正是本文所要努力的○

首先，我們要看淵明所寄處的社會○

淵明生在六朝時代自東晉到南朝宋（公元三六五——四二七）的一個階段中○六朝時代是一個閥閱制度的階級社會○士庶的界限非常森嚴○那些區別「身分」「門第」的故事，歷史上記載着不知有多少○籍列士族的許多貴人們，一方面有穩固而充裕的經濟來源（註一），一方面有天生註定的政治身分（註二）○他們憑着這兩種「祖傳的」優越條件，既不必兢兢於物質生活的安定，也不必汲汲於功名利祿的追求，儘可以專心致力於他們時所喜好的事業和享樂上去，文談的風氣，豪奢的習尚，都是在這種境況中興盛起來的○後來越演越厲害，竟至於以遺棄世務為清貴，勤理要務反遭彈譏；（註三）風姿容貌也成了觀人賞士的主要標準了○（註四）這些從閒暇的餘裕中孕育而來的偏見，構成了強固的階級心理的主要部分○他們就自以為這是本階級中獨有的高貴的特色，更因此看不起那些沒有這特色的別階級的人們○士庶界限之嚴，雖說由於身分門第的不同，而其實這種褊狹的階級心理卻更演着重大的作用○

淵明過着自食其力的田園生活，但身分實在是「士族」○他的曾祖侃是晉代很有名的人物，祖和父也都做官○他在「命子」詩裏曾經把族裔和門第對他的兒子鄭重地敘述過○他雖然隱居，卻有些士大夫的朋友們來往○當時的官府仰慕高名而來拜訪的也很有些人，像檀道濟和王弘就是○

其次，再看當時的社會思潮○

淵明時代，流行於社會上的時代思潮有二：一是那自魏以來的老莊的虛無自然的思想，一是那從印度輸入的佛教的空幻寂滅的思想○這兩種來源不同而性質相類的思想，南渡以後，合流而盛行，成為風靡一世的時代潮流○淵明從這個潮流裏吸取了見解，打定了他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在淵明詩裏，對於這些時有流露○「大鈞無私力，萬物自森著○……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神釋」詩中這點簡括明瞭的敘述，可算是他最成熟最澈底的見解了○

其次，再看當時的政治狀況○

淵明時代又是華夷混戰，政治紛擾，社會騷亂的時期○那些爭城爭地的殘殺，篡權自恣的罪惡，家敗人亡的悽慘，歷史上儘多詳細的記載，這裏不必重述○淵明少時遭逢這種光景，一定受刺激不小，故此立下雄心壯志，很想大大地做一番事業○「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因而也很欽佩荊軻的為人，贊揚他那「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的氣概，稱道他那「淩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的壯行○（詠荊軻）可惜這種英雄式的壯闊生活，到底不過是一場幻想，當詩人一踏進現實社會時便已成過去，於是他只好退隱避世了○（註五）

最後我們再來考察淵明的個人生活○

淵明雖然有士族的身分，卻沒有一般士族那樣席豐履厚的享受○「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有會而作）寥寥兩句，寫盡了他一生窮苦的景況○「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這時過着田園生活，雖然貧困卻是快樂的○後來為謀衣食，游宦於外，常常感覺苦惱○所以始終念念不忘地想「旋歸廬」○果然，終於賦了「歸去來兮」，再過起那種荳荷鋤的田園生活來了○積年的拖累束縛，

一旦解脫，此時的欣快，眞是難以形容。晚年景況日窘，甚至向人乞食，然而也還不改當年「宴如也」的態度。

總括起來吧，身分是門閥制度階級社會裏的貴族，却自安於貧苦的田園生活；遭際着紛擾變亂的政局，隱居避世；從流行的「老莊」「佛教」的思潮裏吸取見解，建立起自己的宇宙觀人生觀來：整個的淵明人格，就是從這些複雜錯綜的因素中生長出來的。

（三）

淵明是一個士族身分的詩人。在當時，士族是社會中最上層的階級。這階級，因爲享有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優越條件，物質生活的享受特別優裕。因而能有充足的閒暇與能力去做精神上的修養和享樂的工作。一方面由於修養，能在所創造的學問藝術以至習尚上，把思想，情感，趣味的優秀與高貴顯示出來；另一方面，由於享樂，却也會帶來許多浮靡，頹廢，放蕩，卑劣的腐敗性質，表現在態度與行爲上。每個士族分子，在人格裏或多或少地各自潛蘊着這些好與壞的精神性質，以構成這一階級的特色。並因矜持尊崇這特色而卑視別的階級，顯示出尊嚴與高傲的態度。

淵明出身士族，精神裏當然潛蘊着這些性質的某一些。但因他在士族裏算是一個例外，並沒有一般士族們那樣優裕的物質生活，供他安坐享樂，所以他自幼就過着勤苦的田園生活。田園生活是樸素的，自然的。既可以在思想，情感，趣味種種方面提供着新鮮的啓示與觸發，又可以把由物質享樂而來的種種卑劣和腐敗加以洗刷澄清而使牠淨化。因此，淵明不但沒有染着一般士族們所具有的腐敗性質，並且在優秀高貴的精神內容裏增加了更充實更豐富的新鮮東西，因而呈現出卓拔光耀的色彩來。他也像一般士大夫們一樣，時常顯示着自身的高傲。但他並不驕傲着他的身分與門第，而是驕傲着他的優秀卓拔的思想，情感，趣味——整個的人格。他卑視當時那些腐敗的士大夫們，就像那些士大夫們卑視當時寒微的庶人們一樣。他不肯向「里巷小兒」折腰，他對於饋送梁肉的檀道濟只有揮而去之。

無疑地，淵明顯示在行爲與作品裏的高傲，乃是一種貴族精神，乃是士族階級的階級心理之變態的表現。

具有這樣優卓精神的淵明，對於一般士大夫們是卑視而不屑與他們爲伍。對於那些粗鄙的田夫野老，也一樣。因爲田夫野老屬於下層階級，辛苦終生，日不暇給，雖然沒有士大夫們的腐敗，却也沒有什麼精神上的優秀與高貴，那種淵明所驕傲着的東西。

總之，淵明是一個出身士族而又卑視士族的「士族階級的游離者」，一個想要脫離士族却仍然高高地站在下層階級之上的人物。我們就說他是當時整個社會中的游離者，也似乎沒什麼不可以吧。

這裏，就有了詩人的詩的泉源。

淵明的詩，爲什麼在駢儷雕琢的時代中獨具樸素率眞的作風而不與時流相混呢？因爲駢儷雕琢的作風，是適合於當時一般士族的生活和趣味，而爲淵明所卑視。淵明的思想，情感，趣味，是經過了田園生活的陶鎔洗鍊而來的，樸素與率眞正是那生活的本色的表現。淵明從士族階級游離出來，他卑視士族生活的卑劣與腐敗，因之，他也卑視適合於那生活的文學作風，這當然是勢所必至。一個士族階級的游離者，怎麼能改變整個士族

的生活和趣味而使牠追隨着自己呢？所以，無怪淵明的詩在當時是既無影響又不會受人重視的了。

淵明從田園生活裏吸取了新鮮的啓示與觸發，因而充實並淨化了他的精神，並因而特別地愛好田園與自然。他差不多過了一生的田園生活，中間雖然做過些年官，却還念念於返歸田園。這是他的詩多寫田園與自然的原因。然而他到底是高高地站在農民之上的人物，不肯對農民和農民的生活加以深湛的注意。所以他的田園詩裏幾乎見不到農民。他出身士族却想要脫離貴族，寄身田園而不屑與田夫爲伍：這樣孤介的性格，怎麼會不只主觀地抒寫個人？怎麼會不彈奏着高曠的情調？又怎麼會不流露出孤獨寂寞的哀感呢？

「桃花源」詩正是這主觀的，高曠的，孤寂的精神之創造品。「桃花源」是遠隔了現實社會，而沒有現實社會中種種擾亂和束縛的烏托邦。那裏的農民，個個都飽含着優卓高曠的精神，流露着悠閑舒適的樂趣。這明明都是淵明的化身，而並非現實社會中的眞正農民。詩人不能在現實社會中找得滿意的樂土，只好在自己的想像中創造出來聊以自慰，他的孤寂也就可以想見了。

雖然詩人的精神是高傲的，並且滲入了孤寂，然而却不妨害詩裏存在着很豐富的閒逸冲淡的情趣。第一，淵明過着田園生活而且把整個精神全然寄託在那生活上了；那生活，在當時的生產狀態下，是儘有悠閑的餘裕和冲淡的趣味的，至少在經營着自己田園的淵明是如此。第二，淵明的人生觀是「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的。既然應盡便盡，一憑大化的遷移，當然不須掙扎和努力了，悠悠然任其自然，才是最適當的態度。生活和思想雙方影響於詩人，使他體味並把捉那悠閑冲淡的情趣而表現出來，雖然有時也會脫軌，但大體總是不差樣的。

爲什麼像淵明那樣閑逸冲淡，却也會迸發出强烈的傷感呢？這由於淵明在人生觀的理想上雖然要「委運」，要「憑化」，實行起來却還不能十分澈底，因爲他對於現實究竟不能無所執着。少年的豪壯使他回憶，家計的窘乏使他煩惱，衰病的侵臨使他苦悶：想着要「聊乘化以歸盡」，（歸去來辭）實際上即是「履運增慨然」。（歲暮和張常侍）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常常給他以不可阻遏的煩擾，逼迫的他只好撿一條怯懦的逃避的道路走——那就是飲酒。然而這條路也並不能走得多麼順意，因爲家境窮困常常得不到酒。這如何不叫詩人傷感？所以縱使淵明常能「安如」「自得」，到此時也不能不悲苦地嗥叫起來了。

要之，淵明的詩的本質是洗鍊了，淨化了，充實了的貴族精神，披上了樸素眞率的田園外衣，憑藉着詩人的卓拔天才而創造成功的卓越的作品。

（註一）晉書食貨志：「其官品第一至於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田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品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晉代這種在經濟上優遇官僚和士人子孫的辦法，就照制度所規定，也就可以了。後來晉室南遷，更有了變本加厲的變動。

宋書武帝本紀：「晉自中興以來，治綱大弛，權門兼幷，强弱相凌，百姓不得保其產業。」羊玄保傳：「山湖之禁，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頹弛日甚，富强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這又是士族們增加經濟來源的方法。

（註二）自魏行九品中正制以來，選官情形便成了「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的局面。漸演漸甚，竟至於「生髮未燥，已拜列侯；身未離襁褓，而業被冠帶。」（屠隆鴻苞節錄）南齊書王僧虔傳，虔子寂欲獻中興頌，兄志謂之曰：「汝膏粱年少，何憂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

（註三）梁書謝舉何敬容傳論：「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玄虛，貴爲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卞壼以台閣之務，頗欲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世王弘敬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空署白，是稱清貴，勤恪匪懈，終滯鄙俗。」南齊書何敬容傳：「自晉宋以來，宰相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爲時所嗤鄙。」

（註四）世說新語有容止一篇，可見此風。其一云：「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屠隆鴻苞節錄：「膚清神朗，玉色令顏，縉紳貴之朝端，吏部至以此臧否。」

（註五）淵明遭逢亂世，隱居不出，作品中殊少離亂之作。華夷種族之見，更絕無所見。蓋淵明思想，深透於宇宙人生之隱微，對世俗毀譽，毫不爲意，飲酒中有云：「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句以見其態度。詩人之所燭照，既在宇宙人生之根本問題，其餘世俗瑣屑，厭而棄之，亦固其所耳。

一九三三，九月八日，改正稿。

喜峰口故事詩

楊汝泉

吾與趙望雲先生相偕旅行戰區，以喜峰駐有日僞軍隊，盤查嚴厲，未得成行。偶讀遵化通志，知古人詠喜峯口篇什甚富，而以喜峰之來源一篇，意義尤爲深刻，特幷錄之，以資憑吊。

明王伯寅喜峯口詩：「萬里秋風暮，連山到此分。幾年尋紫塞，今日宿黃雲。片月臨關見，孤軍擊柝聞。燕歌爭勸酒，强飲不成醺。」

唐順之曉發喜峯詩：「客心流水與爭馳，寒壘疏星度峽時。未返王孫猶草色，初來戍卒是瓜期。去鄉祇覺蟬聲似，出塞方知馬脊危。辛苦下情何計達？早年曾誦采薇詩。」

陶允宜喜峯道上呈戚少保（繼光時駐薊州）詩：「薊門往事震京華，十六年來靜不譁。路出萬山通鳥道，城懸千嶂壓龍沙。空中雲影連樓閣，夜半風聲度鼓笳。老將莫憐心力破，金湯終古在皇家。」

稗史稱喜峰者，喜逢之訛。相傳有子久戍，其父求之，至此忽遇，相抱大笑，喜極俱死，遂名喜逢。父子死後葬於口北。元許有壬喜峰雙塚詩云：「兒寒解衣重撫摩，兒饑推食誰忍訶？長成與國遠荷戈，一去不返當如何？去時云戍東北鄙，直出榆關渡遼水；白頭雙親與影俱，豈憚關山千萬里？天教此地適相逢，父曰從天墜吾子。樂疲喜極俱殞身，誰謂情鍾遽如此？官家開邊方未已，同生又別寧同死。山雲漠漠風颼颼，山頭雙塚知幾秋？當時不忍一朝別，今日翻爲千古愁。猶勝貞女化爲石，終古孤身雙不得。清溪形影日悠悠，行人一去無消息。」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三年五月四日起至二十三年五月十日止

（硯農）



內

日本謀我愈逼愈緊

自上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發表關於壟斷中國之聲明，引起英美之嚴重反響，業由本報專篇記載。茲自上月二十八日由日外相廣田重加解釋，對原聲明加以修正，英國已認爲問題結束，惟美國另有文件聲明立場。本屆國聯行政院會議將於五月十五日開會，對中日問題已不復討論。日本對法亦有非正式換文，以求諒解。至東京方面目下所正積進行者，則對華新方針之商討，預料有吉回任後，諸種謀我之策均將緊逼而至也。

威迫利誘對我並施

南京八日電，現我政府當局對東電所傳之日本對華方針，正靜默注視。據外交界方面觀察，日本對華方針，將愈積極，似將用外交上力量，促我解决中日懸案。當局則似正愼加考慮，備取適當應付之措置。二日須磨之謁汪，聞祇爲尋常訪問，外傳日使會向我表示，願以經濟協助及技術合作事。聞係日方會向我表示，謂倘日債能予整理，彼願供給借欵。惟我方以政府並無向任何國家借欵之企圖，已即婉詞謝却。關於技術合作，我方以與國聯技術合作當然合法，日本以前未退出國聯時，本亦爲有關係之一國。茲因日本退出國聯，我自無容其加入之理。

日關東軍奇異聲明

長春十日新聯電，關東軍當局發表非正式聲明稱：「華方對履行停戰協定，不但無誠意，而最近竟在停戰協定區內有不穩的行爲，此誠遺憾之事。蓋五月五日秋原部與滏警備隊所屬大島曹長以次日兵十數名，爲補給軍需，乃先赴馬蘭峪，繼復到薊縣，與中國官憲連絡，歸途行至距縣城約一千五百米突之地點時，突有人由後方開槍，連射十數發，日軍乃急回頭搜查，惟究係何人開槍，一時難於判明，一行遂連夜歸還本隊，此事可視爲中國近在協定地域內作抗日運動之一證。中國方面完全無視停戰協定，關東軍當局對此種行爲，認爲係輕侮日軍，妨害日軍之正當行動。以上情形，中國對遵守停戰協定如依然不披瀝其誠意，則事態之糾紛，其責任乃完全應由中國方面負之」云云。

立法院之外交建議

南京四日電，立法院四日會議，通過外交建議案，由院長向中政會提出，此案係採納劉盥訓主張。內容爲（一）喚起全國人民，共圖奮發。（二）令駐外各使，對日方情形隨時向國際聲明。（三）促九國公約國對日本違反公約行爲，予以嚴切注意與制止。（四）中日外交，應切實由中央負責。

技術合作並不停止

南京四日電，顧維鈞下星期赴日內瓦，出席國聯行政會及技術委員會，顧電外部請示一切。本屆會議，將不討論中日問題。至關於技術合作事項，自仍進行。據英國聯聯合會幹委會發布之議決案，本委員會鑒於日本對國聯在華之行動，取敵對政策，爰請英國政府於下屆國聯行政院開會時，務須設法，使國聯關於與中國政府之合作不得停止或減少。本委員會認爲在公共衛生教育經濟財政交通及水災救濟等範圍內，繼續此種合作，不惟爲中國福利所必需，且亦爲求世界和平所不可少者也。

拉西曼報告書發表

南京十日電，經委會十日發表拉西曼向國聯提出之技術合作報告書，全文約三萬言，共分十一章：㈠經委會歷史，㈡農業，㈢棉業，㈣絲

業，㈤水利㈥公路，㈦衛生，㈧教育，㈨撮要，㈩汪院長所述政府建設事業概要，㈩㈠結論。對於國聯技術合作辦法之建議，謂余擬向國聯秘書長提議，請擴大駐華技術連絡員之經費預算。上海十日電，拉西曼之國際與中國技術合作報告書十日發表，內述過去合作之經過及國聯行政院會將來之政策，暨將來合作之方法，對於日本反對情形未曾提及。拉氏於報告書中建議六事：㈠依據聯盟秘書處與國際勞工局之指導與經驗，循軌律以運用上述兩機關之工作。㈡與國際清算銀行秘書處及歐美各有關係之國家經濟及計劃機關聯絡，以同樣方式合作。㈢聯盟及勞工局之各技術委會分委員會，應邀中國專家參加，切實工作。㈣關於中國建設之各種技術之研究，可委託之於國外之重要經濟實業機關，但須有中國專家參加研究。㈤應使華人在國外有得實地經驗之機會。㈥文化合作之國際機關，應予中國在外留學生以有益之援助。

國聯駁橫山之造謠

日內瓦五日路透電，國聯秘書長今日發表公報稱：報載日內瓦日總領事橫山與國聯秘書長愛文諾談話之情形，殊屬失實。此次談話，秘書長曾乘機以國聯行政院對於中國技術上合作之決議及履行此項決議之正確內容告知日總領事，以期消滅或有之誤會，並未談及現擬作任何變更云。又駐瑞士中國公使胡世澤今日對合衆社記者稱：「日本宣言遇到全世界之震怒的反應後，又思對之加以彌補，日本擬利用拉西曼爲替罪羊。因假想彼於指揮國聯與中國技術合作時有危及遠東和平之政治活動」。胡氏繼稱：「日本因已退出國聯，對國聯助我進行之建設工作，實無權議論。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國聯大會所採納之中日報告書中之第十點建議國聯協助中國建設工作，日人於表決時曾加反對，日本對此項報告之尊信態度自係問題，余並以爲日人之發表政策及其見風轉舵辦法殊屬奇特，並足證毫不坦白」云云。胡氏對拉西曼表示有極大的信任心。按胡氏之言論，係針對日本駐日內瓦總領事橫山對國聯警告而發云。

日法非正式換文

巴黎三日哈瓦斯電，日本駐法大使佐藤於三日晨爲解釋中日問題特往拜訪法外長巴多。內勤聲明本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發言人發表之宣言，與一九二二年華府九國條約之規定，絕不抵觸。在該條約乃在維持中國門戶開放主義，俾商業得以自由發展，而中國領土完整，得以保障。日本政府以爲若干方面，對日本外務省宣言所作之解釋，不能精確代表日本政府之思想，故此特重行聲明云云。佐藤於口頭說明以後，更提出一種文件，上有巴黎繕具日期，但未簽字，故非一種正式外交文件。其內容略稱：日本對於中國之獨立及利益，未常加以防害，且絕無妨害之意，反之，日本以至誠意思，希望維持中國領土之完整，並盼中國臻於和平及繁榮。但此種目的，在原則上應由中國自身覺悟，並恃本身努力，以達到之。日本無意違反各國在華之權利，凡以好意進行之財政上及商務上活動，於中國只能有良好影響，此爲日本所認爲滿意者。日本對於中國門戶開放及機會均等原則，自然贊成。對於現存各種條約及協定，亦嚴格遵守。但日本僅以所處地理上之地位而論，在若干區域之中，有生存所關之利益，如第三國某種干涉，足在此種區域之中危害遠東秩序及正義，則無論以何爲口實，日本不能置諸不問。因此如有第三國不顧前述情形，欲利用中國問題，實行有利於該國之政策，則日本不能承認云。法外長巴多於聆日本大使聲明並接受所提文件後，亦以口頭答覆日本大使，略稱「日本大使交來文件抄本，對本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發言人關於對華政策之宣言，正式加以說明，實紉公誼」。旋亦繕備文件，送交日本大使，說明法政府之意見，此項文件，亦未簽字其內容首稱日本政府頃表示日本不獨忠守國際法一般原則，即對於目下規定列强對華關係之各種條約，亦願忠守，此法政府所認爲滿意者。復文結論，言及日本所稱有害於遠東秩序及正義之干涉，謂法政府相信如有此種情事在中國發生時，日本政府儘可與其他各國根據華盛頓九國條約所載之原則，於法律上求解決之法，而九國條約第七條所定程序尤應作爲根據。依法政府所見，關於中國問題，必在如此範圍之中，按照如此形式，始得到公平及滿意之解決云。

法報對換文之評論

巴黎四日路透電，法國報紙批評日大使佐藤向法外長巴多所發關於日本對華政策之說明，毀譽不一。巴黎時報爲半官性質之機關，固多諛詞，然巴黎晚報則發生疑問，謂日本得勿將在乘人不備之時破壞九國公約，攫奪權利，如其在國聯中所爲乎云云。又巴黎時報評論日法換文，謂日本最近解釋，較宣言爲退讓，法政府堅持按約協商一節，實屬扼要。又

巴黎晚報社論，認定日本排斥第三者干涉，係指美俄而言，並謂法政府抱定按約協商政策，但日本是否亦如此看法，證諸已往滬瀋之役，實不能令人安心。恐時機一到，其對九國公約之態度，一如其對國聯。現在日貨傾銷遍及全國，假使藉口恢復中國秩序，而掠置廣大之中國於其掌握中，試問法國之命運將如何。又巴黎民衆報載稱：日本每於時機未熟時，慣用飾詞欺世，其對四月十七日宣言，只係解釋，並未取銷，足徵未改初旨，蓋擬待一時機再圖進行云云。

英國之對日默息

東京八日新聯電云，英國代理大使德都氏於八日訪晤重光時會稱：五月一日外務省所發對華政策之根幹三點，尤如第三點「日本不問其是何形式，凡採有違反維持東亞和平與秩序之行動，則決難予以默視」，英政府對此點極能理解，並以為此正與英政府之政策一致，最後就英外相西門在議會之答辯予以釋明。

英上議院非難政府

倫敦七日路透電，工黨議員彭森璧今日在上院動議，請政府採行更有力之對外政策，尤注重遠東與裁軍兩問題。彭森璧稱：日本對華宣言，越出範圍，使人驚駭，而英政府則逐步默認其要求，致全世界感受不良影響，挫弱國聯之威望。至於裁軍一層，英國對於眞欲裁軍之國亦無所助云云。保守黨議員薛西爾稱：日本宣言竟對於中國全部視同保護國，外部次官史丹賀浦答稱，以渠所知，日政府並不反對以技術上援助加諸中國，祇須此種援助不涉及政治耳。彭森璧所言裁軍情形，殊非事實，英政府目前不欲作直接談判，而欲視日內瓦有何發展，苟有一線希望，英國願繼續為他國倡云云。彭森璧至是乃撤回其動議。又西門外相於答覆下院質問時稱『為他國所承認而未為他國所共享之日本在華特殊權益』一語，乃在說明如日人反對英國政府對華之任何特定方針或反對英人在華之任何特別活動，必須指出此項方針或活動係侵略日本之某種特殊權益，且此種權益係為他國所承認而未為他國所共享者。普泛性質之權益，並無屬於此類者，日本一如他國，關於特定之經營，藉協定之效力，取得在華之特殊權益，為他國所承認而未為他國所共享，如漢口日本租界即一例也。此種協定，現固不能一一列舉，且亦不必一一列舉，蓋何者為特殊權益，何者為否，爭論之責固不在英國政府也。又西門於答覆該問題時，曾聲稱如日本之希求，僅係對於礙及東亞之和平及秩序表示反對，則彼固希望九國公約簽字國均同具此目的耳。

義國對日政策不滿

羅馬五日哈瓦斯電，義大利政界對於日本向英美政府所提出關於對華政策之說明，視為絕難滿意。義大利報紙數家對於英美之樂觀態度殊未同意，以為日本勢力向遠東非洲大陸逐步擴張至堪憂慮。義國深懼日本阻止義國在世界各處之貿易發展，並以為就國際觀點而論，日本之態度實多危險。東京八日電，駐日義國大使七日下午三時訪廣田外相，就日前之日方對華政策聲明，請廣田就其中兩三點，加以解釋。

法報觀察義日關係

巴黎六日哈瓦斯電，白日報駐羅馬訪員著文論義大利對於最近日本對中國事件聲明書之態度，略謂吾人苟不加深思，輒懷疑於遠東問題關係義國未必如此重大，然苟就最近數月來之多種事變加以考慮，則知此種事變固屬一脈相承，互相聯貫者也。當去年十二月亞洲學生大會在羅馬開會時，墨索里尼發表演說，謂世界共同和平之使命，向在於羅馬與亞洲之團結，以今視昔，尤有甚焉云云。嗣後義大利報紙即紛紛著文反對日本在世界市場之傾銷政策，墨氏前在國立歌劇院向泛繫黨要人演說，雖稱義大利無物質侵略之野心，但主張義國應在非洲亞洲發展其工商業。厥後日本謀在非洲阿比尼亞國獲得種植棉花之特許權，並謀以日本貴族名媛遺嫁阿比尼亞王太子，義大利對此兩事，均經提出抗議。同時據羅馬方面一般之觀察，蘇聯外交家在暗中有所活動，蘇聯駐義大使閒嘗故作危言，以聳動墨索里尼之聽聞。此間人士頗信日本自以為有相當準備，以作決定之行為，甚且以為日政府領袖已確定發動戰爭之時日。且自法國與義大利對於歐洲政治主要各點意見漸趨接近以來，義大利頗思與法國協調，以圖伸張勢力於亞洲，不寧惟是，就最近事變觀之，日本與德國未免聲氣相求，日本之政策與德國之政策殊多融合之點。此中情形，義大利亦注意及之，就各方面參證所得之確實消息，目前義政府領袖之見解不外乎此云。

日政府商對「滿」策

東京七日新聯電，陸相林銑十郎以國防上見地，以確立對「滿」國策為急務，前曾聽取拓相永井之意嚮，聞近日中亦將與外相廣田會

見，交換意見。又林氏以「滿洲」基礎已漸鞏固，現就下記三點正與關係當局愼重考究中：㈠將滿鐵附屬地如何處理，㈡撤廢治外法權之時期如何，㈢應如何確立日「滿」經濟集團，以上三件，亦會聽取關東軍方面意見。現軍部之意嚮如下：㈠將滿鐵附屬地之條約權利抛棄，引渡與「滿洲國」一事，視爲重大，對其實行時期，意見頗難一致。㈡關於撤廢治外法權，關東軍方面要望於一兩年內實施，惟至「滿洲國」之司法完備尙須相當時日，未完備以前難於實施。㈢確立日「滿」經濟集團與日本之產業經濟界有重大影響，故對其實行有愼重考慮必要。又林氏對此等問題將參酌各方面意見，今後將如何決定，軍部態度頗堪注目，其結果必然向首相作重大建言，故決定對滿洲諸問題之國策，必將成爲今後政局之重大問題。

剿匪軍事之進況

關於剿共軍事，本週各方報告如次：

鄂匪復熾　羅田不明

長沙五日電，據報鄂匪大股竄犯羊樓司，佔據尖山，勢甚兇猛。經我保安部第一區司令羅樹甲調部督同義勇隊馳往援勦，在尖山地方與匪激戰數小時，斃匪數十名，匪受重創，仍向鄂屬蒲圻通城邊境退竄。又八日電，據報鄂南方面僞十六師四十六，四十八兩團，合八斗山之僞獨立團等，槍約千餘，竄崇陽以西之大沙坪東關一帶，經我馮師團剿擊潰後，匪向桂口南竄，斬獲頗衆。又流竄湘鄂邊境之僞一師袁匪與僞十六師高匪之一部，四日經我保安第一區司令羅樹甲部張王兩團向沙坪小雲山一帶分途進剿，匪不支，狼狽向通城邊界之白石一帶逃竄。漢口八日電，蕭之楚部擊潰立煌縣宣化店王家尖僞獨立第六師，獲僞營旗一，機步槍數枝，羅田自六日起情況不明。

川軍正向　通江總攻

漢口六日電，川各路軍三面圍攻通江，徐匪憑主力固守，戰甚激烈，匪分兵攻陷鎭巴，作退陝南準備。劉湘已電楊虎城，迅派重兵堵截。又據重慶六日電，赤匪最近軍事計畫，爲攻東守北，如不成功，即擊東擊西，期突破一點，以求出路。一路軍將直趨苦竹壩，以扼通江之後，並作五路軍聲援。七日電，近日赤匪大部，向通江西北方面移動，屯駐大溪壩，金雞河一帶，約四萬之衆，僞省府現移德漢城，似有突破南江，廣元，打通入甘路線之企圖。各路剿匪軍八日向通江舉行總攻，匪確向西北移動，有反攻南江企圖。

萬源傳又　被匪攻陷

重慶十日電，五路軍八日總攻後，左翼范師在是夜十時許將斗嘴子突破，佔領大燕寨，以大部橫掃，克巴陵寨，以主力協攻元山場，九日晨始下，匪向三溪口潰退。至正面及右翼，自抱兒岩起，經黃忠堡大沙壩河口場玉灘鋪之線，綿亘五百里，因溪水暴漲，溝渔皆盈，障礙極大，故無進展。據飛機偵察報告，匪力漸向右面移動。又報載萬源又被匪攻陷。蔣委員長電川剿匪軍將領：略謂匪我已入決戰時期，望各路不分晝夜，抱有匪無我決心，一致努力進攻，早殲殘赤。

匪佔羊司　樓之經過

據長沙四日通信云，湘鄂路羊樓司車站一度被僞紅軍第三師竄擾後，現武長火車業已修復行駛。據羊樓司方面傳來消息，該地原由第十九師工兵營駐防，近日該營開赴通城剿匪，故由岳州調來少數團隊駐紮，僅機關槍一連而已。匪軍扮作商人，先三日即在羊樓司經過，探聽虛實，當時駐軍及人民均未注意。至本月一日匪軍遂冒稱十九師工兵營，蜂擁而來，三面包圍，及到達羊樓司市口，即放排槍，並以石灰在牆壁之上寫斗大字之共產標語，僞指揮官袁芳明統匪數目，前傳僅數百，茲據確查，實共三千餘人，槍枝六百餘桿，僞政治部靑年女子甚多，來勢兇猛。當時駐防團隊，僅槍兵百餘，聞警，即登羊樓司對岸之尖山，盡力抵抗，損失頗重。終以衆寡懸殊，團隊敗北。該匪遂將羊市各店搶刦一空，如天成，漢章，春大等商店，且遭縱火焚燬，凡屬匪部需要之油鹽布疋，行繳搶走，其餘不適用之貨物，拋擲地下，搗毀粉碎。擄去區立高小學校教員一名，小學生十一名民衆三名，現均不知下落。羊樓司車站票據公欵及路警服裝，概被擄盡，迨岳陽保安團長張倫麟部及臨湘團隊，當夜抵站圍剿，暨湘鄂路鐵甲車隊，前進轟擊，該匪略戰即向忠坊退走。二日在忠坊午餐，擄居民三人，搶刦數家，轉竄沙坪，三日分出一小部，至桃林車站附近

(按桃林屬岳陽境，)又擄走人民數名，仍返沙坪盤踞，依大險山，爲根據地，勢甚猖獗。沙坪在蒲圻，通城邊境，與湘省岳陽，臨湘接近，若不速予剿滅，將來貽害湘鄂邊界及武長路沿線匪淺。目前臨湘縣境及五里牌(鄂屬)一帶鐵路內，時虞滋擾。蔣委員長在南昌聞報，已有電令到湘，飭從速派隊進剿，以維湘鄂路交通，西路第三縱隊司令陳繼承已由鄂南派大部軍隊，協同湘軍堵截，或可殲滅云。

何鍵請援粵開會議

香港七日電，何鍵七日電陳濟棠，共匪萬餘由甯都，雩都出動，向萬安，永新推進，有犯湘企圖，已調永新部隊回防蓮花，請派兵協剿。陳即電余漢謀，抽調部隊開贛西，與西路軍聯絡。又九日電，陳濟棠李宗仁爲澈底肅清匪患計，定十五日召開軍事會議。已電知各將領，一律參加。蔣鼎文電陳，謂閩剿匪軍事緊張，未能親來，擬派要員代表出席。

閩匪形勢日蹙

據福州二日消息，閩贛邊境各地共匪被中央軍包圍，匪區日見縮小，現距全部肅清之日殆已不遠。匪以形勢日緊，力圖最後掙扎，故有此次突圍竄入永安，進窺沙縣順昌之舉。中央軍深知共匪最近行動，係爲困獸之鬥，乃以鎭靜穩健態度對付之。其大概情形，係以八十八師孫元良，八十九師陳仲廉，第四師湯恩伯各部嚴守泰寧將樂一帶，建築碉堡，逐漸推進。新編十一師周志羣，新編十二師張鑾基各部嚴守邵武建陽一帶，斷匪聯絡。五十六師劉和鼎，八十師陳明仁，五十二師盧興邦，第十師李默庵各部嚴守順昌沙縣尤溪一帶，堵截永安之匪向東北奔竄。而第四縱隊之第三師李玉堂，第九師李延年，八十三師劉戡各部則由龍巖積極向連城前進。現李延年等師已於上月二十四日克復連城，連城下後，則中央軍可一面進迫閩西共匪根據地之長汀，一面包抄永安共匪後路。同時建寧方面之共匪十九，三十四各師襲擾孫元良之泰寧防地，又被孫部擊敗，俘獲甚衆，奪同弋口及贛州嶺等要隘，永安之匪益見窮蹙。且東路軍前敵總指揮衛立煌到延就職，連日各師長齊集延平，對剿共方針，已有詳細討論，日內即將由衛立煌下令向永安總攻。永安之匪以進窺沙縣順昌既屬無望，而閩西中央軍各部密布，更有陷於四面包圍之危險，故兩日前已分派一股向寧洋竄擾，並由寧洋向漳平前進。軍政當局方面以當此前方大軍推進之際，後方防務不能不重新佈置，已下令將駐紮泉屬之三十六師宋希濂部、調駐華安南靖漳平等處，堵截由甯洋南竄之共匪，鞏固漳屬防務。宋部奉令後已開始移動，宋希濂原兼泉州警備司令及南區保安分處長，現擬將泉州警備司令部暫行移設漳州，南區保安分處長一席，則向保安處辭職，保安處乃委八十七師王敬玖部二五九旅旅長沈發藻繼任。泉屬各縣防務，即由沈旅於二日開始由省垣及福清各地開往接防云。

蔣講演軍隊國軍化

南昌七日電，七日晨行營紀念週，華北將領李服膺馮欽哉等十五人均參加；行禮如儀後，蔣報告略謂：今年過去四個月內，我國有顯著之進步，山西將領能秉承中央意旨，消滅孫殿英匪軍，於以底定西北，在東南方面，福建軍隊於短期間內驅除叛逆，服從中央，此兩事堪慰陣亡先烈及總理在天之靈。蔣復謂我國軍隊較任何國爲多，人民亦較任何國爲衆，地土既廣，物產又豐，但我國軍隊屬於國家者少，現在我們要努力使全國的軍隊都成爲眞正的國家軍隊，爲民剿匪，爲國禦侮我們盡一分力量，必有一分價值，必生一分効果。我們相信失地必能在我們手上收回，中國必能在我們手上復興，我們要使中國成爲一個健全鞏固的現代國家。

西北建設之鱉淚

蘭州九日電，宋子文九日下午二時偕程滄波譚克敏等分乘歐亞二號三號兩機飛西寧，朱紹良未偕行，原機下午五時返蘭，宋已安全抵青。劉景山十日晨續往，宋在青勾留三五日，即返蘭，赴甯夏否未定。

宋講西北建設計畫

蘭州各界五日晨九時在轅門廣場開歡迎宋子文大會，到三千餘人，朱紹良主席致歡迎詞，宋演說演詞如下：主席，各位，兄弟今天得在蘭州同甘肅各界同胞會見，覺得非常痛快。剛才聽見主席的歡迎詞，對兄弟過分的嘉獎，在十分感謝之中，尤覺得十分慚愧。兄弟在兩星期前由首都進潼關，在陝西各方面所看見的所聽得的，都極滿意。因爲物質上雖然貧窮，但是人民精神甚爲奮發，與前去年大不相同，人人都有朝氣，一如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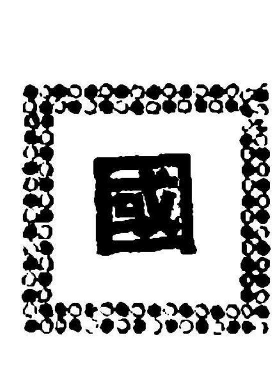
滿復興希望，不是十八十九兩年坐以待斃的氣象了。現在鄙人到了甘肅，所看見的一切，對於整個西北有同樣感想，以爲西北前途是極有光明的。外省人士到西北來視察，大概有兩種觀感，一種是極力的頌揚西化文化的深厚，是用文學家或詩人的眼光來觀看西北，一種是滿口批評西北生產如何落後，教育如何不振，人民如何貧苦，是用外國人的眼光來觀看西北，兄弟以爲這兩種態度都是偏見的，不合的。西北從前繁盛光榮的歷史，是我們大家的祖宗所努力的功效，我們不能專事追念祖宗的功績，正要慚愧子孫的無用，追想過去而忘記現在及今後繼續我們祖宗的努力。同時要知道我們整個的中國是落後的國家，東南各省雖較西北各省有進步，但仍是不能如列強之天天邁進，而且東南各省現在物質的進步並不是東南人民比較西北人民格外的高明或努力，完全是靠東南的地理優勢，因爲沿海各省，交通便利，能够有吸收歐西經濟及科學的力量。西北各省如果能同樣利用歐西及東南的經濟和科學的力量，一定能够在短時期內恢復地方的繁榮，鞏固國家的基礎。西北的建設不是一個地方問題，是整個國家的問題，現在沿江沿海各省已在侵略者砲火之下，我們應當在中華民族發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設。歐戰以後土耳其在極危險的時候，就將國都由繁盛的康斯旦丁堡遷到土耳其民族發源地的安格拉，我國在危急存亡之秋，亦應同樣注重在我國民族發源地的西北內地謀建設。中央對於西北建設是十分的重視，蔣委員長汪院長因軍事政事，不能分身，所以兄弟受經濟委員會的使命，代表全體常務委員來到西北視察。西北建設是極大的題目，應該辦的事很多，經濟委員會苦於力量有限，祇能選急切的基本工作一步一步做去。我們所計畫的，第一是與東南交通的公路，在隴海鐵路尚未修達以前，先把公路修好，將運輸方法計畫完善，能把東南的經濟力量和歐西的科學灌輸引進。第二是有益農人減輕災荒的水利工作，已經與建設廳許廳長商洽開渠的計畫。第三是農產品改良。第四是關於衛生的組織。這四種事業，經濟委員會已大致擬有辦法，並由省政府把小西湖的地方撥作甘省辦事總機關之用。建設事業固然要有計畫和相當的財力，但同時亦要能全體協力合作，方能達到光明的途徑。朱主席是對於革命有極長的歷史，對於軍事政治有深厚的經驗，治甘未及一年，甘省的政治和治安已有良好的進步，甘省人民已在復蘇之中，這是建設成功的一個基礎。昨天兄弟又與各界領袖晤談，得到許多益處，但是對於地方情形究竟還不能十分熟悉。在兄弟未離甘省以前，希望各界同志能隨時指導及協助，在兄弟離甘省以後，還請對於經委會西北辦事處劉主任同樣的指導與協助。兄弟敢下一斷語，有朱主席這樣賢明的長官和各界同志的協助，建設進行一定是很順利而能迅速收效的。西北建設是中華民國的生命線，西北人民所負的責任，不僅是充實本身利益而已，希望我各界同胞在政府及本黨指導之下，一致團結起來，傾全力於救國救民之西北建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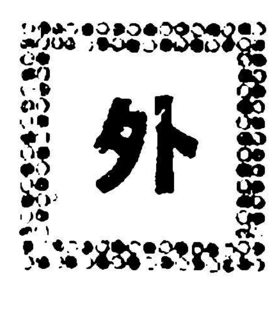
黃紹雄已折回返京

內政部長黃紹雄日前由平飛蘭州，晤甘寧青綏靖主任朱紹良，商洽要公並視察陝甘政治，黃氏原擬順便赴青海寧夏二省視察，嗣因足疾復發，未克成行。故於四日晨七時乘歐亞第三號機東飛，中央軍師長胡宗南同機飛洛。該機當日晨九時飛抵西安：楊虎城邵力子到機場迎歡，飛機加油後起飛，午間抵洛陽，黃即換機飛往太原。於四日下午三時抵達，胡宗南乘原機飛鄭州轉南京，黃氏旋於四日下午六時四十分抵北平南苑，下機後即乘汽車入城，返孟端胡同私邸。黃氏足疾已日見痊可惟膝蓋，至將來再往何地視察，尚未確定。黃氏已於除將抵平經過，電向中央報告外，十日晚黃紹雄偕秘書朱楚森・科長楊文耀及副官等，乘平浦快車返京云。

馬仲英竟獨立稱王

南京十一日電，盛世才電京報告：所部在南疆續獲勝利，惟馬仲英仍率殘餘盤據喀什噶爾，公然宣佈回回國，驅逐漢人，懇請中央明令討伐。





英國宣布抵制日貨

英日兩國爲解決彼此對棉業市場競爭事，在倫敦舉行棉業會議，屆時

數月，卒以劃分地理之範圍不洽而決裂。英國主張協定之範圍當包括全世界，而日本則主張以大不列顛帝國各屬市場為限。此間實大相逕庭，蓋英國主張係就世界整個之棉業市場，劃定英日之範圍。而日本則祇欲在英屬各地中規定日本之銷場也。初則各方尚盼兩國政府出面斡旋，但仍屬遷延時日，未能收效，至本月三日英政府與各殖民地政府商定因英日棉業談判不能成立妥協，決然採取種種辦法，保護帝國市場，以抵抗日貨競爭。是日英商相侖西曼除照會日使松平外，並於七日在下院宣言所有英屬同日實行對日貿易保護策，以求以壓力而敦促日本成立商約。

英外相照會松平

倫敦三日新聯社電云，三日日本駐英大使松平偕商務參事官松山特赴英商部 ，訪商長侖西曼，並招請商部顧問威爾遜來會，一同就英日通商交涉一事，會談約達半小時。會見時松平並未提出任何新提案，不過接受侖氏之備忘錄，並約以將此情傳達日政府 。 會後，松平由商部歸使館，即電日外務省，報告此次會談顛末。至於今後之折衝，將再視日府政之回訓到達遲早如何而定，另路透電云，英商長侖西曼與駐英日大使松平，為討論日貨在英殖民地與英貨競爭事之會見，雖官場對此會議內容嚴守緘默，但據探悉，侖氏曾向日大使聲稱，因日貨傾銷，英政府將設法保護英國紡織業與其他實業，免再受日貨之侵略。此種計劃勢必進行，除非日本立即改變其態度耳。英政府所認為必要之保護行為，實不得已而為之，希望不久可獲得解決英日棉業僵局之途徑。英政府遲遲未在本國及殖民地採行保護行為，已近一年，無非欲為英日商業談話，造成可能的最好空氣。今若英國竟作保護行為，則商業協定似無成立希望，棉織業談話，且無再舉行之象云。倫敦人士以為日本出口商享有時間上之利益，故英政府保護計劃，不可無期延緩，必須限以時期，以免將來談話復開時，英國商務已飽受損害。聞英商長所通知日大使者，內有若干提議，須日政府答復。又聞英政府將於五月十六日照會日政府，聲明日本對西非英殖民地之商約，在今後一年後作廢。

海外各屬贊同政府

倫敦五日哈瓦斯電，英閣對於日貨競爭採取迅速堅決之行動即將實施，關於本問題，目前爭論最甚者，即為海外各屬地之態度，海外屬地態度，一方面主張保持沃太瓦會議之精神，即帝國內部合作，以防衛外貨競爭。另一方面則以為目前英國母國為保護其本國生產者起見，不得不要求各屬地犧牲，因此各屬地斷難再行放棄其優良之顧主，蓋日本為英屬地原各品優良顧主之一。據保守黨或政府機關報之一般印象 ，似以為坎拿大．澳洲．紐西蘭政府對於母國因防止日貨競爭所採取政策之動機，雖完全表示同情，然不視為負有約束，必須遵循母國之措置。據「觀察報」謂：如日本之答復，對英提議加以拒絕，則英政府對於英帝國各部分之日貨進口，均將採取限制進口數額之辦法。惟此項辦法，尚須與有關係各部分別協商後，方可決定。聞各殖民地業業已同意此種辦法，至於各海外屬地則亦完全同情於英內閣之態度云。

侖西曼宣言之要旨

倫敦七日電云，侖西曼七日在下院宣佈英政府限制日貨傾銷之政策大旨略謂 ： 自五月七日起，英國各殖民地將限制棉織物及人造絲之進口數額，以免日貨之傾銷，在英國本國則將修正生絲進口稅則，至於英日條約，則英國並不宣告廢止云。侖氏又謂：政府一方面雖希望與日本成立協定，但為保護英國貿易所必需之行動，已不能再行延緩，因此吾人已於上星期四，通知日本駐英松平大使，謂英國認為對於保障其商業利益所不可缺乏措置，政府此後將有其自由採行之權。至關於英日商約，則吾人確信可在不廢止商約之範圍內，採取為保護吾國利益所必需之各項措置。吾人業已通知日本大使，謂吾人認為英日商約毫無廢止之理由。就英國市場而論，吾人以為修改生絲稅則一事，斷無再行延緩，財政大臣頃已命稅則委員會儘速完成關於修改生絲稅則問題之報告書。至於傾銷問題，則可用修改進口稅之通常程序，加以解決，吾人業已通知日本大使，謂英國殖民大臣已與各殖民地政府確商，各殖民地政府咸認有保護行動之必要，將一律實行限制進口數額辦法。除西非洲殖民地外，此項限制進口辦法，對於由外國輸入之棉織物及人造絲一律適用之。此種措置，其目的在使英國恢復其平常貿易時代在此等殖民地市場原有之位置，限制進口之數額，以一九二七至三一年五年中每年進口之平均數為根據。自五月七日起，即行實施，惟西非洲殖民地則在一年前業已通知廢止英日商約：因此該地作為特殊情形，對限制進口數額，得僅以日本輸出品為限云。侖氏結論謂：日貨

競爭不僅限於紡織品，此節政府亦會慮及對於其他各種商貨保護殖民地市場所必需之行動，則政府尚在研究中。要之，吾人採取保障貿易利益之措置，已不容再行遲延。但日政府如提出各項足以解決此種困難問題之辦法，則吾人仍當虛心加以研究云。倫氏發表宣言畢，全場鼓掌表示贊成，有若干議員，詢以是否將與各自治領聯合行動。倫氏答謂：各自治領業已接得關於此項決定之通知，但英國不能干預各自治領之內政，各自治領政府有所行動，則係出於自願行動，而非出於英政府之要求也云云。

各殖民地同時實行

倫敦七日路透電，商長倫西曼七日在下院答關於英日條約之詢問聲稱：渠覺英政府儘可採充分計劃，以保護其商務利益，而無須取消商約，故現未有取消商約之意。就英國市場而論，英政府覺絲稅事，不能展緩考慮。財長張伯倫已囑進口稅則問題委員會儘速對於此事擬具詳細報告，殖民部長李斯特已商請殖民地與保護地政府，擬採行適當方法，並將各殖民地除西非外，採取進口限額辦法，適用於各國進入之棉貨，以期恢復英國在棉貨與人造絲貨上固有之地位。所擬問題將以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每年平均輸入數量爲限。據聞英政府並提議，在殖民地趕速成立必要立法案，爲阻止預先輸入以圖厚利起見。此項立法案雖成立於日後，但其有效日期，則追從今日爲始。英政府昨已通告取消適用於西非之商約，英國之舉動將以對於日貨爲限。目前渠未籌議處置除棉貨與人造絲貨外之其他貨物，英政府對日方競爭，不僅限於一種紡織物，故將考慮其他有關係實業之事件及殖民地市場稅則行爲之需要。至於國內市場，則此事亦可援用進口稅法所載之尋常條欵，繼續應付之。因英政府不能再延不設法，以保障其商業利益云。

抵制日貨後之影響

倫敦七日路透電，商相倫西曼在下院所宣佈對於日貨競爭之新計劃，其實際影響，爲除東非有特殊條約義務外，其他各殖民地市場日本棉貨與人造絲貨之輸入，將減少三分之二強。查日本棉布進入英屬殖民地（東非除外）之每年平均數量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之五年中，各爲五千四百四十萬零二千碼，一九三二年日貨輸入額增至一萬四千六百五十六萬四千碼，一九三三年視此尤多，而今年輸入則猶有增無減。進口稅顧問委員會對於絲稅之研究結果，而英國各實業受日本充分競爭之害者，亦將對此顧問委員會有所請求，故國內市場之行爲，亦將視各實業之請求而定也。查以絲貨輸入英國者，除日本外，尚有法義兩國，故此事未可對於日本獨加歧視。英政府固可考慮在其殖民地市場應如何調節稅則，以限制除棉貨與人造絲貨外之日貨，但在國內市場則稅則行爲必須由稅則顧問委員會主持，非政府所能獨斷獨行也。查一九三三年日貨輸入英國者共值七百二十二萬七千鎊，而英貨對日輸出則僅四百四十三萬七千鎊云。

會議重開仍難樂觀

倫敦七日電，駐英日大使松平於英商長倫西曼在下院演說後，接得日政府關於最近松平與倫西曼談話之覆訓。衆信該覆訓係闡明日本之地位，而未含有重開英日貿易談判之建議。大約在日政府對於今日英下院所陳述計劃，未有反響之前，松平將不再與倫西曼會談。又路透社從要津方面探悉，英政府亟欲聲明者，商長倫西曼今日在下院所發之言論，並未含有英日決裂之意，英政府且欲作極大之努力，以期保持最友好之關係，故仍覺英日協定，或屬可能。日本爲抵制英政府之行爲起見，儘可採行同樣步驟，但英日條約中最惠國待遇之條文，不使英貨受有歧視。再限額辦法不適用於西非，因西非根據剛果流域條約，處於一種特別地位也。

日政府正研究對策

東京九日新聯社電，日政府對七日英商相倫西曼在下院之聲明，極具愼重態度，靜觀其推移，視英政府今後之態度如何，然後決定。日外務省當局之根本方針與態度大體如下：極望英方能出以安協友好的態度，同時並視事態之進展如何，或將發動通商擁護法以對抗亦未可定，現具有和戰兩種之準備。㈠日本對於與英國調整通商貿易關係有始終一貫予以協力之用意。㈡此次英國所擬之措置，可視爲威嚇，假使雖爲國內事情，在日英通商條約締結上有不好之處。㈢如望日英貿易得以圓滿調整，由英方提示具體案，乃先決問題。㈣日政府以現實問題，如此次實施輸入額定將受何等影響，目下正在研究中。大體向直轄殖民地保護領輸出棉布及人造絹約三千六百萬元（一九三二年棉布三千一百萬元，人絹三百八十四萬元），之三分之一，即二千三百萬元之輸出程度，尚視不能，故蒙甚大的損害。㈤人造絹及其他新興產業，蒙甚大打擊。㈥又輸入額定之基準年

度，以英方此一兩年內所受之損害為標準，乃為至當。

外務省表示意見

東京九日路透電，日本外務發言人，在記者會中對英商相宣布之限額辦法，以為英國此種單面的斷然行為，未經先期通知，即加諸實行，實為失宜，已引起若干方面之憤慨，惟外務省尚未決定提出抗議。發言人又稱，侖西曼在下院之宣言，其來也驟，適如晴天霹靂，蓋當時日大使松平適將對英政府提出備忘錄，對日本方面見解有所闡明同時並請英方解釋數點也。又八日路透社記者訪日外務省高級人員：據稱英商相侖西曼之宣言，實與英國自由貿易之原則大相背馳。據渠之意見，限額制實違反條約最惠國待遇之規定，又稱日政府現保沉默態度，但將依據英日傳統的友誼之原則，謀與英國復相和諧，以保護其條約利益，日本可隨時自由採取報復手段。但因此案殊為複雜，且須嚴重考慮與其他國家貿易關係上將發生若何反響，故目前對於報復尚未有任何決定云。後記者叩以日本對英各自治地應視為侖西曼限額辦法中之一方面，抑為日本之整體。據該員答稱，日政府現正審慎研究此問題，在決定對英國各自治地政策前，第一步須視英各屬地所施限額制有何影響云。

英報評論頗懷顧慮

倫敦八日路透電，「每日電聞報」今日論應付英帝國中日貨競爭之計劃，謂日本仍處於優良地位，與其在尋常狀況下從事競爭時初無稍異。英政府已表示極大之忍耐，並以友好精神行事，其所採之計畫，當可使貿易恢復，自可為一般協定的基礎之點。日本乃英帝國之良好主顧，英國亟願保持此種關係，但不願將英國所造成市場奉送日本以為代價耳云。「每日郵報」則謂商相侖西曼現玩火自焚，日本將在更重要中立市場中競爭愈烈，而英國實業所冀獲之利益恐終成泡影云。「晨郵報」謂英政府所加之限額，可切實制止日本商業之膨脹，但最後解決，不能僅求之於英殖民地云。「泰晤士報」稱，英政府不得已在紛擾不寧之世界中提出繼續限制貿易之辦法，此為英國多數人民所為扼腕者，惟英政府舍此無他道也。政府已竭其力冀促成友好的折衷辦法，但所謀不遂，乃不得不急定限制政策，然此政策猶出以為人所期望之溫和態度。英政府今不過效印政府之所為，盼日本國已自願接受印度之限制，使日貨輸入額之核減甚於英國所限額也。英國限制計劃，後將推及於棉布與人造絲貨外之其他日貨，但商相已以極鄭重之詞，表示對日本願成立相互協定之意，希望日本實業家不忘英日棉業會議決裂之教訓。「金融新聞」亦著論批評：希望商相所發決以友好精神施行限額辦法之說，始終不渝，蓋外國與印度仍為蘭開夏棉貨之會議重要商場，若限額辦法行之過急，恐徒加重日貨競爭也云。「孟邱斯德導報」批評商相侖西曼在下院之報告，指為英國在其保護政策之下之最嚴重步驟之一，就其言辭觀之，侖西曼顯以限額辦法為一種要挾。蓋一方拂日本最感不便之時期，實施此項辦法，一方又稱協商之門，仍未斷絕，惟就日本最近政策觀之，未必能使其就範云。「金融時報」批評商相倫西曼昨在下院之宣言稱：東京方面迄無具體提供，故英方之當機立斷，實為合理。該報希望倫氏所稱不以不友誼態度採取限額一節，能見諸實行。蓋蘭開夏之出品，各國及印度仍為最重要市場，限額過嚴，反足增烈日本之競爭也。

日本報界評論一斑

東京八日路透電，昨日英商相侖西曼在下院宣稱，英政府覺有自由採取所以為合宜之行動，以保障英國之商業利益，而祗制日貨之競爭，此言實非此次所能料及，惟日本現已非常鎮靜，大約因宣言之內容，僅使日人確信欲自熱帶市場排除日貨實多困難，蓋其地土人購買力低微，皆願購用廉價之日貨也。同時覺英政府當知欲定一額限可適合殖民地之狀況，而為其他議會與商人所接受者，尤其在香港與馬來二地，實為不易着手之之大問題。再日本在英殖民地之商業，其數量雖屬重要，但料英國實施限額後，所減不致巨大，且可以日本在南美與滿洲等處所推銷之貨，彌補其失。日本評詆，謂英國現以倫敦英日紡織業會議破裂，致不能釐定一可實行的計劃，歸咎於日本，英國現恫嚇日本，以期日本製成一具體方案，而可由兩國接受。朝日新聞謂侖西曼致倫敦英大使之覺書，對於蘭開夏提出之建議，並未置議，故不能以之為共同正式會議之基礎。日政府不欲提出任何對案，如英國果限制日貨入口，則日本或將施實業保障案，而使政府得調節其輸出，並修定稅率。該案如果實施，日本可對英國製造品徵收最高之稅云。日本商界與報紙現益注重日本與荷屬東印度之談判。查上年日本輸往荷屬東印度之商品，共值日金一萬五千萬元，如在六月四日開始

之巴達維亞會議中，不能商定相互買賣方案，則此路貿易亦陷危境也。

美國態度保持中立

華盛頓八日合衆社電，此間官方稱：美國將對英日商戰完全保持中立，國務部人員稱美國認英日之爭持係因兩國經濟利益之衝突，與日本上月宣言所激起之國際的政治風波無關。英商相倫西曼與駐英日使松平談話失敗後，英已對日開始關稅戰，觀察家以爲此係日本商業活動之必然的結果。又官方對東京電所稱日外務省對美使轉郝爾致廣田之聲明尚未決定作答一節，拒絕談論，但官方似均以爲郝爾之聲明不必需回答云。

德國爭還薩爾運動

歸還薩爾示威情形

巴黎六日哈瓦斯電，舊屬德國之薩爾煤礦區域，由凡爾賽條約規定，暫由國聯管轄，於一九三五年舉行公民投票，決定歸屬何國。最近國聯已組織委員會，作明年公民投票之準備。德國方面乃乘機大施宣傳，欲使薩爾人民歸附德國。六日午後德國陣線團在柏拉丁那區域離法國與薩爾邊界十公里之雙橋城，舉行大規模示威宣傳，要求薩爾區域歸還德國。並以六日爲「薩爾日」，由衝鋒隊六千人維持秩序，全城各街道均懸旗結綵，跑馬場內示威者二十萬人傾聽柏拉丁那國社黨領袖勃克之演說，勃克攻擊薩爾政府委員會，措詞頗爲激烈。繼唱愛國歌詞，由宣傳部長哥勃爾斯登台演說，略謂本日示威大會，薩爾工人自薩爾區域遠來與會者，不下十萬人。今余將向十萬薩爾工人宣言，德國今已復活，且能抵抗法國與國聯，而無所畏懼矣。至對於薩爾問題，畏怯與妥協均非德國所知，自今以後，德國不再受世界任何民族之干涉云。述及猶太叛徒時，則謂吾人待遇此輩已屬過於優容，僅加拘禁不足以蔽其辜，此等猶太人如復返德國，則當予以覲撻。出亡薩爾之難民，實際上均屬叛徒，現乃自命爲天主教之擁護者，殊不知天主教會不爲若輩叛徒所毀滅，實吾人挽救之功也。至於吾人所以不許教士參預政治者，則以教士均屬蒙羊皮之狼故也。薩爾人民能窺破此等叛徒之詭謀者，當不乏其人，吾人已爲薩爾工人辦理社會保險矣。如君等悉聽法國之主張，則其結果誠將不可設想，君等其過著生活之

旗幟，設法使失業歸於消滅，且爲薩爾農產物尋覓其銷售市場焉。結語則謂：薩爾區域始終屬諸德國云。繼宣讀大會致國聯宣言書，內述薩爾人民加入德國陣線團者，已達四十五萬零一百七十五人，即佔薩爾居民百分之九十三云。最後高唱舊帝國國歌，「德意志高於一切」，示威運動乃宣告閉幕。

國聯列入討論議程

巴黎八日哈瓦斯電，薩爾區域於一九三五年舉行公民投票，國聯前已設立一委員會，研究公民投票之籌備事宜，國聯行政院下屆會議五月十四日開會，已將該案列入議程。頃據接近國聯方面推測，下屆行政院會議未必能確定薩爾公民投票之詳細條款，且亦未必即能確定公民投票之日期。行政院將考慮是否有組織一委員會之可能，此委員會將常駐薩爾勃魯克城，遵照行政院之意旨，草擬公民投票之詳細方法，提出計劃書，於行政院，九月開會時，加以核准。該委員並可於舉行公民投票時，任監督投票之責，蓋以現在之薩爾政府委員會不願負監督投票之責也。因此公民投票日期，亦必須俟九月方能決定，據凡爾賽條約規定，投票日期爲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但指認爲相宜亦可延緩至四月或五月間舉行，惟此項延緩，並不含有政治意味云。

注意德國襲擊危險

日內瓦八日路透電，薩爾管理委員會主席諾克斯今日請國聯行政院注意德國在薩爾流域突施襲擊之危險，且謂薩爾白魯根國家警察近來所通過之決議案，主張招募離德之前警務人員若干，及用外援，於投票時維持秩序者，實含有政治性質，尤可注意者。此項消息最初由柏林某無線電台傳來，而先之以德國報紙與無線電之宣傳，管理團已懲辦有關係之警務人員云。

阿拉伯戰事之背影

漢志戰勝葉門棄逃

倫敦三日路透電，阿剌伯，漢志國與葉門交戰，葉門失利，委棄賀台達鎮，該處有英籍人民三百人，大都爲印度人，其生命有被阿剌伯

人傷害之虞，英政府頗爲注意，英艦「本桑斯號」已抵該處，以資保護。英巡艦「安特勃拉斯號」三日晨已開赴亞丁，大約與漢志國葉門戰事有關。自葉門軍隊爲漢志軍隊擊敗後，阿剌伯沙漠地之部落人民，已趨集於賀台達四周之山中。恐該鎮在葉門軍隊退出後，與漢志軍隊開抵前，將受此輩蹂躪。爲警告起見，英軍飛機三日在該鎮天空繞飛多次。倫敦官場聲稱：賀台達附近之卡瑪蘭島雖非英國屬地，但該處之檢疫站則與英國有關，因此站係英荷兩國政府合辦，以便檢查來自荷屬東印度朝參麥加聖地者有無染疫情事。同時據開羅消息，葉門伊瑪目爲避免回教徒互相殘殺計，已撤退其駐於所爭區域內之軍隊，並請埃及王以同教關係，出場調解，俾恢復和平。

漢志提出休戰條件

倫敦五日電，駐吉達英使五日謁見漢志國王伊平薩和德，詢以進兵葉門，以何程度爲止。伊平薩和德提出休戰條件中，有葉門伊曼退位及葉門若干領袖出國等欵。聞伊曼之子現正集合四散之軍，衛守都城，薩那中瑪則仍居宮中，舉行國務會議云。

英義兩國成立諒解

倫敦七日英報消息，英義關於亞剌伯戰事，現在已遵守外交方式，進行交換意見，特殊情形，外方雖不得而知，但以事實論之，兩國均已證明漢志與葉門間之戰事，英義皆無直接關係。刻下此間尚未接到戰地之新報告，但據爭持雙方之戰略，相信沙那附近在今明兩日內，必有大戰，與言葉門儲君已自立，任保衛沙那之責，惟此報告，刻尚未經官方証實，目下賀台達地方安靜無事，前者逃避克拉蘭島之難民已均回歸，並在適當保衛之下。

西門在下院宣言

倫敦七日哈瓦斯電，西門在下院發表宣言，謂英政府與漢志及葉門兩國均屬友好，此次兩國間發生衝突，英政府當嚴守中立，僅對於英國僑民及在戰區內受英國保護人民之生命財產，採取必要之保衛措置而已。外長又說明葉門國賀台達港有土著三百人，係受英國保護，漢志國王伊平薩和德信守諾言，故賀台達港一帶治安，得以維持云。

法報分析義國政策

巴黎七日哈瓦斯電，「白日報」著文論亞剌伯半島漢志葉門兩王國之戰爭及其與義大利之關係，略謂：亞剌伯半島之戰，葉門軍隊竟遭敗衂，消息傳至義大利，輿論爲之震動，墨索里尼之殖民政策，因此已不難索解矣。蓋義大利之政策，在使新羅馬與舊羅馬之亞非二洲顧主間，謀得精神上經濟上之相互提携。今墨索里尼之殖民政策，實即由此種政策一脈相承者也。猶憶去冬旅歐亞洲學生在羅馬戰神殿下開年會時，多少亞剌伯青年學生操流利之法語，接受墨索里尼此種雄圖，其熱烈之狀，未易言喻。法西斯主義之義大利對於其在非洲原有之零星殖民地，欲求其維繫，而不甘放棄，彼既爲伊利脫利亞及紅海西岸之義大利殖民地之主人翁，故於阿比西尼亞國王耐格斯一面，固維護其獨立，一面則深忌他國之染指，如阿王族欲娶日本貴族名媛爲妃，義大利力尼其成，即其例也。至在紅海彼岸之亞洲方面，則義大利時與若干亞剌伯部落互通問聞，其與葉門酋長之聯絡，尤爲顯然。今者漢志國王伊平薩和德向葉門突然攻擊，殆因義國之企圖爲盎格魯撒克遜人所側目，遂乃有此打斷良緣之舉乎云云。

葉門有轉敗爲勝說

開義羅八日路透電，伊平薩和德之子費塞爾今日已被任爲賀台達總督，地方已恢復常狀，衆促費塞爾宣布爲葉門國王，但費僅促其軍隊速下葉門都城，伊平薩和德之欲佔領葉門全境，似無可疑。亞丁前派武裝警察赴賀台達協持秩序，今陸續開回，蓋該港泊有英艦一艘，已足保護英僑也。又開義羅九日電，此間接訊，門葉軍現已轉敗爲勝，據接近葉門伊蘭方面消息：伊平薩和德之軍進攻葉門都城薩那，已大遭挫衂，尤以奈吉蘭陣線爲最。聞敵軍死傷二千人，失武裝汽車迫擊砲三十二尊，駱駝三百六十頭。惟漢志駐開義羅辦事員則稱：未接此項敗耗，且稱葉門騎兵一隊護送值英金萬鎊之金銀一批至奈吉蘭陣線，爲反抗伊曼之部落所擊敗，金銀盡被刦去。漢志財政大臣蘇里曼已率警察一百二十名及隨員等乘船行抵蘇丹港，擬赴賀台達佈置民政事務。

競爭軍備挽救裁軍

日美間危機暗展

華盛頓四日塔斯社電，據聞羅斯福擬於公共事業基金項下撥欵五千萬美金，從事建築潛水艇及驅逐艦，此項事實，加以巴拿馬運河之龐大海軍演習，以及對於阿留切安羣島研究之準備，顯然構成華盛頓對於東京最近宣言之答覆。目前一切事物無一不表示美國對於或可加緊美日關係之外交步驟，採取避迴政策。斯克利浦斯哈佛系之報紙討論遠東形勢之社論，猶極頌揚政府之『冷靜外交』，並謂遠東形勢刻正日漸嚴重，需要吾人特殊幹練之處理云。又「華盛頓明星報」宣稱，遠東事件日漸證明海軍部集中海軍於太平洋之政策爲合理云。

美國開始築轟炸機

華盛頓四日路透電，陸軍部今日聲稱：爲進行三年空軍程序起見，不日將招人投標承造轟炸機八十架，與攻擊機三十架，共一百十架，其費約七百五十萬元，第二次投標將在七月前舉行云。又合衆社電云，陸軍部宣稱不久將開始建造飛機一百一十架，其中包括大轟炸機八十架，追逐機三十架，費用爲七百五十萬金元，此項合同將在七月一日前批定，依國會通過之法案，陸軍添造之飛機造全時，總數爲一千一百八十四架，其餘定造合同將在本年終訂立，據陸軍部長德恩稱，造機詳細計劃業已完成云。

義國添造大批軍艦

羅馬五日合衆社電，今日義大利政府通過另撥四萬八千萬利拉，添造大批軍艦。此項巨欵即可動用，在五年預算案中分担，自一九三三年算起。又日內瓦電，裁軍會議當局接得羅馬發出之義大利另撥四萬八千萬利拉造艦費消息後，極爲震驚。官方恐義大利之舉動對一九三五年之海軍會議有嚴重之反響，彼輩並憶及於一九三〇年義大利與法國因比例差別拒絕簽訂倫敦海軍條約，據信義之新海軍預算，對定於五月二十九日重開之裁軍會議亦將有影響云。

英國草擬國防計劃

倫敦八日哈瓦斯電，內閣裁軍小組委會昨開會後，復召集臨時閣議，討論裁軍問題，所得結果大致如下：（一）英國本希望調停促成裁軍公約之簽字，但此種希望今已實際消失，當四月十七日法國裁軍照會送達時，英國原以爲此項照會非法國之價後討價，但近日英國始知欲以國際約章使德國重整軍備，成爲合法，已不可能。（二）因此即欲先行研究各種事實，俾修改英國裁軍計劃，加入保障辦法，亦屬無益。但英國此種意向，仍可由英國代表團在裁軍總委員會加以說明，俾向外國及英國輿論表示裁軍會議如一旦失敗，英國內閣不當負其責任。（三）英內閣因此不得不注意英國之安全問題，英國內閣已從事草擬英國國防計劃，如對於裁軍之種種努力，一旦正式宣告失敗，則英國可立即採行此種計劃，以防衛英國之安全。預料此後英政府行動將偏重保護英倫三島，並將傾向於孤立主義之政策。要之英國人具有一種情感，以爲英國一切決再本保有完全獨立而不受外來指示之影響此後英國外交方針如何，當於此占之矣云。

日本擺脫海會約束

東京九日電，日本海相大角今日在州長會議中稱，海軍省關於擺脫不利海約之決定，未有變更。氏稱一九三五年之海軍會議，對日本之命運大有關係，氏並請各州長領導輿論，對此問題求得更明切之認識。

蘇俄呼籲維持和平

紐約八日塔斯社電，蘇聯駐美大使特洛雅諾夫斯基在支加哥（俄美協會）所舉行之宴會上發表演說時宣稱：美國與蘇聯必須尋覓維持世界和平之道路與方法。特氏鄭重聲稱，『吾人若僅對新世界大戰之預定準備，取消極注視態度，殊爲不足，吾人必須爲和平而奮鬥，毫無間歇。對戰爭之威脅抱消極態度，即等於對之同情，蘇聯與美國常態邦交之恢復，即爲走向和平之一重要步驟』云。參加此次宴會之美國商人・教授及其他知識界代表約千餘人。

英擬最後挽救裁軍

倫敦九日哈瓦斯電，本日內閣例會，討論裁軍問題，會議結果，聞政府已向出席日內瓦之英國代表團發出訓令，該訓令範圍非常廣泛，其中指示之各項原則如下：（一）用盡一切可能，向巴黎或日內瓦方面交涉，

務期成立裁軍公約。因此英國出席裁軍會議代表艾頓赴巴黎，與法外長巴多會商之一事，一般人認爲極關重要。（二）英國最後一度作妥協之企圖後，如英國裁軍計畫有經各國最後同意之可能，則英國代表將提議訂結限制空軍應用公約。按三月八日下院辯論裁軍問題後，樞密大臣包爾溫稱裁軍一般公約倘不能成功，則英政府當開始談判，以期在西歐方面成立範圍較小之空軍協定，上述提議，即係遵照包爾溫此項宣言云。此次發表英國代表團之訓令，一俟接得艾頓與法外長巴多會商之報告後，得再加以修改云。

俄波展長不侵條約

在莫斯科正式簽字

莫斯科五日塔斯社電，蘇聯人民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與波蘭駐蘇聯大使羅加希維支今日在外交人民委員會簽訂一議定書，將蘇波互不侵犯公約延長至一九四五年，同時並簽訂「終結議定書」。內稱，於簽訂互不侵犯公約延期議定書之際，一九二一年里加締結之和平條約，亦經重加檢閱，且簽字雙方均宣言對於任何與該和平條約（特別與該約中第三款）相衝突之文件，概不負責，亦不受其束縛。蘇聯政府依據此點聲稱：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蘇聯前外交人民委員長齊吉林氏致立陶宛政府之文牒，不能認爲蘇聯政府對該欵中所包括之領土問題的解決，有干涉意味。本日所簽字之蘇波不侵約議定書之「緒言」一部分內稱：蘇聯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與波蘭共和國大總統希望，對兩國邦交之發展， 確保最可能堅固之基礎，對兩國間既有之圓滿的和平友誼關係之不變性與持久性，予以新的證明，同時更希望益於一般和平之鞏固與東歐各國間和平發展之安全。共同聲明蘇聯與波蘭共和國間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締結於莫斯科之公約，確在彼此關係上及上述諸問題之解決上，給以有利之影響，故決定簽訂此項議定書。該議定書又稱：除任何一方聲明廢止外，該約有效期間得再自然延長兩年，此項議定書即於最可能之短期內，予以批准云。「眞理報」討論蘇波互不侵犯公約之延長時，稱『蘇聯與波羅的海沿岸各國之關係，以及蘇聯與其西方最大隣邦波蘭之關係，現已愈益加强與鞏固 ，毫無疑義，蘇聯之提議既已如此圓滿實現，必于東歐和平之鞏固，與波羅的海各國之獨立上，供獻極大云。

美國主張收回戰債

羅斯福之宣言

華盛頓九日路透電，戰債問題今日已在政治舞臺上佔重要地位，羅總統頃已正式宣言，謂美國主張收回戰債，但對於現感困難而可減輕義務之國家，可考慮其請求。至於今年六月可否接受一部分付欵，表示信用之問題，須就各個事件酌量決定之云。按目前戰債問題中有一點爲人嚴重考慮者，乃表示信用暫付一部份債欵之國，究應否視爲不履行義務之國，而適用約翰森提案所載美國不得供以借欵之條文乎？英國會之新預算案，固未嘗列入還付英債欵一條也。

試探國內外輿情

羅斯福總統對於英國等戰債有何計劃，迄未正式宣布， 惟現有傳言， 羅總統將向英國等建議，截止目前爲止，以前債欵以一厘二毫五之利息計算，而未繳之債本，今後無須付息，分三十年歸還。有數方面以爲此項傳言，係當局授意洩出，藉以試探國內外之輿情。按英國財長張伯倫近曾在下院聲稱，英國現欠戰債共四十三萬六千八百萬元。又電，國務卿郝爾今日對於國會委員會所提出可否以錫代付戰債之提議，表示同意。按美國每年買錫共八千五百萬元，其中百分之八十係向英人所有或經理之公司購得者云。

法官判定欠債國債

華盛頓五日合衆社電，大法官克明斯奉羅斯福命，判定英・義・捷克・拉忑維亞・立陶宛諸國因對戰債曾有「善意」償付，不能列入欠債不還之國家內，因之可不受約翰森法案限制，得享受美國之公私借欵。克氏稱：蘇俄對美國係一欠債不還者，因現政府未嘗歸還前此俄政府之借欵。其餘如法・波・比・希臘等國依約翰森法案不能得美國之經濟協助云。

反對德債差別待遇

華盛頓六日哈瓦斯電，德國對外債務，現正在柏林進行談判，美國務部特爲此事，發表公報。略謂現有若干國家之政府，謀設法使各該國德國債務持券人獲得較優惠之待遇，美國駐德大使特通知德政府，謂美政府維持其所採之立場，反對有損美國持券人利益之一切差別待遇。按美政府爲此事曾於三日由駐德大使向德政府提出抗議，最近英國亦爲此事，向德國有所交涉，美國此次重行提出交涉，實乃追踵英國之後云。

俄大使提出抗議

美國費城六日哈瓦斯電，美政府前頒布約翰森法律，據法長克明斯解釋之結論，蘇聯亦在怠付債務國家之例，因此不能獲得美國之財政援助。頃由蘇聯駐美大使特羅雅諾夫斯基爲此發表宣言：謂蘇聯自信從未怠付對外債務，至於帝俄政府及克倫斯基政府所借債務，蘇聯政府從未受其約束云。蘇聯大使又謂：蘇聯在美借款，均屬商業貨款，而係私家銀行所貸予者，故可不受克明斯解釋之影響云。此外蘇聯大使表示，希望日俄兩國間之認眞衝突，得以避免。又七日電，駐美俄大使特羅雅諾夫斯基今日已正式抗議送致國務部，謂渠曾向國務副總理穆爾說明蘇俄反對被視爲不履行債務國之理由，但渠不能發表俄當局之意見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五月四日起至二十三年五月十日止

（記者）

五月四日　星期五

▲立法院通過中日外交建議案，由院長提交中政會議。

▲三日日本駐法大使佐藤爲中日問題訪法外長巴多，交換非正式之文件。

▲盛世才電京請中央接濟軍費二百萬元。

▲三日英商相倫西曼照會日使松平，爲抵制日貨競爭，決實行保護實業計劃。

▲三日美前財長伍定逝世。

五月五日　星期六

▲黃紹雄自蘭州飛往北平。

▲湘共匪佔武長路羊樓司，

▲俄波延長不侵犯條約，在莫斯科簽字。

五月六日　星期日

▲德國陣線團舉行歸還薩爾大示威。

五月七日　星期一

▲贛匪大舉犯湘，何健電陳濟棠，請派兵協剿。

▲英商相在下院宣布抵貨政策。

五月八日　星期二

▲川劉匪軍向通江舉行總攻。

▲賀龍攻陷彭水縣城。

▲滬恆泰公司景星輪，在廈門港口外觸礁，未傷人，船主玻伊珂自殺。

五月九日　星期三

▲彭水收復，賀龍竄向咸豐來鳳。

▲孔祥熙自滬抵漢

▲熊斌奉將令抵濟，慰勞韓復榘勸清劉匪。

▲羅斯福宣布，美國主張收回戰債。

五月十日

▲拉西曼之國際與中國技術合作報告書，在日內瓦發表。

▲盛世才電京，馬仲英，在南疆宣布成立「回回國」，請明令討伐。

▲黃紹雄返京

▲川匪有陷萬源說。

論評選輯

菲島獨立與遠東

昨外務省四月十七日聲明發表後，日本獨霸東亞之企圖，已不啻圖窮匕見。而菲島獨立案，適於此時經菲議會通過接受，論者因此，爲菲島安全與遠東大局着想，頗多揣測，茲願就此問題，略事探討，藉明菲島獨立與遠東問題之眞諦。

第一，吾人欲明瞭菲島獨立之眞義，首先對其政治之地位，須有基本的認識。夫菲島獨立之所以令人貽愕者，豈非由於一般以英之於印，日之於韓，法之於越南等量視之哉。使英法畏日本而獨棄印越，或日本畏蘇聯而獨棄朝鮮，則誠爲聳動世界，喪失帝國主義體面之大滑稽劇也。其實菲島非印，韓，越南可比，而類似歐洲列强之帝國主義，亦美國所無也。查菲島政治地位最適當之比譬，莫如古巴，而二者同受美國協助，脫離西班牙暴政之束縛，尤有史實的關係。美國之贊助菲列濱獨立，無民主與共和黨派之別，自始即爲其一貫政策。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日美總統麥金萊致第一屆菲島調査團之訓令即曰，該團使命，應賦有解放菲島之福音，而不得以戰勝國自命，一九零七年十月十六日塔虎脫氏於菲議會開幕時致詞曰，「美國政策希圖在工業與自治雙方，增進菲人之能力。吾人旣抱此嘗理之方針，故美國在菲主權，邏輯上必須遞減，而終歸消滅，使美菲人民爲相互貿易利益計，以及菲島爲對外關係方便計，則雙方關係可不致完全斷絕」。一九〇八年已故羅斯福總統致國會之咨文中，亦稱彼信在三十年中，菲島自決其獨立問題之時機，可以成熟。一九一三年十月六日威爾遜總統發表之致菲列濱人民宣書則謂，美國所採步驟，無非以菲島獨立，爲最後之目的。觀歷來美當局之信誓旦旦，益以一九一六年二月美議會提出之瓊斯案，規定菲島獨立之條件於先，復有本年三月二十四日羅斯福批准之泰定斯・麥克杜菲案，規定菲島於十年至十二年內完全獨立於後，其間更有菲島獨立請願團之頻年敦促，故菲島獨立運動，至今殆可謂瓜熟蒂落，其最後實現，並無足深怪，世人對此所以驚惶者，殆忘却此傳統之歷史，並錯認菲島政治地位之大前提耳。

其次，世人之所以關切菲島獨立者，豈非以其對遠東之策略地位耶？溯自海約翰氏宣布門戶開放政策以來，美國勢力開始爲維持遠東和平之穩定因素。庚子事變，美因已獲菲島根據地，故能迅速派兵，陰掣對華有野心者之肘，使不得逞，其效不可謂不著。然自歐戰以來，日本國力日益膨脹，尤其日本之海軍，更非戰前可比。一九二一——二二年華盛頓會議，美在海軍比率立場上，對日雖占勝利，然其代價之一，則爲犧牲太平洋上關島與菲列濱諸軍港之興築權，而只能維持其原有之狀況。當時此舉曾受美海軍中人之反對，美國海軍在西太平洋上之立足點，即於此時，開始斷送。日本則避虛聲而就實利，獲得西太平洋安全之保障，徐徐養成其羽翼。降至今日，英美海軍之不能插足於西太平洋，乃成不可爭之事實。新加坡與菲島之坎維特港，在策略上直等雞肋，揆其勢進不可守，退足資敵，尤爲軍事策略家之所深慮。英海軍專家白華德氏在其「美日太平洋大戰」一書中，懸測日軍攻菲，一週卽可完全占領，殊非誇大之觀察也。美國當局有鑒於此，故目前一方擴張海軍，增强加州與夏威夷之防務，更注意於北太平洋亞歷辛島之形勢，一方則暫維其菲島海軍根據，更謀保障菲島中立條約之締成，其策略之輪廓，斑斑可睹，準此可知其對於遠東形勢，初不致粗疏荒誕，如一般所逆臆，吾人正不必據此判斷爲美國對遠東消極之表示也。

更次值得吾人之注意者，毋寧為菲島之經濟地位。查華人僑菲已有四世紀之歷史。菲島華僑人數，約有十二萬五千人，華菲混血種約有七十五萬人，散處各地。菲島商業百分之七十八，均握於華人之手，以稻米與木材為大宗。華人所辦行駛馬尼拉與廈門間之輪船公司不下三所。華僑在菲投資總額在一萬萬美金以上，約當美國對華投資總額之半。夫吾人今日所以有此成績，僉為我閩粵僑胞，揮汗忍淚所造成，並未藉政府絲毫之協助。如一旦菲島獨立完成，完全脫離美人之統治，我國合法僑商之安全，斯時大可顧慮，苟聽其放任，又將蹈目前暹羅僑商受人排擠之故轍矣。反觀日人，其僑菲人數，自一九〇〇年後，方年有增進，迄今已達一萬九千人之衆，其中僑居達福一省者，即有一萬二千人。其初從事農漁小工藝，今則在商業上，駸駸有奪取華僑地位之勢，將來菲島獨立，我僑胞更將受菲日兩重之壓迫，吾人關於此點，不可不未雨綢繆也。抑菲島富源之盛，可稱南洋之「東北」，而未能充分開發，亦與東北相等，將來中菲友誼之如何增進，亞洲兩共和國家之如何提携與親善，均有事先講求之必要也。

綜言之，今日之遠東問題，已由中日問題遞演為東西洋對抗問題，歐美國勢之發皇已臻止境，而支配遠東之俄日兩大勢力，則方在勃興。我國今日處境，正如砧上之鐵，將經受千錘百鍊，始克成器。我人載瞻前途，雖不諱言將遭遇重重黑暗凶險之境地，但自信最後終可達到光明。吾人今日應付此整個的艱險環境，惟有努力奮鬥，不屈撓，不悲觀，孜孜向前，發成國力，始克有濟。至於菲島問題，僅為今日遠東局勢中種種因素之一，苟略加剖析，即知其為必然之演進矣。

（錄五月四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五三•五四•五五•五七

五三•五四•五五•五七，這五天中，接連着有四個紀念日，今天是五五。我們不願每遇紀念日，必作幾句應酬文章，但撫今追昔，實在有滿腔的苦痛，要從腔子裏迸裂出來。所以趁今天中山先生在廣州就任非常總統的慶日，綜括的說幾句話。

五三•五七，是外患的紀念日，當年全國人們，皆認為是國恥國痛的紀念，尤其五七紀念，在這二十年來，是國民認為最大的國恥紀念；或者可以說五四運動，和中山先生民十以後領導的國民革命運動，都是五七紀念激出來的。但是紀念的結果，怎麼樣呢？當年痛憤變態，今日空悲失土！二十年來，每到五七紀念，全國人必然呼喊着誓雪國恥，同時痛哭流涕着說：東三省危急了，中國誓不承認二十一條。凡自信為志士仁人們的愛國呼聲，何嘗不慷慨激昂，十分壯烈，但是現在呢？二十年來，人人知其危險的東三省，並且加上熱河省，實際上竟被人全占！現在看那二十一條中的滿蒙一章，反而成了求之不得之勢！而我全國人們二十年來的慷慨激昂，在最近一年中，竟然消沉到無何有之鄉！這一幕政治劇，可以說是中國三十年維新革命運動的結算，同時是五千年中國民族歷史的悲哀！

我們到今天，實在不能不深切地探討我們失敗的原因，同時實在不容我們再因循貽誤！因為向最壞處想，豈但那五三•五七，不過是國恥國痛的初步，就連那九一八以後國難，也只是民族悲劇的中間過程。我們倘再不奮發，中國眞會滅亡，我們眞會作帝國主義的奴隸的！這亡國警告，在甲午以後，早成了志士們口頭禪，但現在情形，却與三十年前大不相同了。因為當年不過是空號，現在却眼看要實受了！這一個有五千年文化的東亞大國，這四萬萬勤勉的民衆，眼看在這二十世紀的前半段中，要解決其興亡榮辱的運命！我們奮發有為，還可以做這神州大陸的主人，若再蹉跎，就眞個的要淪落到亡國之路！這是如何迫切如何嚴重的一個問題！

我們失敗的原因，很簡單易明，一言蔽之，只有責備三十年來自稱愛國志士的沒出息，不彀料！我們並非信仰英雄主義，說中國可以被少數人弄得好，但無論何國，凡一種大改革大進步，必然的是由少數優秀分子領導。這少數分子，所受教育特高，所感責任特重，同時他們的智識，高出常人，他們的意志情感，都比常人堅定而熱烈，所以登高一呼，萬山響應。他們雖是少數人，但能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領導着去奮鬥，凡改革成功的國家，都是靠這樣的少數人，灑心血，絞腦汁，苦心設計，努力實行而獲得的。中國素為產生志士的國家，清末以後，尤其衆多；這三十年來維新革命潮流中亦犧牲了許多眞正志士的頭顱，我們和次代的中國人，都應該永遠崇敬他們。但有一種極不幸的事實，是死者長已矣，而生者多

墮落！我們試廻想這三十年來的中國，直如一巨大洽爐，多少高材青年，熱心志士，一到裏面，就鎔化的無影無蹤。青年們一批一批的作犧牲，多少人材萌芽，在種種方式下，遭了夭折。中國固有的積唐散漫放蕩安逸的惡風，本來病根不淺，而加上西洋文化的最卑俗最淺陋的一面，挾着那經濟帝國主義的巨潮，洶湧來攻，吸取了精髓，麻醉了人心，把許多號稱志士的人們，一步步的征服軟化了！不然，也志氣消沈了！大家仗着國際均勢的庇護，覺着中國依然是一個大國，樂得偷偷閒，躲躲懶，一年到頭，不眞誠努力，到國恥紀念日演說幾句，長歎幾聲，便覺得責任已盡。這樣地，一年一年空過，一批一批自殺！直到今天，才證明這三十年的救國空談，徒然收穫了誤國實禍！追究責任，當然應該由我輩少數人完全擔負，絲毫怪不着一般勤勞人民！

說到這裏，不能不先回想到五四和五四以後的青年運動。我們平日的信念，以爲在學的男女青年，究竟比有高位的人，純眞而寡過。五四當時如此，現在還是如此。一部分人們，動輒說學生不好，據我看，畢竟學生好的多。一般學生，畢竟勤儉質樸，畢竟向上，畢竟富於智慾和功名心，就說兩姓關係，也是學生們畢竟放蕩的機會少，眞摯的成分多。所以我們從不贊成對於學生的悲觀論。不過有一層，國事到現在，證明五四運動以後那種青年運動，實在不彀。這二十年來的學生界，有幾次對國事披露過熱心，但結果甚少。因爲有一重大缺點，是一般地不在修養自己充實自己上做工夫，只是受感情驅使，做些期待政府期待社會的運動，這其勢不可以久持。同時一部分青年，以爲這積弱積貧的中國，可以用奇蹟的突變，使其立刻變成黃金世界，而忘了中國的素質和環境。這樣的青年，往往是熱烈的高材，許多慨然殉國的人，屬於此類，但是國家實際上不能受其大益。而其中奮鬬灰心的分子，久而久之，則亦走上消極無爲之路，以上所說，是就天資高者而言。至於凡庸分子，則一出校門，就爲社會所化了。五四到現在，將二十年，當年的學子，不少做了今日的高官，反躬自省，報國的成績，怎麼樣呢？我們爲此言，不是特別責備五四運動以後的學生，我們是整個責備中國一切老少志士，連我們自身在內。我們是要說：一切老少志士們，要反省，要立志，要知道救國靠眞本領，眞骨頭！過去的空言呼號，尤其在今後無用。我們是主張大家要從今起，自己先決心作一個意志堅定有勇有謀的人！大家要對我們民族共同的祖先們，自誠的悲悔！要人人大忠大孝，結成全國一致堅牢不破的情緒，發爲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眞正願心！從此以後，各盡其才，各勉其業，打倒新舊一切腐化，實惜寸陰，沈勇地堅實地從社會各方面前進！這種願力的形成，就是中國民族死裏求生惟一的道路。

說到這最後，我們却不能不痛切責備現在的統治者！五四到五三，可謂是中國革命的高潮，而代表此高潮者，就是五五以後的國民黨。那十餘年中，全國人，尤其青年們，對國民黨是如何的憧憬與欽慕；五三慘案發生之時，全國對於北伐的意外頓挫，是怎樣的憤激與痛心！但其結果如何呢？袁氏時代的五七國恥，，到現在演成四省淪亡，這固然不能盡責國民黨，但當然也有必須責備的理由。因爲這一大國難之來，不盡是絀於武裝，乃是敗於政治。我們承認國民黨內，至今有幾許忠誠爲國的人，但這七八年來，在政治上一般表現的，是怎樣地足令國民失望！革命政府下可以產生若干豪富者！人民沒飯吃，官吏可以在租界置巨產！縱令墮落者是少數，但少數的影響，已經彀重大的了！我們前面說過，三十年來，愛國志士，被征服軟化的不少，就現在講，最不該被征服軟化，而居然軟化者，就是執政以後的一部分國民黨要人。我們武力不如外國，這是無可如何的事實，但政治的設施，對不起人民，却爲萬無可恕的失敗。大家試想！地方人民，苦痛得有田不得耕，最小限度的衣食不保，財產生命，都無把握，這怎樣叫大家懺悔對外呢？固然培養民力，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但這多年來的政治，實在向摧殘民力一方面進行。固然政治的障礙甚多，但發動政治的源頭就不健全，這當然是統治者的責任無疑了！我們因此不能不回想中山先生偉大的精神，不能不責備中山先生的後繼者，在這五五紀念日，都反省一番！我們不說政府是萬能，但不能不承認政府是領導者，從今以後，政府如何秉承五五以後中山先生之眞精神，喚起民衆，領導青年，共同擔負救亡的非常大業，這是希望當局諸氏，嚴重考慮的了！

（錄五月五日大津大公報）

◇　◇　◇　◇　◇　◇

論解決懸案之原則

據新聯社報告，駐京日本總領事須磨氏奉其政府訓令，於二日訪我外

交當局，傳達該國政府對於日前非正式聲明之立場及有吉公使歸國後，該國政府所決定之態度。聞其內容，則強調下列兩點：一日本政府爲確保東亞平和，急於解決中日兩國間懸案；二解決中日兩國間懸案，應依中日兩國間之直接交涉，不許第三國干預。此與前日電通社報告廣田重光有吉三氏鼎議後所決定之方針，大致相同。內容究竟是否如此，雖尚未能證實，但就過去彼邦當局言動察之，似近眞相。日本久欲解決懸案，徒以時機未至，隱忍靜觀。今茲有吉公使歸國陳述意見之後，或許仍覺解決懸案之時機，尚未成熟，故有變更前此整個解決之方針，而爲個個解決之傳說。且廣田有吉二氏於屢次談話之中，隱約表示無急迫解決懸案之必要，乃新聯社所傳須磨氏傳達日本政府之意思，則謂急於解決懸案，是廣田欲乘此次獲得英美兩國相當諒解之後，而一氣貫澈其宿年企圖矣。夫中日兩國既未斷絕國交，而東北事件又非十年八年內所能得其合理之歸宿，則爲避免增加兩國糾紛計，解決懸案，自可不必反對。唯據日本宣傳，中日間懸案達一千五百餘件之多，吾人殊多未能明瞭。今縱承認確有此數，但於其性質上，不能不加以區別。第一，事之直接間接與東北事件有關者，現在不能討論。第二，事之已成爲國際問題者，非兩國所得單獨解決。第三，事之只關兩國者，應根據相互原則，求其適當辦法。第四，由中國方面提出要求日本磋商者，亦應同時解決。第五，解決懸案應由中日兩國選派專門委員會調查研究，各自製成具體方案，再由兩國全權代表商議。第六，無論任何事件，除性質輕微極爲明瞭者，可作爲地方事件外，均應由兩國全權代表總括解決。日本果能承認此公平之基本原則，則解決懸案 ，當非難事。

　　惟吾人尙欲爲日本告者，解決懸案固非吾人所反對，但開議之初，必須有良善之環境，與純摯之誠意，乃能使所磋商者易於解決 ，而解決之後，復能增進兩國之情感。若一方仍具威脅態度，一方仍懷疑懼觀念，則所磋商者既不易得正當途徑，即使可以勉強解決，而解決之後，仍不能改善兩國關係，解決工作，豈非徒勞！四月十七日日本非正式宣言，實予華人以最深刻之印象。縱使日本能弄其外交辭令，暫使英美各國緘默不言，而全世界人類之心理，已對日本有更進一步之認識。各國所以預防東亞危機者，亦必更爲周到之準備。華人亦痛感今後局勢，將日趨嚴重，中日親善永不可期。東亞前途，非中國能負責任，終陷於不可救藥之境遇。以今日日本之態度與行動，試問中國能否安心？假使日本設身處地 ，又當如何？中日能否親善，其責任不在中國，而在日本。日本能表現眞摯之親善言動，則兩國關係立可改善。日本如仍維持其獨霸東亞之主張，而認中國爲其附庸，則中日不併存，已成必然運命，奚能避免。中國果趨於滅亡，而日又豈能獨存？日本識者有明此理，有尙未明此理者，故其對華始終未有正當之政策，貽禍將來，必無窮極。在日本毫無覺悟之前，不獨懸案不易解決，即使解決亦無裨於兩國邦交，此三島人士所當感覺者也。

　　日在華北已得控制實權，今在華南又有陰謀。如派大批人員潛赴閩廈三都各地，測量地形，又往延平，建甌，永安各縣，窺探我軍事工作，皆爲刺激華人心理之最尖銳工作。而在華北方面，則有日本及朝鮮浪人藉勢橫行，無惡不爲。在華南方面， 則有日本及台灣浪人包庇敲詐， 魚肉華人。凡此事實，幾於不勝枚舉。此或非日本政府有計劃的動作，但從第三者觀之，則至少有放任之嫌。 而此種浪人之妨害邦交舉動， 尤爲深入人心，決非一朝一夕所能排釋者。故日本誠欲打開解決懸案之途徑，且使解決有充分之效果，政府尤宜根本改造對華政策，同時社會亦當變更對華心理。中日兩國果能相互認識其固有立場與未來使命，則過去一切難題，經過相當時間，不難得正當辦法。倘日本尙以征服者自居，而以被征服者視中國，則不特現在懸案無法解決，而未來且將增加無數懸案，使吾儕子孫負淸算之責任，中國雖弱， 日又豈能高枕無憂？故吾人可以一言告日本曰：解決懸案可也，但解決懸案必須先有解決之誠意，與改造兩國關係之決心。廣田所謂協和外交，是否名副其實，將於茲事卜之。中國非永久弱者，或亦日本所當顧慮者歟！

（錄五月五日北平晨報）

◇　◇　◇　◇　◇　◇

日英商戰開始歟

自上前月日英棉業代表會商停頓以來 ， 外電屢傳日英官方將出面調停，然始終未成爲事實。至本月初，忽傳英將在本國及全直轄殖民地，對日棉貨及人造絲，採用定額配分制；及本月三日，英商相侖西曼與駐英之

日大使松平晤面，交付關於英政府對日英會商之節略，英政府將於本月十六日劄日英商約滿期之後對日貨分別施行輸入定額配分制之意遂證實。據日方報紙宣傳，似該節略仍留有商量餘地（即日本若能承認英方主張之二點：（一）全世界市場之日英二國分轄，（二）日本自動限制棉製品出口，則英方可以繼續會商），且日方亦有主張對英讓步者。據倫敦七日電，英商長倫西曼於未接日政府之覆文 ，已在下院發表施行輸入定額配分制之聲明，故日大使松平將日政府之回訓，停止向英方提出，而將詳情報告日外務省，再請回訓。另一方面英國要津暗示，商長聲明，並未含有英日決裂之意，仍覺英日妥協，或屬可能云云。故日英商戰究竟開始否，尚待最近將來數日間之消息。但此項新聞在日本宣言領導東亞權之問題正在各方發生議論之目前今日，其結局如何實足引起各方之懸念；如日英商戰眞正開始，其對於世界之經濟有何影響，其對於我國政局之關係如何，其對於中國之政治經濟之影響如何……凡此等等，皆有研究之價值，吾人願與國人一考慮之。

吾人以爲日英商戰之開始，不但有充分的可能性，並且有必然性，所不能預測者，不過實現時期之早遲而已（凡謂因日英對中國問題及日印通商問題已經妥協而日英全體通商關係亦可妥協者，皆未能充分考慮此種必然性者也）。何以言之？吾人以爲至少可舉出四種理由，說明日英商戰之必然性：（一）在目前世界恐慌局面下，近年比較能縮減恐慌程度者，只有日英二國，而其所以能縮減恐慌程度者，主要的又俱因實行減低對外滙率最多，實行集團經濟的經濟政策最早之故（除日本方面尚有下述社會的傾銷之重要原因外），換言之，俱因最機敏的實行犧牲隣國以利本國之政策之故，故日或英對其他各國間在某種條件下尚可以妥協，而在日英間却難謀全局的妥協，因一經妥協，則將各失其在應付恐慌過程中最有利之武器或地位，而與其他各國相等，故必爲最善打算之英國及最富於進取精神之日本所不取也。（二）從大英集團經濟言之，集團的經濟政策實爲唯一有效的起死回生之術，在對法，對美，對義與向各集團，俱已採用，俱已證其具有充分的必然性，何獨能對於日本而有所顧惜？（三）印棉及澳洲羊毛之對日輸出關係固屬日本對英之一大威脅手段，然須知全部到底大於部分，英方未必護因部分利益而犧牲全部利益，且從長期間的發展關係觀之，暫時犧牲部分利益以發展大英集團之棉織業毛織業，正是解決印棉澳毛輸出問題之最好方法，英方何樂而不爲之？（四）因日本商品之所以能超過英製品之競爭力而擴張銷場於全世界以與英製品競爭者，據英方半年來之研究討論，完全出於英人所謂社會的傾銷（Social Dumping），即依工人階級之社會的關係而來之傾銷，亦即依工人之生活程度，服從性及愛國心而來之低工資長時間工作之傾銷；而此種傾銷恰與蘇聯之無利潤製品之傾銷相同，除用政治的手段外，在工人生活程度過高之國家中，殆無別法可以對付之，故英方除非自甘破滅，否則必不能不使用政治的方法如輸入定額配分制等也。以上大抵爲從英國方面之觀察，其實即從日方觀之，大抵亦同此理，不過日方有社會的傾銷之武器，比較不用激烈商戰手段亦可得利，故始終對英仍不肯放棄妥協手段而已。

日英商戰既有必然性，則其對於世界經濟之影響如何？日英如開始進一步之商戰，當然雙方爲塡補因激烈商戰而來之損失計，不能不更向別方發展，然今日之別方面已異於兩年以前，亦已形成種種經濟集團，故各集團間之經濟鬥爭此後必愈劇烈。然集團間之劇烈的經濟鬥爭在理論上及歷史上俱有必然形成集團間的聯合之勢，故將來第一步必將有英在經濟上聯法聯蘇，日在經濟上聯美聯義（俱因其間之經濟的衝突點較少之故），第二步必且因經濟集團上的對抗轉而爲政治上的集團對抗，形成吾人在三月七日社評上所述英國在歐洲或援德義，和蘇，而抑法，或援德義，法，而抑蘇，在遠東或在形式上聯美和蘇，抑日而坐收實益，或在形式上聯日，和美而在實際上從中國西北方面攻蘇侵華之形勢也（政治上之形勢當然係從全局利害着眼，故不必與經濟鬥爭時之局勢全合）。然須知政治的鬥爭非一旦可致，而必須經過無數經濟鬥爭，直到無路可通時始能暴發，故若謂日英間政治關係立刻即將惡化，則又與觀英相西門表示對日本領導東亞之宣言獲得理解，而即認英日已經妥協，因而特別悲觀者同其淺見矣。

最後，吾人尚應認識：日英商戰之激化對於中國政治經濟之影響，必害多而利少 ，蓋一則二國必取償其商戰中之損失於中國（雖中國方面亦可收若干漁人之利），二則日方必加倍努力在經濟上迫使中國入其經濟集團，以奪去中國自主活動的可能，三則日英間及日英與他國間在中國之政治的鬥爭必更加强，而使中國自力回生之機會減少也。故吾人對日英商戰

之激化，固不可視為鷸蚌之爭，尤不可視為隔岸之火！

（錄五月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西北建設之根本問題

讀昨報所載宋子文氏在蘭州歡迎大會之演辭，證明政府當局，關於建設西北，確眞摯考量中。宋氏演辭有云，「西北建設，不是一個地方問題，是整個國家的問題。現在沿江沿海各省，在侵略者砲火之下，我們應當在中華民族發源地的西北，趕快注重建設。」又云「西北建設是我中華民國的生命線，西北人民所負的責任，不僅是充實本身利益。」凡此所云，大抵皆九一八以來輿論一致之認識，惟政府當局如此剴切發表意見者，當以宋氏此行為始。

關於經委會實際計畫中之工程事業，吾不欲論。蓋規模限於經費，而事業皆關技術，或論亦無益，或不待詳論也。吾今所欲言者，乃工程技術以外之根本問題，茲願先就兩點，喚起注意。

第一，政治問題。蓋欲使西北人民在經濟上復活，在文化上進步，首須全力改革地方行政，行政不良，雖有若干建設，亦無從使民力積極發展也，西北人民經多年之飢饉及苛政，其疲弊困頓，早達頂點。猶如病人，元氣衰耗，本根大傷，非亟使澈底休養，任何局部治療，不能奏效，試就一般所認為西北區域之各省而論，自山西迄新疆，皆民困甚深，財力蕩盡，固有天災，爭在人禍。今當政府眞摯的計畫建設西北之時，對於如何能實際改革各省行政之一點，尤先有澈底努力之必要也。以吾人所知西北一般之病根，首屬鴉片，陝甘青寧晉皆然。在昔西北人民，舉賴鴉片貿易，以抵補入超，但飲鴆止渴，為害日鉅。各該省養兵過多，理財無術，竟賴鴉片為最大收入，號稱罰款，實等派捐。各省方法及程度雖不一律，但其禍民則同，而因鴉片價落，運輸困難，人民收入年以少，罰款擔負日以多，近兩年情況，直成求死不得之問題，早談不到種烟利益之多少。且也，各該省財政組織，異常腐劣，稅捐官吏，一般貪污，況吏假手地方劣紳操縱其間，公家所得有限，人們所納者，或倍於應罰之數。是以鴉片罰款之罪惡，不僅在其搾取民財，且因其太苛細，太騷擾，甚至太殘酷！降至最近，眞到水窮山盡，變亦變，不變亦變，萬萬再不堪勉維現狀矣。現在中央政府之統治力，事實上已及於西北，則當今亟務，首在禁烟，此所謂禁，非禁人民，乃禁官吏，尤其禁軍人。凡以鴉片罰款之任何方法，必須先自取消！軍費不足之額，無論如何，暫由中央先全部負責，然後一面禁民再種烟，一面責軍隊必縮小。以中央負擔計之，倘能負責直接管理軍費一年，則一切難關過矣。如陝甘等省，吾不敢謂省府之不努力，但黑禍存在一日，則民政改良，萬談不到。人民日在捶楚之下受黑禍，尚有何政治可論哉！是以吾人願政府注意！非禁烟不能建設，非整軍不能禁烟，而非政府統一軍費，自負責任，則不能整軍。此外仍須責成各省府澈底改革財政組織，對於一切稅收之方法及用人，必須改良，一面須依法實際取消釐金性質之非法收稅，以便利土貨之出口。此諸事不辦，經委會雖舉辦若干工程事業，西北人民之生產力仍不能復活也。

第二外交問題。論西北必須說到新疆，論新疆必須計及外交。宋子文氏稱，西北是中華民國之生命線，惟此生命線之西端北端，皆為國境線，皆與外國接觸，其接觸尤多者為蘇聯。政府對此事實作何認識，是何政策？此點如不究明，建設前途永難安定。蓋除非所謂建設者，以舉辦若干水利工程，開通幾段公路則可矣，若談及整個的建設，則必然含有國家對外的意義，故當然牽涉到外交政策。政府對此點意見如何，吾人尚未之前聞也。昨日滬電，據褚民誼氏談，行政院所設之新疆建設委員會，向行政院建議，請將隴海鐵路延長新疆，過迪化以達南疆。當此西潼一段兩年不成，西蘭之間全無計畫之時，何以新疆建委會，突有此雄渾壯闊之提議？吾實不知其根據何種計畫，及根本有無計畫？再坦率言之，吾實不知建委會諸公果曾否查一查現在隴海路西端之華陰渭南到迪化是多少里？算一算此一大提議需多少錢？因此吾直不知畢竟因何動機而作此大言，雖然，吾非欲徒譏誚當局以為快也，吾以為政府關於新疆當局外交問題，必須迅速有透澈之考量，以形成確定之政策！此無他，因其與中國如何保衛及發達此西北生命線，直接及間接，一時及永久，皆有極重大之關係與影響也。至於吾人原則上之見解，年來嘗屢次發表，以為鑒於因九一八以前對日外交之無政策，而失東北，則西北邊境之對蘇外交必須特別重視！自大體言，蘇聯於新疆，有與日本對東北大異者，即蘇聯無領土野心，不武力侵略；最近新亂中，蘇聯表示之政策，反對新疆之全部或一部脫離中國。可知其與中國根本利益，尚屬相容，此與東北問題迥然不同之點。然而經濟通商之關係，則亦密切而且複雜，中國如何應付，亦煞費研究。乃觀我政府一年以來，似對此一大問題，尚未作密切考量，其於新疆省政府，亦似無必要之指示，甚或尚不洞明其地中蘇關係之實狀。自吾人論之，倘不及早有明確之認識，定適當之政策，則不惟時光空過，而且禍福不測也！當局諸氏以為何如？

（錄五月十日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題秋庭晨課圖　　映庵

握筆。慈。母。旁。養正。自。童。幼。誰能。几。後。掣。敛腕。早。成。就。觀
君。庭。課。圖。秋爽。閑。宇。宙。出簷。拒。霜。昇。篆壓。虬。籐。秀。當前。
母。色。喜。聞君。聲。颯。籀。追慕。過。隙。歡。夢寐。常。覩。艱。一圖。視。
杯。棬。奚異。青。氈。舊。棠棠。述。德。篇。眞氣。浹。膚。腠。論交。先。輩。
篤。長公。會。邂。逅。閉門。居。海。南。著述。娛。老。壽。邇來。頻。書。問。
於我。有。勤。懋。我方。事。親。年。求艾。謁。醫。灸。覽圖。切。觀。感。陟
屺。內。彌。疚。君今。衆。所。望。變急。手。難。袖。道在。具。具。興。安輿。
斯。止。寇。墻高。懼。基。下。國本。可。深。究。缶器。喻。母。腹。羣兒。說。
方。謬。持茲。教。天。下。民德。庶。歸。厚。

甲戌上巳修禊後湖不克與會分均得勢字寄謝
纕蘅　　董卿

老。畏。春。寒。無。所。詣。龜縮。蠶。眠。自。成。世。開緘。惘。惘。負。佳。招。
水驛。山。程。望。迢。遞。玄武。城。陰。一。片。水。十載。憑。襟。結。深。契。

櫻桃。萬。樹。荷。萬。柄。往往。花。時。來。鼓。枻。流杯。闕。賦。曲。阿。詩。
濫觴。頗。憶。南。都。禊。冠裾。今。日。盛。江。左。故事。重。修。踵。前。例。
已看。振。鷺。競。風。標。更捉。閒。鷗。煩。急。遞。石翁。八。十。神。轉。王。
電掣。星。馳。眞。猛。銳。談能。驚。座。不。辭。倦。啖亦。兼。人。惟。擇。細。
定有。奇。句。淩。五。洲。墨雨。歐。風。助。聲。勢。坐中。主。客。並。英。妙。
肯讓。秋。霜。獨。含。睇。郵筒。絡。繹。走。曹。倉。仙露。明。珠。紛。墮。砌。
豈無。神。州。陸。沈。歎。暫祓。淸。愁。制。危。涕。秉簡。士。女。祝。年。年。
且莫。風。詩。刪。鄭。衛。

甲戌元日　　弢庵

誰分。行。年。過。務。觀。安心。猶。冀。匹。衡。山。媿無。文。采。風。流。似。
儻及。承。平。氣。象。還。庭樹。手。栽。聊。可。蔭。門桃。親。署。莫。嫌。孱。
養生。豈。外。庖。丁。理。挂壁。瑚。弧。不。再。彎。

上巳禊集玄武湖分韻得和字　　石遺

湖上。春。來。早。綠。波。湖脣。亭。館。惠。風。和。廿年。不。作。臨。河。會。

四美休賡小海歌近水塵襟歸淡蕩遙天兵氣待消磨
夕陽倍戀花光好豪竹清哀奈汝何（會散鶴亭命鑑師佐西園度曲）

禺生葆初約拜茶村墓同纕蘅作　鶴亭

路鬼驚奇又一回三年三挂紙錢來懸知地下魂常餒
總覺人間事可哀萬刧桃花忘魏晉千金鐙舫失樓臺（于皇先生賦秦淮燈船曲致千金實非虗雅堂詩之至者）草堂便有貲能辦（時議於雞鳴寺下修復先生故居）畫本清河也合催（張仲青許作訪墓圖）

上巳玄武湖禊集纕蘅代拈林字　季新

春服初成冷易侵物華人事兩駸駸曉風宛轉傳新哢
夜雨殷勤澤舊林各有興懷時世異了無間斷化工深
君看枝上青如豆不負飛花墜溷心

甲戌上巳修禊後湖分均得長字　瞿庵

遲日湖山柳未長江城乍可踏春陽便驅瘦馬臨官渡
最愛新鶯轉嫩簧十里晴花皆嫵媚一時儔侶傲齊梁
蔗漿茗飲今嘗徧但少蘭亭曲水觴

與纕蘅相見金陵歡若平生別後報以長句　榆生

蜀中自昔多奇士倒峽詞源未少衰四海論交無貴賤
萬流注壑見奔馳天涯落拓阻攜手杯酒殷勤助展眉
楊柳白門濃似染知應爲我發新詩

讀纕蘅曉起詩知我秋堂情緒否忍寒駝坐待天明句歎曰是又一東坡也賦贈　子言

西蜀山高萬象該雄奇天府鑄羣材不圖八百餘年後
又見東坡下峽來

讀荊公集　什公

文章氣節孰能先不作高官也自賢年少洛陽才太薄
青苗新法亦騷然
問舍求田意自高舒王相業總徒勞先生儻以臨川老
經術猶堪一世豪

清波引　秋岳

吳門賞春酒次訒庵出示映庵公渚此詞皆甚美越日微明車次龍潭雨中望山色凝黛颿倚白石韵抒意

夜辭烟浦正相送蟬鬢倦舞獨歸何許夢輕爲眉嫵俊
約念吳市一晌尋春來去曉嵐頓掩雲衣似知我斷腸
處題箋寄與教簫譜幽婉自度倚樓寒否對菱鏡誰
語緋桃正如火可奈汀洲風雨莫放卮酒沾唇酒醒情
苦

隨筆

凌霄一士

清制，舉人應會試三科不中後得赴大挑，亦人仕之一途也。諸家記載中，自述大挑情事者罕見。米脂高照煦以同治癸酉舉人應光緒庚辰大挑，用教職。其「閒談筆記」述其事云：『國朝定制，會試三次後，特設大挑一科，不試文藝，專看像貌。二十人爲一排，挑一等三人，以知縣用，二等九人，以教職用。像貌魁偉者挑一等，其次挑二等。餘八人，俗呼曰八仙。余於庚辰會試後，適逢大挑。先期前一日，高子佩遣車接余至城內寓所。時伊寓東交民巷，赴挑場較近故也。挑場在東華門內文淵閣，向爲禁地。子佩四弟壽卿時方留京，約定次日爲余送場，並借此仰瞻宮殿。余頗以一等自負，戚友中亦多以一等相許。是晚偶得一夢，夢見有人如衙門差役狀，手持紅帖來請余。余問何人相請，答曰：「子夏。」次早與壽卿兩人同車，行近東華門，余呼壽卿告曰：「此次赴挑，余只能得二等！」壽卿曰：「子何以知之？」余謂：「昨有夢兆，以是知之。」及入場，余列最末一班，僅餘十三人，照例只能挑一等一人。余名次在十一，王大臣等將第九名與余兩人再三衡量，卒將第九名挑爲一等，而余竟得二等。挑畢歸寓，壽卿問余得何夢，竟爾神驗。余舉夢告之，並謂：「早晨醒後，思此夢必與挑場有關係，而苦不得其解。行至東華門，忽悟子夏爲聖門文學科，其爲學官無疑！」然猶非奇也。乙酉余銓得宜川縣，在任十年，丁先母憂。起復後，改銓郃陽縣。兩縣皆戰國時西河故地，爲子夏當時設教之所。郃陽且有

子夏設教石室，爲該縣古蹟之一。可謂神驗矣！無司夢者，何以數十年之事竟以一夢兆之？有司夢者，何不竟實言相告，而故爲隱謎，使人事後方曉？是眞不可思議也！」可爲談大挑故事之資料。照煦以一等之貌而得二等，以排入十三人之末班而吃虧也。（後歷官宜川訓導郃陽敎諭榆林敎授以終。）科舉時代，多言夢兆，照煦述夢境巧合，亦其一耳。

照煦陝人，其鄉前輩一代名臣之閻敬銘，失意於挑場，則以貌陋也。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云：『朝邑閻文介公敬銘，狀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恂恂如鄉老。未第時，嘗就大挑。甫就班跪，某親王遽抗聲曰：「閻敬銘先起去！」公深以爲恨，常慨然歎曰：「一歲三落第，而會試不與焉！」蓋公於是歲試中書敎習皆被擯也。其後入翰林，改官戶部。胡文忠奏調總辦東征糧臺，疏中有「閻敬銘氣貌不颺，而心雄萬夫」之語。』以體貌委瑣被擯於挑場，且受辱焉。（大挑之例，王大臣於每班先挑出不取者，令其起去，所謂八仙也。）至體貌魁偉而落選者，則或委之於命矣。陳恒慶「歸里淸譚」云：『淸代舉人赴大挑場，王公大臣司之。舉人身軀偉大者挑一等，作知縣；中人者挑二等，作敎職；其身體卑瑣者則落挑：此顯而易見者也。某年大挑時，有山東某舉人，人如曹交，竟落大挑。其人憤甚，俟大臣事畢登輿時，攔輿詰之曰：「大挑以何者爲憑？」大臣知其爲落挑負屈者，高聲應之曰：「我挑命也！」舉人無言而退。』此段挑場話柄，蓋可與相傳之試場諧聯（嘲某主司）「爾小生論命莫論文，碰！」『咱老子用手不用眼，抽！』合看。挑場中身軀高大者占便宜，惟亦視相貌如何。又某筆記云：『昔靑縣有金孝廉者，貌極醜，五官佈置皆失其所，見者咸笑而不敢正視也。及入大挑場，某王首拔其一等。一時諸公卿相顧錯愕。王曰：「勿訝，是人膽量可嘉！」衆問故。王曰：「是人如此面目，而敢入挑場，非

有萋維之瞻，胡克臻此！」」尤足發噱。

近由國聞周報社轉到二函，均對拙稿有所見教。一爲苓泉居士所致，謂：「近讀尊著「隨筆」，述度支部飯銀歸公一事。發議爲麓賓左丞，尙書侍郎均贊成。謂清理財政之時，不應授人口實，此則尙書所言也。當日澤紹陳三公均廉潔，倚重麓老，並無屛外之意。下走與麓老同官，佩其品學，嚴事若師，惟飯銀歸公，堂廳同意，非麓老獨爲君子。下走亦在圓桌會議之列，故知之較眞也。」按拙稿書陳宗嬀事，見本報本卷第十六期。苓泉居士蓋楊味雲君（壽枏）別號，時楊君在度支部參議上行走，充清理財政處總辦也。楊君來示，與向所聞者雖稍有異同，而飯銀歸公事，議發於宗嬀，正自相合。宗嬀在部，爲同官所推服，楊君亦謂「佩其品學，嚴事若師」，實公論也。

一爲趙君聲閎所致，謂：「前屢於大著中見記載家族叔祖芷孫太史啓霖事跡甚夥，揚直臣之光徽，增後進之跂仰，……惟家叔祖之嶽丈爲周月池先生諱詒泮，覺仙君諱翼之乃其妻兄，爲月池先生之長子。大著謂接邑人黃君耐之函，稱覺仙君爲其嶽丈，實係傳聞之誤，特此奉正。家叔祖今年七十六矣，所著「瀞園集」已於去年刋出。」按拙稿引黃君來函，見本報本卷第十一期。

聞遷都於洛　陳昌裕

秦淮歌沉莫愁冷，淒涼胭脂井；何事豪華盡歇？一夜東風勁。追問六朝舊事，無餘影！傷心怕致後來人，又弔金粉。

康藏停戰條約

公

康藏戰事綿延數年，二十一年川康邊防軍迭挫藏軍，連克失地四縣，藏方不支，于岡拖地方訂立停戰條約。嗣川省內戰爆發，川康總指揮劉文輝，被劉湘擊敗，藏方乃食前諾，翻悔條約，復啓釁戎，戰事至今未息。因西康僻處邊陲，外界多不明該停戰條約之內容，茲覓得其原文特誌之如左：

漢藏停戰條約：㈠漢藏雙方接受議和協定，棄嫌修好，所有漢藏，歷案，聽候中央及達賴佛解決。㈡漢軍以金沙江上下流東岸為最前防線，藏軍以金沙江上下流西岸為最前防線，雙方軍隊，不得再逾前方一步。㈢自中曆（二十一年）十月八日至十月二十八日止，藏曆八月五日至二十九日，雙方作戰部隊，各將先頭部隊撤退。漢軍退俄灘德格白玉以東，藏軍退蒿登同普武城以西。其最前線漢軍如鄧柯白玉德格，藏軍如仁達同普武城境內，雙方每處駐軍，不得過二百人，並各派員互相監視撤兵。㈣自停戰撤兵日起，雙方交通恢復原狀，商民往來無阻擋，須雙方官廳發給執照為憑，並本尊崇佛教維護佛法主義，對於在康在藏各地之寺廟，及住寺潛心修養與往來兩地之喇嘛僧侶，雙方均一律保護。㈤自條約簽字之日起，各飛報政府存案，共同遵守。㈥此條約適用於漢藏，雙方如有未盡，將來中央會同達賴佛修改之。漢藏雙方暫行停戰條約立後，未經立入約內之巴安縣所屬河西地方，現駐藏軍，限於中曆十月八日，藏曆八月初九日起，九日之內撤回原防。將來所駐地面交還漢方後，此結收回時，應將此條補列正式停戰約內。中間不虛，具結是實。出結人西藏達賴佛派出交涉員却讓，入結人川康邊防總指揮派出交涉專員鄧驤，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八號，藏曆水猴年八月初九日，立於德格岡拖東岸議場。

豆花村

汪錫鵬

荒涼的大地上，一輛在進行着的驢車緩緩地搖動着。

紅，熱，綠，香味，黑暗，歌聲，女人，光，黃金色，槍聲，……都市裏一切的聲，色，光，色編織在巴二的夢維裏。巴二就躺在這驢車裏。車子的左輪壓過一塊石頭，車身左傾了十幾度，撞痛了巴二的腦袋以後，車子又繼續地在道上搖動着，被搖動着的巴二從夢中醒來，睜開睡眼知覺了自己已不在都市而在野地裏的旅途上，帶着夢中都市裏的情調，他起身來向着車門坐安了自己的身體，把兩隻手左右展開緊握着兩邊的車欄木，隨着車子，動搖着身體，一陣晚來的冷風迎面吹來。

車門前，迷烟，暮霧，墳，隴，堂，土堆，石碑，禿枝，老鴉叫，野鴿飛過，黑魆魆的，凉陰陰的。在朦朧的前程見到一抹樹桿兒，田埂，農舍，柴門，村落，星星的小火光。

——畜牲！快到了還反胃！

——拍！——鞭子的響聲附着驢夫口裏的咒罵，鞭稍在驢背上跳了一跳，車輛加倍的震動了一會兒，驢兒突而頓住了脚，驢後冒出了一個蛋形的肥料，接着是一串連續地滾將下來。

——前面不就是嗎？——巴二懷疑着。

——面前就是！豆花村，就快到了。

在朦朦的暮色中漸漸地辨識了那許多久別而熟諳的家鄉景物。

▲　▲　▲　▲　▲　▲

胡大個兒剛吃了晚飯後站在打麥場上望呆，榮生笑嘻嘻地走來，來報告豆花村上的好消息。

——老叔，您知道吧？明兒個早上巴二可以到家了，——榮生對於這消息似乎是個大希望。

——也聽說，他出外是有年數了！

——也只有三年吧，那年鬧旱災，他就鬧着要到城裏去，後來也沒有，就是過大兵鬧革命的那年，他到城裏去的，不是已三年嗎？他現在闊了

——光是去年一年，巴二嫂告訴別人已匯了一百四十塊回來，我瞧，還不止這數目。今年春上一次就匯了八十元，這不是村上大家都知道嗎？

——他在城裏幹甚麼呀？

——又說是當差事，又說是當洋買辦，這，他回來了，就可以談了。

——金生，程伍，文元，麻哥，都不是走他的路子到城裏的嗎？聽說二紅嫂，毛姑娘，胡姑娘都是由他帶信來教到城裏去的，胡姑娘帮的那人家很有錢，去年有人在城裏會到她，望她打扮得簡直不像個胡姑娘了，也不像個老媽子——還穿絲襪皮鞋呢！

——二紅，聽說是現在又有了人，在城裏住的是樓房，男的很有錢，簡直和城裏住戶人家一樣了，橫豎在城裏，寡婦再跟人也不算事的。

——他們眞能，——大個感覺到年輕人的生意而說。

——有甚麼『能』『不能』，聽說城裏的大米比鄉下的還便宜，我們要去過日子的話，還不是能和他們一樣的好過。

——大米比鄉下的還便宜嗎？那是那塊兒來

的呢？

——不信的話，巴二來了就知道，城裏的大米又白又好，也不參粉，祇是有顆把砂子夾在裏面。據說是從……

一個人影移近打麥場來，在遠處就喊着——胡大叔，巴二明兒早晨到家，您知道吧？是誰在那塊兒？榮生吧？——連成將走到。

——我早知道了，巴二嫂前天就接到他信了，——榮生說時，連成已站在一夥了。

——他現在闊了，這年頭我也想進城去混了，民國十八年的時候八十塊錢一畝田沒人肯賣，今年十塊錢一畝田沒人肯買。——連成氣喘似的說着彷彿對於巴二回來的消息有莫大的希望。榮生聽了不開口。

——當然了，這年頭誰買了田地，誰蝕本。就是年頭不好吧，莊稼也不錯，有糧的堆着沒人買，還要賠上捐稅，這樣，弄得有田的人要賣田，沒田的人無飯吃，倒還是作牙人的占便宜，不費個勁兒就可以撈不少錢，——大個憑他的老閱歷最妒恨的就是牙人。

——還是到大城去好，聽說當個小差事就拿到十三五塊錢一個月，住得好，吃得好。——連成說着坐下在乾草堆上；榮生的身傍。榮生就站起身來。

——到城裏去非得要有好路子才行啊！——

太陽的餘暉僅够看清楚人臉。

——巴二明兒個早上就回來呀！——連成剛說完，榮生就出聲的大笑，顯然是假笑。

——你也找巴二，他也找巴二，巴二回來後一定要給斷碎了，老實說火神廟那一帶的伙計今天談了半天了，我剛打那塊兒來。他們個個想進城，巴二回來後就是能帶人去，他的老丈人王虎還不是頭一個跟着去，至多再帶一個人去也輪不到你。——榮生存心打斷連成託巴二介紹進城的念頭，這時已明顯了。

——王虎放債不是很好過活的，怎的也想去？——大個問。

——很好過活？榮村裏的債戶都差不多走空了。男的當兵的去當兵，進城有路子的早進了城。娘兒們皆奔麻哥嫂的路子，盡拉到城裏去當老媽子呀奶媽去了。空着的房子賣給人沒有人要，沒錢買柴燒的窮坊鄰，偷偷地拆下來當劈柴燒了——榮生對於外村的消息素來留意的。

——別說得像個眞的吧。——連城不願聽到大家皆到大城去的消息，因爲這是他最近在心上發現的一個新希望新道路，爲了這新道路新希望剛作了些美好的夢，給榮生把這新發現講得太平凡了。

——誰哄你？榮村又不是在外國，你又不是外國人；一縣內的事還不知道嗎？從前他們的小米賣三塊錢一斗，現在賣五毛錢一斗，胡蘿蔔一塊錢賣一千斤，這樣的田地還能種嗎？大戶的人家不開地，沒田地的人就沒飯吃。——榮生常能把事的先後連貫起來，加上理由。

——我不信王虎想走，他放在榮村的債我知道。也有限，他的債戶還是在本村多，榮村的事與他何干？他絕不會託巴二帶他走吧？——連成希望只有自己一個人心中有這條計劃，而且可以成功。

——絕不會嗎？你瞧，好了，他的利息是四分錢，去年麻二向他借一百塊，拿到的現款是六十六元，到年底要麻二還一百塊，麻二沒有錢，只有糧，糧也賣不掉，行情又一天天的跌，麻二急得沒法，[illegible]情願丟了抵押，溜到城裏找他麻哥去了。那抵押是八畝田的田契。王虎算了一算，到縣裏去換契紙又要錢。換得了契紙就得半

年繳糧稅。他這樣一算，若把地收了吧亦不合算，賣了吧沒人肯買。六十六塊還不是落了空。別人還罵他放重利債 。去年縣裏不是說要捉他嗎？就說他不完稅，其實那些田地也不是他的，儘是別人借錢時押給他的 ， 押的時候誰不想開地，賣糧，還債。誰知道都是因爲糧賣失了本，沒法還他就跑了。這一跑，他接着的田契就爲難了，要是第二年，花本上去開地吧，一來沒有這大本錢，二來也怕沒有出息，糧價一跌，賺不了小事，還得賠捐稅。這，巴二回來了，還不是頭一個跟着他到城裏去嗎？——榮生要確定這事，顯然是別有用意。

——別胡拉吧！他放在外 面的債有四百多塊，他肯走嗎？——連成不信。

——四百多塊是不錯的，又有幾個債戶在鄉下呀？這年頭在鄉下的又有誰能還債呀？早天有人拿十八畝地的契紙向他借二十塊，答應寫紙，也照四分錢算， 到年底給二十二塊， 他哭喪着臉向人說：『你有一百八十畝的契紙我也借不出呀，我這裏儘是契紙，一塊現洋也沒有，別人還罵我是放債鬼。』這還不跟巴二去嗎？——榮生所說的到是眞話，雖然他是別有用意的。

——他年紀那麼大，進城去幹麼？我想不會去。——連城希望他不去，自己可以去。

——年紀大怕甚麼？——榮生希望連城完全不再有跟巴二進城去的念頭，因爲他自己也想活動。

——我年紀並不小，我還想進城去哩，這年頭鄉下恰實不够活，——大個說。

——你瞧。——榮生向連成說。

——火神廟還有誰打算跟巴二去？——連成問榮生。

——多的是，我看他們儘是白打算的，巴二又不是在城裏做了大官，能帶多少人去，頭一個要去的自然是王虎。王虎去了，他還能帶誰去？

——榮生答。

——帶你去！——連城識破他的存心了。

——我是不想到城裏去，去作別人的用人，給人指揮。——榮生依然掩飾。

——想給人指揮都想不到啊，還像個眞的說不想去，——連成到底是年輕，識破了就說破。

——在鄉下多好，何必去？——榮生不自然地繼續掩飾。

——多好？那天在廟裏實不出息，倒要哭了。——連成眞是孩子氣，偏要說破他的心。

——哭你爸爸的頭！你自己想去，就一定說我想去！——火了。剛走開的大個聽到他們鬪嘴又走來。——火甚麼？大家想去，大家想去，連我年紀大的都想住到城裏去了 ， 十幾代住在鄉下，本沒有甚麼，這年頭變了，弄得有田無田的皆過不活。祇要天運好， 誰不想搬到大城裏去呢？也用不着鬪嘴呀！——年長的鄉下人慣於作和事老莫如陳大個。

——榮生，榮生，巴二回來了，快來快來！——遠處的幾株的樹下一個人影，向着打麥場這塊喊着，榮生氣忿得尙未及答口，連成提高了嗓子先答口了：——別哄人！眞的嗎？

——誰哄你， 快來， 連成！——遠處的聲音很淸晰，連成本用不着提高了嗓子答話，他這一喊，氣得榮生默默的不理會那遠處的人了。

——甚時到的？不是說明兒個早上到嗎？

——剛才到，快來快來，連成。——這時連成的鞋底已離了地面。

——快去， 快去， 快去拍巴二的馬屁吧。——跑動了以後才聽到榮生在身後冷冷道一句，但也顧不到和他火併了。

榮生望着連成的一個人影，飛似的奔向火神廟。消逝在黑暗裏，他原是奔向希望奔向光明的興趣。

▲　▲　▲　▲　▲　▲

巴二吃了晚飯後，豆花村上似乎有了一些騷動。巴二來了的消息，傳遍了全村。

那屋內點上了兩盞燈，屋內站滿了人，門外也站着些人，其中最多的是青年的漢子。屋內的中央放着一張方桌子，巴二在桌後貼着牆站着。

幾十雙眼睛集中在巴二的臉上身上，幾十雙耳朵在接受他的喉音。

他的臉皮似乎光滑了許多，白了許多，兩頰的肉也多了些，穿的那短褂似乎比綢子料還亮些，桌下的那雙脚是皮鞋。鞋上的襪子是洋襪而且是帶花的。彷彿有些香噴噴的味道從他的中心發散出來。

——汽車就和騾車的樣子差不多，祇是不用牲口拖，就會走，走得飛似的快。——他的喉音似乎也變了，變得好聽多。

——……房子最高的……——他把手舉起表示的時候。幾十隻眼睛集中注意在他的中指上，黃色，藍色，小花，發光。

——這，這，戒子怎的是……——首先發見的人望了太久了，終於忍不住地指着戒子問他了。

——你瞧好了。——巴二很大方地立刻從指上褪下來交給他觀察，接着又有幾個人爭過來瞧一瞧。

接到手瞧的人心上已認爲這戒子是巴二的勝利品，從都市歸來的徽章，沒有福氣接到手瞧的人，也在心上默認了那是個凱旋榮歸的大徽章。

沒有別人說話，祇有巴二一個人說話，沒有別人在眼前，祇覺巴二一個人站在眼前，他變了，變了很大很大，大得頂天立地。沒有一切在心上，祇有都市，都市裏的一切模糊的奇妙，巴二口中所說的奇妙。

——這你們是不懂的了。

——這你們是難想出來的了。

沒有別人可說話，沒有別人再值得注意。連巴二自己也覺着別人距離他太遠了，他可以在村中作村長，作領袖，作王，祇是他的心比村長還大，大得到別人所難以能全然瞭解的，他驕傲！

他不知怎樣好了。——他想起了一件。

——東西是眞便宜……他說後，他的手就有所舉動。

幾十隻大眼頓時集中注意在他的手上，他的手解開了一顆紐扣，解開了第二顆紐扣。探進了衣懷，退出了衣懷，手心上突而發現了一圈金色，集中在上面幾十隻的眼圈頓時皆放了些。

這金錢只黃十五塊錢，你們聽便宜不便宜。

——大家所聽到的不是「便宜不便宜」乃是「十五塊」。

很久的時候已過去了，當巴二倒茶喝的時候，屋內屋外就有一些『巴大哥，胡兒個見，明兒個見。』零落地散了，巴二對每個人皆同樣的客氣，熱情地打招呼。

走去的青年們心上留着兩個榮歸的徽章，花金戒子和金錶。一個美妙的城市的夢包着了各人的心。巴二的嘴唇上留着的是一片乾焦。心上留着的是驕傲和滿意，巴二嫂這時才顯在他眼前。

人散去了以後，連成偷偷摸摸又躥回來跨進巴二屋來找巴二談話的時候，把頭一抬，一陣心冷。

原因是剛纔看見他走回家的榮生現在已穩穩妥妥的坐巴二對面在談話，臉帶笑容。

——啊！連成連成！——巴二見特別客氣，只連

成心中似乎有根刺。

——啊！三年不見面，三年不見面，我在外老想到你。」——巴二的態度是可愛，冷坐在旁邊的榮生是可恨。

出乎意料之外的，榮生忽而站起身來，滿臉笑容。

——巴大哥，那就照這樣說，明兒個再談了，再會再會！——笑着臉辭去，向巴二點頭的時候，也向連成點了頭。

巴二送他到門時，連成心中有怨恨，有懷疑，有希望。

巴二走回來時連城不知說甚麼是好，似乎彼此很生，實在自幼是朋友，但是似乎現在彼此已是不同樣的人了。他的心亂了一陣，嘴唇顫了兩回，加足了勁兒，昏昏地從心中爆發出來一句話。

——巴哥，很苦很苦，——噎了一噎。

「——巴哥。苦啊苦啊！這幾年鄉下眞苦，莊稼不值錢，行情一跌一漲，捐稅又大，大。」——說了之後，眉已皺緊，似乎是喉口乾了，也似乎是要哭了，就一句話也想不起了。

——巴哥，你明兒個晌午到我家吃飯。」」

他睜大着眼望着巴二。

——謝謝你，別客氣吧，我不能夠，因爲剛才和榮生已約定了，我已答應了他。」——這不是使連成失望，乃是使連成恨榮生了。

連成心中一陣陣的苦，想了多少話，彷彿是敘述這年頭鄉間的苦，和自己的苦，只是一句話也沒有說出口，悶在心中轉念頭而已，突而冒出了一句。

——巴二，我想你也帶我到大城裏去找口飯吃。可以吧？——他皺着眉。

——我有一個朋友，他託我這次下鄉來原也就是爲他——我剛對榮生纔說過——多找幾個朋友上城市去做事！我也早想到你，本預備明兒個我去找你細談的，你如肯去，頂好了。

「——眞眞的嗎？——連成像在作夢。

——眞的眞的，——巴二說。

「——幹甚麼事呀？我能幹嗎？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這朋友很有錢，住的是高樓，反正你去了，準有錢拿，有飯吃。祇要你肯幹事。

——我能幹嗎？

——你能幹能幹的。

——甚麼事呀！

「——明兒個和你細談吧，我今兒個路上累了。明兒個一準談。

第二天晌午巴二和榮生談了半天，只是沒有說出實情來。並且還給了他五塊錢。

第三天午後巴二和連成也談了半天，也是沒有說出實情來。亦給了他五塊錢。

不久的工夫，從豆花村向車站去的荒涼的道上，兩輛騾車搖動着，第一輛車裏坐的是巴二和榮生，第二輛是連成。

連成望着車後的田地。彷彿一塊沒有肉的骨頭，苦嚼了幾年。車前彷彿有一塊肉在天津，在大城裏！

早幾天豆花村上有人這樣說：

前天豆花村出去的那幾幾輛車，是麻哥帶信來叫去的人。

昨天豆花村出去的那幾輛車，是二紅嫂帶信來叫去上着頭店的幾個娘兒們。

今天豆花村出去的那六輛車，據說是到北平的，却不知是走誰的路子。

豆花村的田上少了許多青年漢子，豆花村的房子和菜村的一樣。

天津北平城裡吃西貢米的人多了不少，這些人是一向吃窩頭的。

巴二在天津大城裏把一包一包的放妥在大車以後，就將稻草蓋在一包一包的上面。忙了半天，這時候連成拿着鞭子站在車旁，榮生站在院門外守望着，都市裏的汽車聲浮沉在天空。

——這是包糖的紙，若有人發見了，就說是這些都是糖。就說那交給我運的人已跑了。你和榮生說話時祇說鄉下土話好了。叫榮生先走，走在轉路口做模樣……——巴二很慎重地把一切的關節告訴了連成。一切都放妥了以後，巴二就像狗似的用他的鼻子在車的前後左右，拚命嗅入草稻裏面所能出的香味。

榮生開路，連成趕車，路過那段繁華的街市的時候，連成看到一個好看的姑娘，穿的是花旗袍，高跟皮鞋，從那大旅館的門口裏走出來，他從中一驚幾乎冒口地喊出了聲，頓時想到他自己是作秘密的工作，也不便招呼她的啞着了嘴，她確實就是豆花村的毛丫頭胡姑娘。

其實，胡姑娘也早識得那趕車的鄉下人是連成，看到了連成就想到自己年幼的時候在豆花村裏和他一伙兒玩耍的情景，幾年來在城裏也不知自己怎麼會幹這等下賤的事——賣身體，心中一陣酸楚，要哭似低下了頭，避去了。

城市裏的治安非常好，原因是警捕的組織非常嚴密。那天逮到的那幾個私運烟土的罪人在局裏所招的口供錄上，寫着的是×縣豆花村人氏。

還有在××胡同內逮到的那兩個私娼，胡姑娘，二紅在局所招的口供錄上，寫着的亦是×縣豆花村人氏。

豆花村！

春天的時候，豆花村上不見有豆花。沒有豆花的豆花村還在豆花村。

一九三三年定縣。

拉夫

陳昌裕

自從大軍壓境來，草木盡赤山河裂。
後帳輜重幾萬車，皆嗟蜀道行不得。
幾萬車，行不得，拉夫拉夫出奇策；從此長官皆乘轎，但見衆人肩流血。
一錢無，三餐缺，夜來寒風打頭吹，眼迸身痛骨欲折。
壯者一拚盡入軍，老弱俱已委路側；入軍十無一二還，路側白骨粉如雪。
昨見一夫鬚眉蒼，云是前清科第客。
又見百市無一人，二三老婦相對泣。
猶聞長官嘆息聲，軍中難買人爲役。

故國

李紋冰

現在是，我又到了一個我全不熟悉的新的地步了。我全是懷着一種故舊的心情，用着我過去生活的步伐，沒有失望或悲觀，雖然在有些人的眼中看來，我是那麼拘泥的，沉着的，或者竟有些荒誕怪僻得不入時調；但那全對我沒有關係，反正我的生命的價值與他們的全是兩樣，我的過去的史實使我離散了他們那一羣歡樂的人們，我自己祇是在懷着一些心情，在走着一些不甚被人了解的步伐的。

當你接到這一封長長的信，從一個異國的朋友的手傳遞給你，而且這朋友——寫這封信給你的朋友，在平時對你又是那麼冷淡，我想，你自然是會驚異的。但這驚異，我敢告訴你，祇是在很少的一剎那，像活動影片那麼映過你的眼簾，心境，但隨後慢慢地便又消失了。但這消失又會受一種情緒的感映，又從虛無中擴大它的輪廓，像許多片白的行雲，受了氣流的拂吹般的聚集起來的。——你！我僅一的中國的朋友，我感謝你；你，當我在中國時，給與我不少的慰安，而且當你給與我的慰安時，而我卻是那麼般的靜默的接受着，臉睫上全無點兒表情；但當我想你應會懊惱怨恨我時，你卻又如同一個天眞的朋友般地對待我，了解我。我又感謝你，當你向我問到我的過去時， 問到我對于一般人的冷漠時， 我卻沒有給你一些兒回答，只用我的呆呆的眼神向你瞪了一瞪；你卻又隨後不言語了，像怕冒犯了我似的，你這高貴的心情！你，尤其使我感謝的是，在我臨走的晚上，你同你那可愛的天眞的妹妹來到了我的寓所，可是，你眞乖巧極了，你不再問我向那兒流浪，只是對我說上要我珍重的話語，並且說，你在明朝能獨自送我一程。可是，雖然你會在稀疏的晨光中起來，可是你仍不能送我，這因爲我在你離了我的寓所後，我就急忙地踏上了我的旅途。我個人的旅行，漂泊，是從不需人迎送的。

我現在到了這一角住下來了。我不知道這一回在這兒能住多久，我也不知道我明兒會流浪到那兒去，反正我也不會爲我的行蹤的浮泛而關心的，愁慮的。我因此不能告訴你我現在所住的城市的名字。但總之，這城市是一個罪惡的處所，是將諸多如我這一般的人看作娛樂品或工作的器械，而且，在這城市裏有許多劇在絡續地扮演着，是一個殊於你所居的世界。我現在沒有一個認識的人在我的週遭，我一個人度着一些時日，這些時日對我是這般的迢遞 ，但我卻要抓着它們，作一個無可如何的跳越同邁步的！我現在住在一個地窖裏，過着完全夜的世界，在這世界裏是沒有夜的沈寂，只充溢着夜的喧嘩同煩囂。在昨夜我只睡了兩個鐘頭，我用着一塊地氈平鋪在水門汀上，將我的小提包作個枕頭，我便這樣的躺下了。我記得，我初躺下時，大約是一點鐘的光景，但到了三點鐘時便醒了；這一醒我就沒有再睡，心中總想到靜寂，可是這渺小的心曲卻揚起萬丈波濤，洶湧得使我沒有寧帖。可是，到後來我坐起來了，雙手緊抱着膝，眼神呆呆的望着黑的壁版，耳卻諦聽着一些無名的喧囂：一會兒

大街外像有一陣轟雷轟轟的過去了，一會兒又好像有一陣人聲在街外跨了過去，但這些聲音在早晨五點鐘時還不會停了下來，只是像一望無際的海似的，喧着，湧着……

六點鐘時，我起來了。盥洗了一陣後，我慢慢的施展着步伐向街頭走去，想遇着一些機緣，使我能找到一個工作去做。我是這麼般地走，從淩晨一直到向晚，除了中間曾停在街頭看了些報紙外，我是沒有滯止着的。在下午六時，我才回到地窖裏。我想着這是一個好的時機，來給你一些我久要向你傾吐的話語，我便急忙地鋪開紙，寫下這些，給你了。

在幼時，我也如同你現在一樣，有一個可愛的妹妹，而且，比你更好的是，有着祖母 ，父母，同一個哥哥。這些時候 ， 如其你愛想像的話，你該可以想到，我們是怎樣的愉樂，我們的家是那麼一個可愛的樂園！我們的家是比較有一些資產，這資產是足够我們一家的費用 ， 因爲我的父親是一個極謹愼而有思慮的人 。 他不喜歡將金錢作無謂的浪費 ， 因此 ， 這份家產使足够使我們舒適。我們幼小的時候，我同哥哥使送在一個小學裏念書，妹妹呢，却是在一個女子小學裏。我們的父親是十分明瞭我們沒有故國的人對於主管我們的人的地位，他完全知道我們的哀樂是繫于那一種人的心緒的起伏，因此，當我們去讀書時，便對我們說着『孩子們，應該對統治我們的人忍耐些』的話，可是我的年齡還小，我的哥哥的年齡也只有十三歲，這可憐的一對天眞的孩子是不完全了解這些抽象的話語底涵在着的意義的。我們上學了，我們的祖母每天早上給我們一些零錢用，我們用着一些無邪的笑靨同清晰的口語去同答她的愛惠。起初，我同我的哥哥讀一班，後來他被教師派在另一班去了。又因爲我們初去，不認識一些沒了祖國的朋友，統治我們的人們的孩子們的倨傲是使我們無法忍耐，我們是不敢結識他們的。我們因此更其寂寞起來。但我們小孩子們是不甘寂寞的，我們便用一些小的玩意兒去打破我們的岑寂同單調。這是一個陰森的下午，我清楚的記憶着，雪是停下了，地面上同各處都積貯着厚而白的雪。我們沒了故國的孩子們用着雪戰的方法來鬥爭着，作我們的娛樂。這娛樂，自然是沒有統治我們另一類人的孩子們的份，他們是倨傲誇大，他們把我們全當作狗同豬豚，一些豬羅同狗是無法與主人們立在平等的

地位去娛樂的。我們分作兩隊，在一個廣曠的平野上，用着小的雪團作兵器，各占一個雪的壁壘，相互的爭鬥着。我的哥哥作了我這一隊的指揮官，另一隊的指揮官是一個比我哥哥略大的孩子叫作朴懷匯的去充任的。雙方鬥爭開始了，一些雪團在空中飛擲着，雙方都向前挺進，最後到了一個肉搏的場合，我們這一隊，在我哥哥英勇的指揮下，勝利了。

這娛樂刺激我們幼小者們的心胸，我們幾乎將一個完整的冬季都消磨在這遊戲裏，但我們這一團弱小的人類的心胸是並不因爲這戰鬥使我們兩隊疏離，仇視，反使我們的友誼更親蜜得如一羣無猜的天眞的弟兄。我們每天見面時總互相問候，互相拍拍肩，擠擠眼，或說些什麼足以促進我們親蜜的感情的話。有的時候，我們互相交贈着一些幼小者的禮物 ， 如紙烟片小汽船銅人之類，因此，我們竟有共同休戚了。這些幼小者的心情是坦白的，我想你會容易猜想到那相關的神情，同相憐相愛相敬相助的心緒。但這其間，忽地有一種殘惡的力出現了，它阻礙我們幼小者心靈的發展，使我們不得相互的離散開，使一些人因此失了他們的生命，使一些人失了他們歡樂的

泉源，使一些人失了他所寶貴的一切，去到天涯流浪，去到另一個場合裏度着生活。

這眞是可懷念的一天。我記得，這一天使我的生命受了一個創傷，使我感到——自然是痛切地感到——統治的與被統治的民族的殊別：這是一個陰霾的早晨，朴懷匪懷着滿腔友朋的情熱，手裏揣着剛從他叔母那兒得來的光亮玲瓏銅馬，送給一個姓金的孩子。這眞是特有的機緣，當他從他的懷抱中掏出時，被一個倨傲的踏着木屐的孩子瞥見了，這孩子是名叫鈴木的，鈴木立即走向前，對朴懷匪說：

——你這銅馬眞好，給我吧！

這般的說着，一手像飛燕似的一掠，銅馬到了鈴木的手中了。朴懷匪一見，急透了，也不會思慮到沒有祖國的孩子對於統治的人類的地位，他便和姓金的孩子向鈴木一追。鈴木永不會想到朴同金的追逐的；這樣地便開始了一個混亂了；鈴木的倨傲倔强同金的義憤，全將這幕悲劇的序端扮演了；但在這時，我們一些亡了祖國的孩子們聚集了起來，而同時，對方也有五個踏着木屐的孩子們在一塊，可是我們的臉上雖然氣憤得發紫，但誰也沒有勇氣向鈴木手中將我們的寶物給奪了回來，我們眼睜睜地瞅着它，但在這時，朴懷義說了：

——鈴木，你將銅馬給我吧，我只這一個呢！

——不行！鈴木忿然地，蠻橫地說，你可以將它給金，你當然可以將它給我！

——爲什麼將它給你！金也忿然地說，可是剛說到這兒，鈴木卻用腳踝蹴踢着金。

我們——一些亡了國的孩子們全忿然了。你知道，我們全都是一些十歲左右的孩子們，對於一些事情的嚴重性是沒有正確的認識的。我們一直蜂擁上去，將銅馬給奪了過來了，我的哥哥雖然威嚇着我們，叫我們不要擄奪，可是鈴木卻哭了，說我們毆打他，欺負他的幼小，其實呢，我們誰也沒有傷損他。

我們還是平靜的過着日子，我們更不敢侮慢一些木屐民族的孩子們，可是他們總用着敵對的方法對待我們；到了這銅馬事件發生的第四天，我和我哥哥還坐在家裏的時際，一隊統治我們的憲兵走到我們的家裏，他們沒有說些什麼，只嚴厲地將我的哥哥押了走。我開始知道這是一個悲劇的序幕，我的祖母捧着胸，母親哭着，我呆呆地。父親是無言地跟着哥哥同憲兵一道走了，這一天我同妹妹全沒有到學校去，我們焦急地在等待父親從軍部歸來，我是相信我哥哥會回來的，「他不是沒冒犯鈴木麼」？我詢問着自己，我自己得着滿意的答案；同時，我用着這答案安慰着祖母同母親。但我們的心畢竟仍是嚴重，焦急，而且惶恐。這好容易等待到父親從軍部歸來，父親一踏進門，臉色陰沈得可怕，我們心裏像懸着一些石巖，我開始感到我的哥哥是失落了。父親只無言地坐下，嘆着氣，半晌地說不出話來。後來還是祖母說：

——德兒怎樣了呢？

——唉，父親嘆着氣，軍部說德兒犯了糾衆毆打意圖騷亂的罪，監禁三年……

——天呀！母親慘然地說，三年的監禁，不會要了我的德兒的命麼？那麼黝黑，潮濕，污穢的地方……

——咳，這有什麼辦法呢？父親繼續的說，臉龐現出極度苦痛的表情，朴懷義監禁十年，金日昌十二年，安俊德五年……

——啊，我禁不住地說了，他們是這般的殘酷啊……

一種攻巢般的沉寂籠罩了我們，祖母悄然地睜着妹妹同我，母親的眼神射出絕望的光芒，父親的眉緊蹙着，背項也似乎更傴僂了些。

——我想，父親說，才兒同玲兒也不用去上學了。

父親說着，語音是那麼頹唐幽咽，神情又是那麼悽惋沮喪，使我不由得更深的害怕了起來。一會兒，我們吃飯了，這使我更想大聲地一哭，當我看着哥哥平常慣坐着的位子空了時，而且，祖母，父親同母只吃了一點飯。我思索着，我知道我的運命同我們民族的運命……

父親每天都到牢裏去探望 ，每天都嘆着氣歸來，父親的顴骨更其突出，父親的步伐是一天顯得沉重 ， 母親只天天嘆着氣陪着祖母。但不知怎麼的 ， 祖母便病倒了。我同妹妹及母親都在侍候祖母，父親還是天天去探望哥哥，我想去探望他，可是父親不允許我；不，連母親想去探望哥哥的事，他也不答應。但有一天，這卻使我更嚇倒了。這是當祖母睡倒之後，他蹙着眉低語地對母親說，說是，金因不能受牢中的苦刑，死去了，朴家的小孩也昏去了好幾次，但他不會說到哥哥。只當母親問他哥哥的身體怎樣時，他總是搖搖頭沒說什麼，但眼神卻呆呆地看着地板。

但過了十幾天後，父親不再到牢裏去探望哥哥了，永遠地不去了，只是眉蹙得更緊，腰傴僂得更利害，嘆氣的回數也更多了一些。我不敢問哥哥在牢中現在是怎樣了，可是，從那幾天後，父親不再到牢中去探望哥哥了，我也永遠聽不到父親話起哥哥的話，而且，我從此永遠地永遠地失去了哥哥了；同時呢 ， 祖母的病也增劇了一些，她一天總得昏倒了許多次，有時也迷糊地說些囈語，而每次醒時，總是睡着更不能動彈，喉中慢慢地哽咽了，也慢慢地啞啞地說些什麼，可是誰也聽不清楚。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個親人的死去，那是下午，祖母驀地從昏沉中醒來，但一會兒眼又闔上，父親伸手去摸着祖母的額頰時，痛楚地哭起來，一會兒母親也嚎啕地哭了。我同妹妹起初是呆呆地，但後來，也似乎是明白了一些，我們也哭了。你可以想像到這是怎樣的一幕人生悲劇，當我在兩個月內失去了——永遠地失去了兩個親人時。

時間慢慢成了我們的贅累了，我同妹妹也慢慢在這悲苦的時光中長大了起來，但我們的家裏的景況也漸漸地衰落下去了。在起初是捐稅的繁重使我們苦痛，但繼之總督府又買了我們的一些土地，這些土地的買價是美妙而高昂，可是，一些嶄新的稅收將這些買價又搾取去了。結果我們是逐日貧乏起來。到後來，我們的家被迫到非住在鄉下自耕自織地過着時日，便無法生存了。然而能留到我們親自耕種的，還是些較磽瘠的山地；我的父親更其衰老得可憐了，可是他卻堅持着要親自耕種，雖然以我的勞作，——這自然是需要十分勤力的——也勉可以度着生活。但這樣的生活也不會過得十分悠久啊。這又是殘酷的一天，母親的侄子，忽地來了，他來時是黑夜，情形是那麼的匆忙慌張，他的表情是恐惶的，使人一見便知道他是正罹陷在某種苦難裏。他一進門便嚷着，說：

——快，給我藏起來，他們憲兵隊就要我來了！

父親的表情是更驚惶荒張了，但也不曾說什麼，只將他引導到後面一所側屋的柴坑裏，用一些雜物將他遮蓋起來。可是，我們的神色總不能如前般的鎮靜。一會兒，一隊的憲兵到了我們屋裏了，他們嚴厲的吩咐着：

——有了逃犯到這兒來嗎？快說！

父親的聲音不知怎的有點顫抖了：

——沒有啊……

——哈，一個憲兵說，搜吧！

他們的一羣便如怒潮般地從這個房裏流到那個房裏，用着刺刀亂刺着箱子，櫃子，及一些用具們。最後他們到了柴坑了，他們的隊中，一個大個兒的憲兵無言地對向柴坑裏放了一槍。

——嘣！短促的槍聲，他們走過了，出了正房，一個憲兵一手扭着父親，一手用着槍柄向父親胸前一頓，怒嚷着；

——滾你蛋吧！

父親的容顏全變了。面形由青灰變成了死

灰，眼神用力地閉着，又張伸着；全身抽搐着，一會兒又顫抖了。母親却從柴房飛奔了出來，低囑着：

——篤受傷了……

但她還沒有說完，看見了父親痛苦的表情，彎曲的身材，口嘴歪扭的，手却顫慄的，她呆然了，不知道怎樣的好。妹妹也從柴房邁了出來，也嚷着「篤要完了」的話，但見着我和母親全呆然得有如喪了魂般的立着，她也默然了。

總之，就這樣地，我的父親死了，篤也完了，我在這世上又失去了兩個親人，而母親也一日日地在衰老苦痛中打發着日子。日子，在我們是苦痛的，絕望的，我們全都是些沒有保護的動物，任何統治我們的人類，祇要他們以我們底憂苦作愉悅的資料，我們的生命便毫無可疑地會失掉，在這世界上不留存一點兒痕跡；正如同一些小動物們，在林子裏無邪的度着時日，忽地遇着一隊無理性的豺狼，它們將這些小動物們一個個地吞噬了，並發出那勝利者的歡聲，露出征服者的嚀笑的；啊！我們也知道，我們的血漬祇可用吞噬我們底豺狼的血漬洗清，而且，我們也終有一日取得這些敵人的血漬的，我的表兄篤便因爲想取得這些敵人的血漬，而勇敢地被宰割了！

我的母親更甚蒼老了，但她不願我留在家鄉，她知道這家鄉會失去我，如同在過去時，失去了哥哥，父親同篤一般，她堅決地吩咐着我出去，她爲我籌了五百元錢，你知道她給我籌錢她會費了多少苦心！但我畢竟不想離開她們，我怎能離開兩個弱小的女人在一個充溢着豺狼的地域裏，而逍遙在另一個世界？我不能，我堅決地說，不能啊……

但母親向我哭訴着。她告訴我，我即使在家，假如有些不測的情事遭臨的話，我的赤手是不是可將她們救出？我的在家，是不能給與她們以寧帖啊……是的，我不能，我的力量太渺小，雖然，我絕不因爲我渺小的力量而頹唐灰心，如同一些富貴哥兒們般的軟弱無力。母親最後用着我不出走便是她們死的話威逼着我，我，終于是，在我們相互的淚眼中，離散了母親，妹妹同親愛的受人宰割的祖國……

我在外面流浪了十年了，這十年中，我又失去了我的妹妹；那是天仙般的純潔的妹妹！那時，我正在你們國家中部的一個城市裏，我由一個同胞的善意的告訴，我的妹妹是在一個晚上，由一隊員兵的逼姦不遂，投了水而自盡的。母親也因爲這事而死去活來了多少次。現在是由于一個善意的人將我母親養活了。

我是不知道什麼悲哀的，如果你會讀過人類的歷史的話，你應會知道我的悲哀是徒然的，祇有用一種我們自己的血滴才能寫下我們自己未來的歷史。我的行爲自然在你們的富貴哥兒般的同胞們的眼中是拘執，褊狹，不入時調，然還也不是他們的過錯，他們的經歷同週遭限制他同情和了解我的行爲的。我自然不能譴責他們，而同時我也永不會譴責他們。但要我嘻着臉龐，跳着蹦着如同一個孩子，去加入他們的遊戲，或同他們一塊地輕舒地渡到影戲場裏，追隨着一些緋紅的女人，在我，這也是不可能的。

我在外面流浪了十年了，我現在還有五百元錢，這是當我臨走時，母親爲我籌措出的。我能作工，我能行乞，我能忍着凍餓，因此我走遍了許多城市，許多國度。現在，我是離你很遠了，但你知道我的心總是充實的，或者我根本就沒有心這東西，只是一個人，一個缺乏靈魂的人而已。我是不需要柔情同慰安，因爲我不能有它們，如同一個行乞的人，——我現在就是他！——他有着過多的慾望時，他是不能耐着行乞的苦痛的，他或者會卑陋地做着一些行乞的人所不當爲的事。我想你，或因此能了解我一點，當你想起我拒絕你的送我走向又一個新的途程時。

再見了，也許又有一個機緣，我們能重遇雖然這重遇與否，在我也是不甚企望的；這正如同我不企求慰安，柔情一般。但我却總希冀你能努力多了解另一些人一點！——你現在已是很了解人的人了！——喂，代我向你妹妹問好，她的天眞也就是有一個人生的美麗呢！

二十三年，四月，在北平。

霜夜

西班牙阿爾代利烏思著
卞之琳譯

Joaquin Ardeiius 一八九〇年生，一九〇五年到列日學工程，受革命俄僑影響，三年後回西班牙，與一吉卜西友人合夥販馬。流浪五年後，初次發表作品，詩一卷，名Mis Mendigos（我的乞丐們），自後退隱家鄉Lorca附近母家，潛心耕讀。四年後遷居法國，在里昂一玻璃廠當匠人。一九二三年回馬德里後，陸續出版長篇小說十餘種，最著者如Los Principes Iquales（孿生公子），Justo el Evangélico（就是傳教士），El Comedor de la Pension Venecia（威尼斯公寓的食堂）等。影響阿爾代利烏思作品最深者爲俄國小說家（高爾基，柴霍甫，杜思安依夫斯基，）德國哲學家（尼采，叔本華）及戰前無政府主義巴維哈。阿爾代利烏思今爲西班牙知識界前進份子，左翼周刊Nueva Espasa（新西班牙）編輯人之一。

※ ※ ※ ※

今夜與霜。天空是一片塗綠的木雕。月亮是一個妖怪，吸了天使的血，帶了血色。她兇狠的想鑽進樹林，可是那一層釉壁不放她，她縮回去了。霜。

山頭微紅，這時候帶了乾腸色，上面的葡萄籐，杈枒兀立，一律對稱，像一羣哨兵，穿了灰軍服，凍死了。

葡萄場在坡上，扁桃園在頂上開花，遠望去是半透明的一片，只有一大塊一大塊塗上了白月光，好像打爛的蛋白。

一切都沉睡——甚至於空氣也如此。夜是透明的，亮的，又清又靜。

『今夜眞渾蛋！』梅爾僑說，從他小屋的門口看天。『下霜嗎，梅爾僑？』裏面發出個女人的聲音。

『下得重哪；波羅尼亞。』

『我們的運氣多惡啊，梅爾僑！』女人嘆氣。

『沒有半絲兒風。』

『看看雞食盤吧！』

梅爾僑走到院子裏。

『水已經凍了！』

『看樣子一只扁桃也結不成了。』

『等不到天亮一定都凍壞了。』

梅爾僑回到小屋裏，關了門。

他點了蠟燭，他的妻蹲在地板上。燈光黯黯的照在房間裏，顯示了四壁生磚上的潮濕。梅爾僑投一塊覇王樹的乾柴在爐子裏，拿燭火去點。冒了一陣烟又一陣烟。於是來一些小小的火舌，最後燒着了。

女人咳嗽。她懷裏的小孩子咳嗽。大孩子咳嗽。男人咳嗽。

『你弄出了一屋子烟！我們都要悶死了！』

『我倒想給那邊的扁桃樹這樣來一陣烟才好哩，波羅尼亞！』

『眞急死我了。運氣多壞啊！』

她從隔壁開着的門口說。

『今年我們的運氣眞壞，老下霜！下到什麼

地步才停呢？』

『也許在高處有幾只扁桃會結下來吧。』

『在下邊的又怎麼辦呢？兩年前倒是在頂上的凍壞，在谷裏的反而結下來了。你還記得嗎？下霜是很難說的，波羅尼亞。去年呢？你記得去年下了好利害的霜吧？總沒有法子講的。去年到處都凍得可以呢。』

『面海的總不會凍吧。是不是，梅爾僑？』

『也夠冷了！過些日子，東風一吹，又都吹下樹來了。』

『只有在倉房裏扁桃才安全。』

『扁桃倒很值錢，可是它們像大海一樣的靠不住。只要一枝烟工夫，它們就可以把你毀了。就像玩紙牌一樣的，波羅尼亞。』

『只要我們能夠到克拉里拉縣租幾畝地就好了！』

『喔，轉什麼鬼念頭，波羅尼亞？我們一輩子都不會出頭的，只有窮。掙得一點兒，買藥水，付地主，一化就光了。這兒倒不要多大工夫，如果你還一年……

『還債還不清哪，梅爾僑！』

他抽着烟管，用草鞋尖踢那塊木柴。爐火封着。爐邊緊閉的門那邊傳過來一隻豬的哼聲，一條牲口的嚼草聲。

他們都不說話。女人在隔壁繼續咳嗽，她懷裏的小孩子也跟着咳嗽。梅爾僑從爐架上拿下了一本小冊子。他捏着書葉。他倒拿着。他皺着眉頭，瞇着眼睛，極力想認識這些他不能懂的記號。

女人脫衣服。

『你不來睡覺嗎，梅爾僑？』

『我不瞌睡了。』

『我也是這樣。我也不瞌睡。』

『你以為扁桃會凍壞嗎？你覺得怎樣？好像什麼事都不如我們意。』

『怎麼來就會怎麼來的。』

他們又沉默了，梅爾僑繼續翻小冊子，胡亂的顛來倒去。

『你在那兒幹什麼，梅爾僑？』波羅尼亞過了一會兒問。

『不幹什麼。今天早上在克拉里拉的市場裏，有一個人走過來對我說：「你想解放你自己嗎？」』

『那是什麼意思呢，梅爾僑？』

『我怎麼會知道。我不說什麼，他就給我一本書。「拿去，」他說，「看，把裏頭的話都看，看完了送給別人，那你才不會枉做一輩子人了。」我把它放在口袋裏，現在我正在看呀。一定是講什麼事理的。那個人一定是一個走江湖醫生。』

『你不識字，看它有什麼好處呢？』

『講也太傻了！』

他把小冊子投在火裏。沉默又來了。於是他聽到她在床上動，搖頭。梅爾僑繼續抽烟，皺着眉頭凝視火。

『梅爾僑！』

『什麼事？』

『你伸出頭到門外去看到底半絲兒風都沒有嗎。如果來一點風，那就很好。霜在風靜的時候更結得重，是不是，梅爾僑？』

『對了，除非有時候來一點北風！』

『你為什麼不向外邊望望呢？』

梅爾僑起來，開了門，走到院子裏。

『靜到沒法子再靜了，波羅尼亞！』

他回到屋子裏，關了門。

『很冷嗎？』

『冷到够叫牲口都凍成冰塊哩！樹都凍僵了——沒有一片葉子動一動。它們直挺挺的，活像我們當大兵，在軍曹眼前排隊縱隊呢。』

『運氣多壞啊，梅爾僑！』

『直把你急死了，別苦惱吧！讓它凍去。讓它直凍到扁桃樹根！讓它凍到一大堆一大堆一掃而空吧，好好的來一次——從現在直凍到末日，把它們連根凍倒，把我們也了結吧！』

『你知道我以為怎樣，梅爾僑？』女人問，打斷了男人的憤怒。

『怎樣？』

『我以為只要我們活下去：我們總可以信託上帝，保我們什麼都不出錯。』

梅爾僑不回話，又裝烟管。一會兒他問了：

『孩子們都睡着了？』

『勃拉思睡着了，卡伊大諾很安靜。他在他的床上一動也不動。』

『我不喜歡這孩子那樣睡法——你呢，波羅尼亞？』

『我也不喜歡。看這樣睡法，我常常想起也許有人來，不等他醒，就把他的命都偷去了。』

『對了，我知道在旁的情形中會這樣。』

他默默的摘手上的老繭皮，躺在床上翻來覆去。

『梅爾僑！』

『什麼事，波羅尼亞？』

『聽我說。』

『什麼？』

『你欠唐尼古拉思多少錢？』

『四十塊。』

『聽我說，梅爾僑！』

『我在聽啊。』

『四十加十二一共多少？』

『五十二。』

『再加二呢？』

『五十四。』

『再加六呢？』

『六十。』

『六……你說多少，梅爾僑？』

『六十，波羅尼亞。』

『六十塊，像他們給你種地的鈔票要幾張呢？』

『要三張呢。』

『那麼我們就欠那樣三張紙了。』

『你怎麼算出來的？』

『你自己算算看吧。』

梅爾僑頭裏盤算。

『對了，六十塊，唐尼古拉思給我們種的三畝地還不在內。』

『那他要你給他多少呢？』

『每畝要給他一斗四升麥。』

『那到打麥時節總得給呀，是不是？』

『你簡直像一個外路人，問這種廢話，波羅尼亞！』

『可是我說的對不對呢——到打麥時節總得給？』

『到打麥時節總得給——如果收成不像扁桃一樣壞。』

『那麼就要這樣了，梅爾僑。』

『要怎樣呢，波羅尼亞？』

『這四十塊，再加另外那三張票紙，我們欠他，我們除了扁桃，沒有什麼好還他了。』

『照我看來，怕一只扁桃都結不成呢。』

『要是弄到那個地步呢，梅爾僑？』

『我得帶驢子給他做工。』

『我看來一團漆黑，梅爾僑。』（未完）

原文献残缺